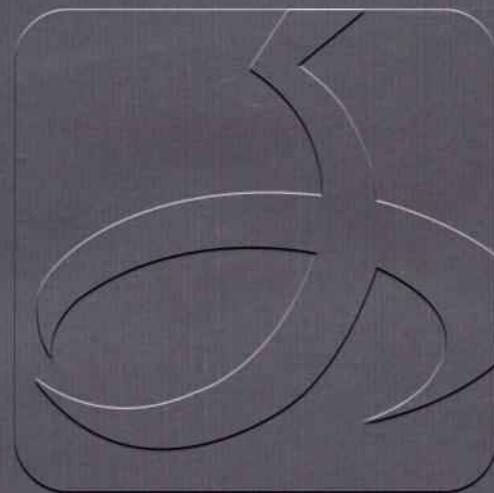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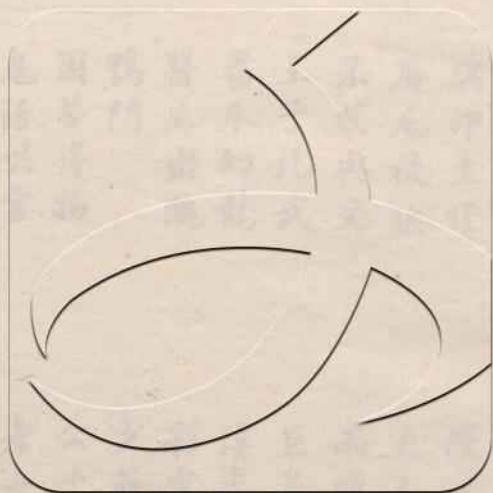


石書道燭人仙區覺嗜波官清人學
龍畫士大肉人室令赤雜志武如光詩
古於精似而傷保身笑花富遊現殺活
見笑富本胸天現森相注分楊彩生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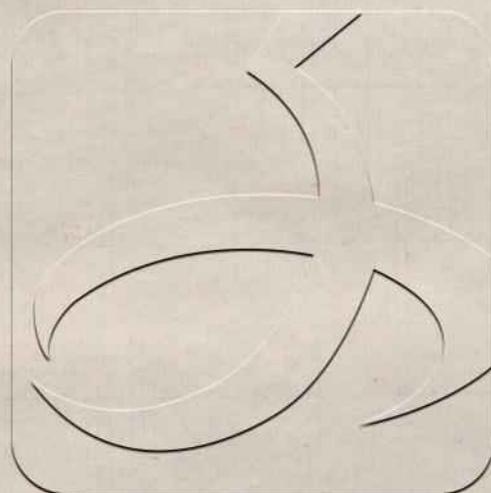


福華秋生自天黃均能研者之海無子
博實入天景好地身委流法亦心玉機
笑狂可翻笑代果既臨遠文可似前
研語博斯女小談一景人秋言約行定

點石齋畫報亨集目錄

樹神治疾 擊犬戕生 人幻蛇形 看戲遇禍 貪色忘命 凌轢花枝 嗜奇笑柄 賢令丰裁 强索陋規 仙人傷足 人馬同殉 燐火何來 道士捐官 易妻貽笑 石龍出見

礮隊巨災 賊遭賊算 賣瘋宜防 豪奴犯上 鷄卵生怪 庵尼被砍 不敢與交 王子比武 番瓜幻龍 醫生出醜 鴨門 因夢得物 鬼話哄官 指不若人 角藝釀命



來不得 殺子下酒 劇賊神通 搶親奇事 殺兄求醮 大人遊街 兩頭鷹 巨梟通神 淫禿行兇 彩雲變幻 少爺鹵莽 公子威風 孝女感神 犬識主人 煙壺破案

不愧孝廉 欲蓋彌彰 鏢師退賊 冒官串詐 姦盜笑柄 碩鼠害人 牧童掘窖 肉身燈 黃泥果腹 犬知代責 惡鼠焚屋 生死關頭 妖人可怖 攀留佳話 媚神笑柄

是何妖魅
禁城失火
氣球炸裂
大頭蘊寶
換柳駭聞
僧魂顯靈
游魂冒騙
老官難做
財可通神
目不識丁
遊觀臺
煉金妙術

骨肉奇逢
塗山鬥牛
名花任俠
金猪炫富
殺子報
命等彈丸
信鴿靈捷
偷兒晦氣
尾人被劫
是何冤孽
新郎負婦
與犬同初

狸奴救主
頑石成魔
臺基游街
交印奇談
花叢蟲賊
樹之風聲
失勢奇聞
幻術得穴
武士除妖
非種何來
婦負新郎
奇魚四翼

紙灰化蝶
頭角崢嶸
猪擊
鷓歸萬里
異獸將來
蜘蛛救駕
懺情斷指
碑沉海外
取入鷄羣
何怨於禽
落花有主
善解相思

樹神治疾

甯波鄞縣嶺市地方有古樹一株茂時
故一垂陰參差洵表百年物也相傳每當星
月交輝之夜嘗見一女子先坐樹頭衣素是成
淫或顯人亦不以為奇也予年四街偶有疾瘦者兩女
子扶樹行醫每至病家檢藥少許即應予高致謝
之名受問其姓一友一桐自云現居某村
及病痊者亦皆担酒往訪居址別村
中並無此二姓始知為是桐樹之神
自是凡有病者每往祈禱無不立
應鄉人立廟祀之香燭頗盛至今猶
其應如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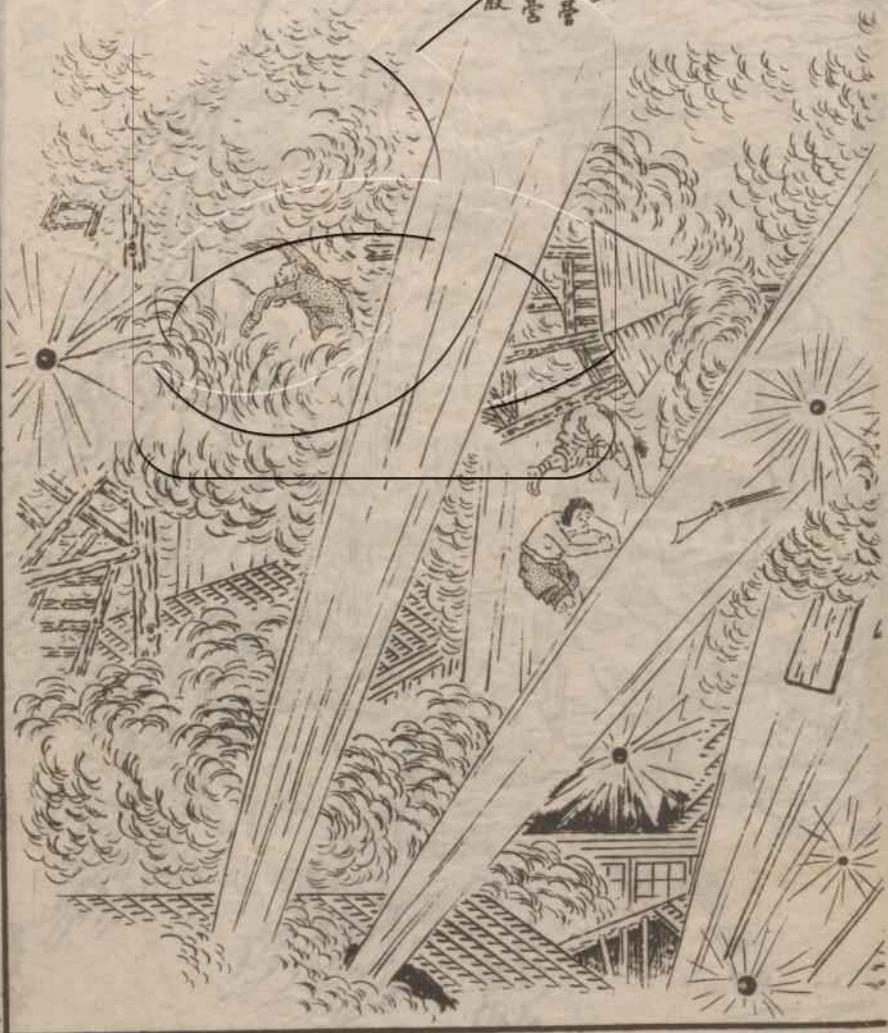


中國醫館藏

善解相思

破隊鉅災

浣南製造局在兩湖中軍許駐有地隊
營四面圍築沈牆中為中軍營房二十餘
間兩旁共設營房四十餘間營房四面南
土城上有瞭望一屋下面即儲火藥房中儲
大砲兩尊及鋼帽人藥等各種軍火本
月十二夜不知何火軍入火藥堆中三
時炸裂炮及火砲轟然一聲天驚石破各營
房連次炸毀其時近及中軍營房各營
兵奔逃不及以致身死穴者十有三人有肢
體不全者有避影全無者賴皆慘不忍
觀其受傷者三十七名均昇至仁濟醫院
求救治有火毒過重不可救藥者當大
城時營房中擊者四馬車後三馬危
均得滿面推一馬高存又有一人
破斃于五里外草田間安然而逝
人多畏之至附近居民房屋門窗被
震毀壞者不可計惟時管帶劉
毓淵因在城北沿湖清光打福同是
後共燬營房十餘間軍火高不甚多
而遠近居民受驚不淺無怪松耶
之火火藥庫松人土皆厚心外焚
不能安枕也



來不得

桂林諸山手持中寰宇而
棲霞山尤擅其勝相傳中有一
大洞為鬼神窟先人誦所不
到昔有丁劉二少年負感其逆
自燃炬而入未百步瞥見四面洞
口若時房丁怯不敢進劉曰何怪
也炬足供夜游且其影其異遂攜手
行視兩壁果有生風石塔石菩薩石
羅漢天人菩薩諸像頗甚怪異
窺隙洞忽有大教於心嗣石壁炬亦
頓滅黑漆漫漫有無名死物未模
狀計始已鑽大炬炬視之蓋千年此
廟去白編幅也努力前行洞更徑忽一白
石插面鏡鎖三字白去不測心始懼欲尋
歸路竟不可辨炬盡心亦復代衣履三
變仍不得出相對悔泣坐以待斃久之忽
聞金鼓震去震始若而起蓋而家長上而曰
不見子歸編幅一始入洞事乃憂有胆力者二十
餘人燃炬分隊入呼二子名久之迷洞廳者若鼓而進
突見其身無寸絲面目模糊已失鬼狀急有碎月餘
病始痊唯危矣世有好奇癖者其鑿諸



不愧孝廉

四川酉陽州獄內向有
犯人三十名大半會匪本
處急勾通外匪意圖劫
獄五月十三日薄暮時
州尊陳序卷刺吏主
署忽見四大蛋徒三飛
入又聞喊殺大家正在
差彈擊旋聞獄中一片
喊殺據報已被眾匪殺
斃某年打開獄門犯人
一齊插出共外匪合眾一
路逃逸遂人復殺時刺吏
正在大堂指揮擒拿不堤
防當頭一棒撲地不起其
子鴻俾孝廉隨後趕至
見父已遇害奮不顧身



明進帝國以自其後父任西
刀槍其兩絕不覺懼亦從
賊守營酒信車兵趕到營
場獲住匪徒十餘名王子
皇者轉身入署見孝廉受
傷甚重勢已垂危刺吏則
傷非要害尚無性命之憂
惟獄中祇存病犯二女犯
一其匪黨後經部難拿
獲十餘名一備正法約計
前後二十四名尚有三名
未獲嗟其請孝廉者以
身代父死得其正謹以
孝廉二字之義誠可當
之而不愧者矣





符氏心

擊犬戕生

金陵城西犂頭尖巷巷內前日午後
 有某甲負薪一捆蓋以薄刀一柄載於
 載奔頭時自得不意途遇惡犬其頭信
 信狂吠寸步不離甲急甚顧犬曰乃公仇
 畏吠影吠聲者尔再身是請試當頭一
 棒詎犬並不解意或主於前或隨其後
 依循長味不已甲大怒舉刀擊之不從
 防刀口通對其頭猛一用力犬已脫逃而
 甲之好頭顱已飛在落窠現一樓主赴
 枉死城中次展其家房查知以答由自
 取不能向大索命者即此險呼冤矣或
 謂犂頭尖為水而門熱關所在且擊于犬
 時即或失手亦何至通所其頭也此
 以究竟究者不得而知相中怪行一怪
 者聞此知不足為怪之有誤大軍者不可
 謂死害世道也故錄之



五

亨一

賊遭賊算

蘇垣有偷兒某甲積
 髮耐白膝中斷論者
 手也日前至復龍街行竊某
 姓家以怒聲未滿又至鐵餅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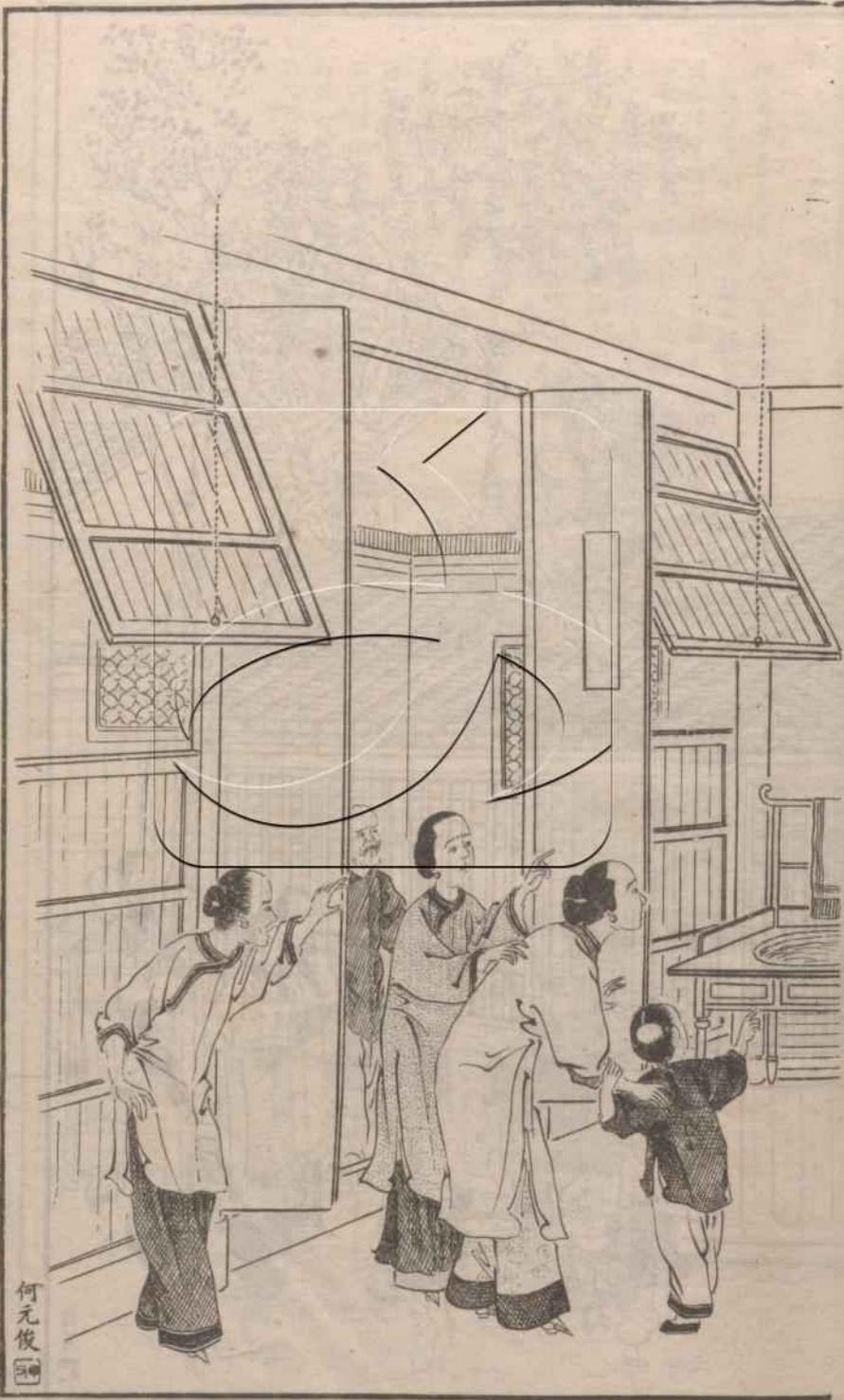


左近某公館穴隙而入盜得衣飾
 若干并成一包方欲回適忽覺腹
 飢爰至廚房煮肉煖酒狼吞虎咽
 既醉既飽見鍋中尚餘熱水復傾諸盆脫
 衣洗浴及浴畢倚榻假寐深入睡脚時適
 有小賊過而見之知必同業所為前而進
 意圖分肥詎意後見一人赤身何臥階下
 鼻息甚雷遂盡其所看色利而去未幾天明
 傭婦起身忽見此賊大驚狂喊家人疑係
 犬起急奔婢僕捉獲竟智擒而去賊從夢中
 驚醒東衝西突露體奔逃被家人擒獲
 詰其何以至此該賊認罪不諱惟眼色者
 如黃鶴印身上破衫褲亦不知所在主人方
 悟其為賊所愚因所失有限給以犒鼻
 禱笑而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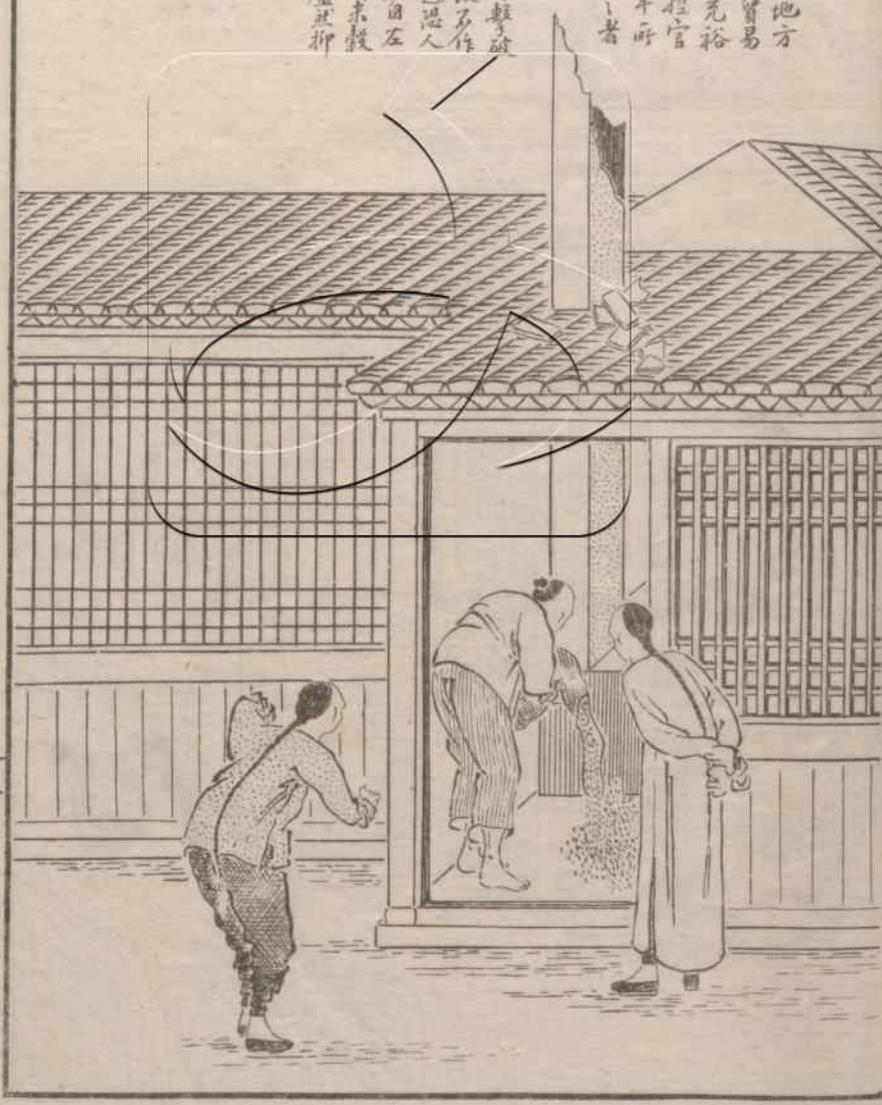
殺子下酒

法界八仙橋西首華里官
 波人亭其潤說乾太鍋小酒
 店其妻某氏屢產不育幸伯
 道與慈悲常營之嘗謂小鬼
 屢次投胎擾人實甚非痛絕
 之不能禁其不來也嘗念及
 子適前日妻又分娩仍歌弄
 瓦之章且苦堂屋一規童子
 是怒氣填膺極呼傭婦持
 切菜刀將出頭顱砍下置其
 腹取出五臟洗滌淨淨和以
 香酒入罐煮之旋沽美酒一
 壺肆口大嚼十分一二一
 事為傭婦所洩鄰人謝姓
 知之以章似此狠心辣手絕
 無人理爭向唾罵章知犯
 衆怒縮頭不敢其較嗜虎
 毒不食子以章者其毒不
 更甚於虎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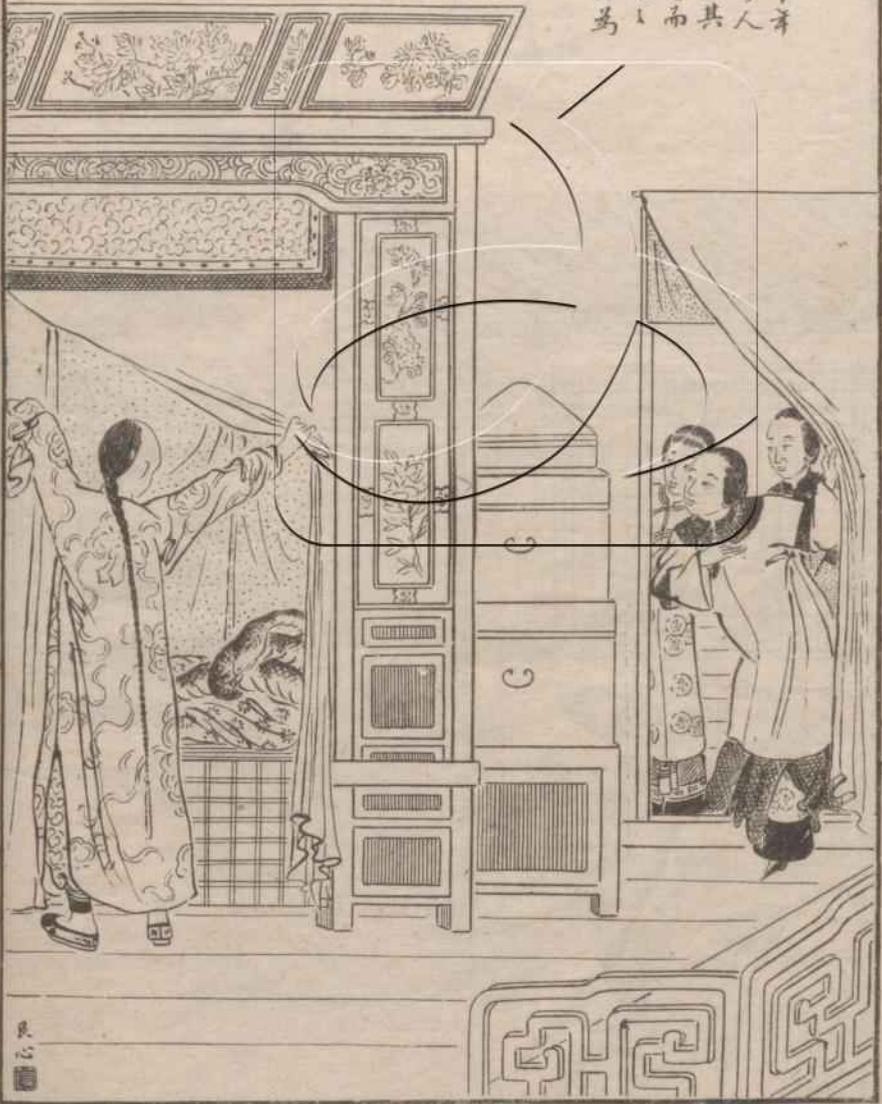
欲蓋彌彰

松為華奉交界之何家橋地方
 有趙某者向在浙省新市鎮貿易
 因吞沒某姓存款故得賈牟充裕
 嗣有破估某家婦產基致被控官
 查究趙遂逃匿該家聞設油車所
 售菜油多以花生油燒雜食之者
 或至染病傷生指不勝屈前
 月某日忽雷雨交作霹靂一
 聲竟將油車所貯之油自天時擊破
 趙乃向天跪請主些從此以後不作
 喪心害理之事乃天怒方平趙恐人
 竊笑即取白米二三石拋在煙囪左
 右謂此米雷擊者因備子不備米穀
 所致一時見者無不掩口竊嗤然抑
 知人可欺天不可欺乎



人蛇形

廣州清遠何某販煙為業二十年前生有一女長而姓娟楚一何人何夫婦愛若掌珠女自及笄後其母嘗見有巨蛇盤繞於其帳幕而喚覺依然女也及睡熟則不明是蛇屢試皆然因此秘其事以為佳兆擇婿甚苛旋為附近梁某聘娶為室合卺後梁即負妾淫師妓女雖時露本柔面目而梁不知也志氣梁返里時妻正午夢一男面軒散大伴梁入室名君欲一見顏色以輕滿思不意其伴作股臂負姦態一物極極而奔及家人疑其將以軍械匿事則主婦外別無他物眾以為奇自此望心如君為異類不敢其同校害女遂覺一以死



賣瘋宜防

粵垣有五仲者外府人也逆回來省應試就居其城內之大塘街一日早膳後出探朋留仲守寓時有蛋女子于門前手挽竹籃滿載鮮果仲見其才方破鏡可羞羞羞服含情欲語不語不覺心解魂消進入室心微漢高祖擁戚夫人於膝上故事適遇五突然而逆見此情形立命書信欲繫此女并梳衣服蛋女見機開已破床膝求鏡又俯旁觀一再淚頰始能去善舉地素百貴瓶一奉仲持章印持破耳不其其高堪設想乎



劇賊神通

蘇垣近獲劇賊一名姚其姓不知其名號籍
籍安徽年約三十左右貌美秀而大無坐大鏡官
船高壯輪林院庶吉士旗院由捕復沿途伺察見
其所過之處有時穿靴戴帽袍服輝煌與與諸客
有時挂衣穿紳士等間游船上僕一妻同室同食
誠然笑傲充無忌諱捕獲後苦思其形跡可
疑他日類此等人物道一結匪蹤由南京蘇州

蓮河就擒由捕房判司馬村送各洲縣會同
王云莊大令訊供據姚供稱投師做賊將及
十年遂在嚴家窩成到一夥賃居某姓居
屋內勤地公館字樣計竊三案均係巨案賊
約萬金詢以僕妻未歷知僕係同夥某係南
京向國中人以五百金購一者新報去月府定
審不知情王女舍口官為船戶係係三十應
府開釋同其同室無有五十餘人皆散佈四
方因王富甲中某姓館中查獲瑞瑞到
賊妻似雖不確現已起刑難物不少將解詳
陽州縣訊辦其大憲均及王女令謂此
賊據實究竟信其妻之大令謂雖不確
道新報送詳面不竟未付一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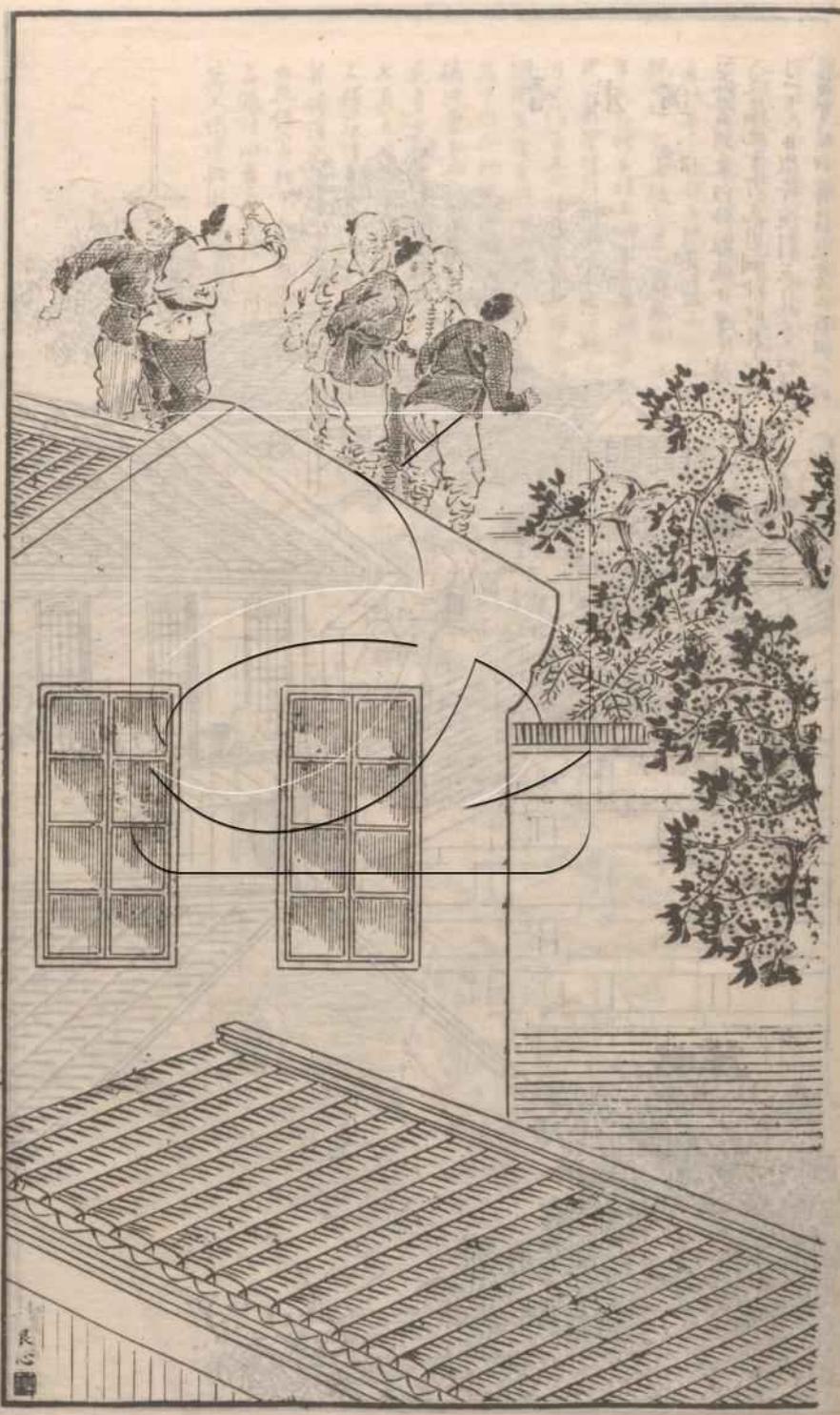


何元俊

鏢師退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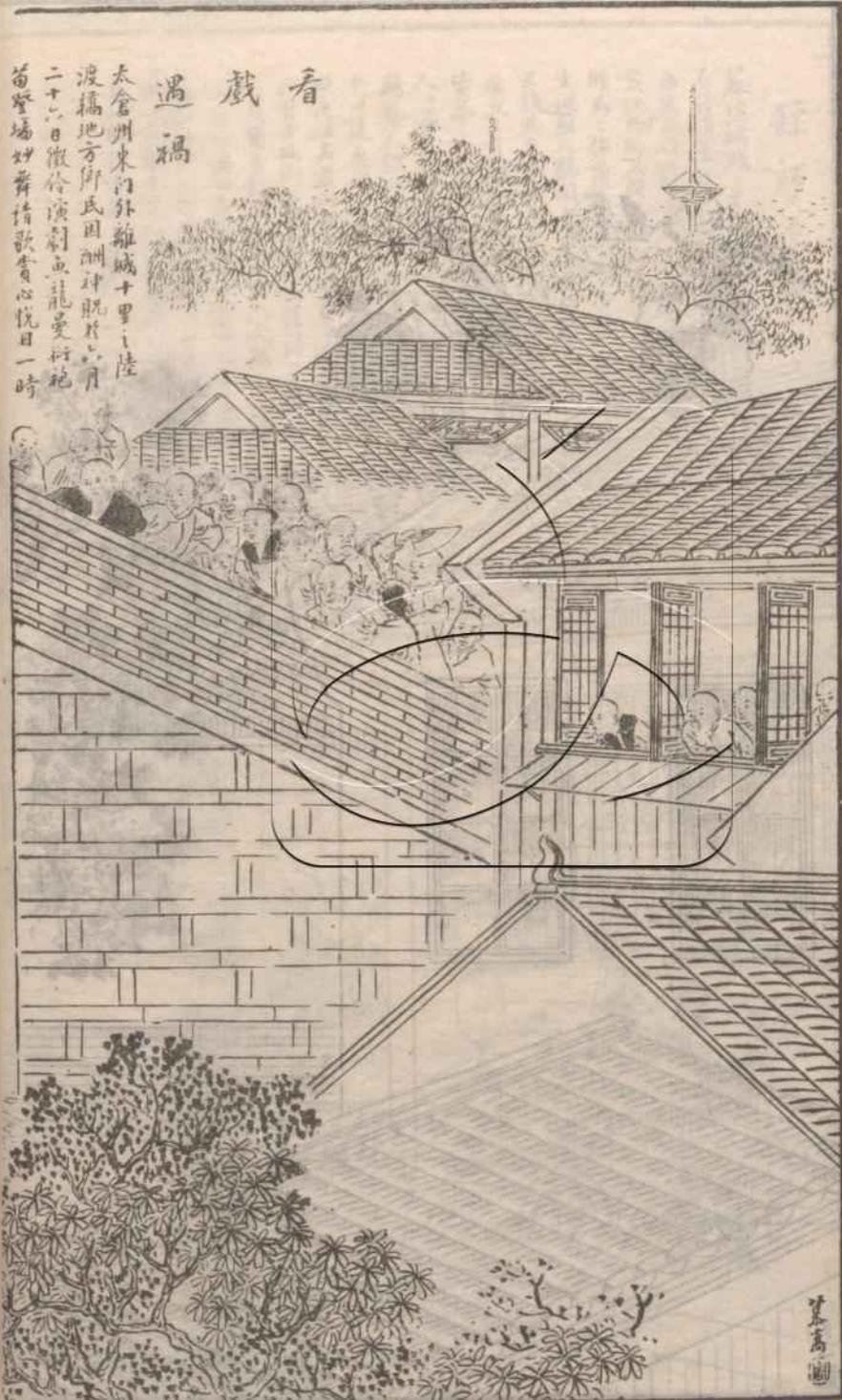
蘇垣竊賊之多明目張胆官府
不能治差役不能捕劫盜橫行
無惡不作以致各家徹夜戒備不敢
高枕而臥其稍有利者往往兵鏢
師為之保護者地重地險致劫賊最
生誠駭人聽聞之事也齊河路有富室
王姓連夜有梁上君子三五成羣或潛於
屋或立於牆樹石拋磚多方騷擾每夜
皆然主人患之因向某戚家借得鏢師一
人以為先救奪人之計是夜月明如畫涼
颼颼人鏢師倚棍坐亭華酒獨酌至三
更以後忽聞屋上窸窣聲有人低聲問
曰夜深矣君何尚未睡那師曰余惜不眠
稍習少林術也等本領高強請一交手以
何未幾見對面屋上立五人滿窗遙望
鏢師欲滴而不敢下師置若罔聞三更既
楚飲與盜豪若不知十日十才為何物者
賊知非敵手連聲嘆息罷槍趨屋而去
自此賊踪遂絕

蘇垣



看戲遇禍

太倉州東門外離城十里，陸
波橋地方，因神誕於六月
二十二日，徵伶演劇，魚龍曼衍，地
苗整場，妙舞精歌，賞心悅目，一時



觀者人山人海，更有嘖氣盛宣
揮汗如雨，勢及至一曲方終，游
人俱散，其具兵兒好勇手者，解衣
磅礴，躍入波心，復作泗水，戲於
是好季，後搗三搗，上停欄而
觀，此時，也以蟻之聚，不辨橋欄
年久失修，未結石欄人多擁擠，若
然一散，聲時折斷橋上人行，跌入
河中，約有五十餘人，有抱沈帶水，端
珊聲者，有頭破血流，人救起者
其中，惟命犯水厄者，竟被馮夷勾魂
攝魄，業已無術回生，約計擄起
屍身十一具，用綢包裹，起者
七具，有一婦手抱幼孩，堅持
不釋，旋往家，為分別認領
昇歸，殯殮，尚有二三屍，無人認領
大抵，係官籍中人，偶外出遊，適
占城，項間者，亦一語云：三場
莫入嗎呼，如游者，可不戒歟



上 豪奴犯

抗垣狂狡旗丁素稱光橫受其害者不知凡幾前日某旗丁因共土人尋釁糾眾四五十人各執器械勢洶洶臨大敵地保和難理喻飛報保甲局中路德巡員達夫夫令同信即飛馳而去見土人受傷者已多因節差役拘獲旗丁三人帶回候訊未幾有某高差親信家丁率同兩僕持高差名片請局索人夫命不允遂解該家丁一若竟敢擊水執人冰舞



而二前部備去令頭臂等當立降下才任僕役持刀前殺護未受重傷該家丁乃揚言而去夫令氣憤填膺當即上院稟和原教帥教帥研於高衣情面加安慰立命首府澈底查辦而該家丁深匿不出事將含糊了結矣後為學憲徐季和文宗所問志世曰是可忍孰不可忍立時往見中丞謂家丁職官之法安在公若畏事僕當單衝獨奏不忍長家奴之氣也中丞聞之當任不讓遂即手摺奏聞清旨定奪既而家僕誣不能得逃法網矣

王



搶親奇事

世俗搶親每因坤宅
索聘過奢不得已而
為強搶新婦一舉遂去
聞有搶及新郎者觀於
周浦西鄉里某事可謂別
開生面矣羅本舉戶家頗溫
飽生有一女因無子嗣由媒說合
贅附近沈某長子為婿現已男
長女大且宜詩賦桃夭春沈生有
三子家況拮据無力措辦養理以
致遲延未就懼加之強敵苦衷婉
告媒妁謂祇須擇日送婚過門一
切費用均由坤宅自備可不問也
詎料沈以長子年少力強且耕
作得力一時入贅之事已萌悔意



仍復託故遲遲不覺知其意乃
其原媒密商卑強有力者十
餘人乘沈不備立將女婿擄
之回家喚集債相大等再行合
券禮沈尚欲有言任人解勸謂不
費分文而得新婦乃人生難遇之
事也汝何樂而不為斯沈知生
米已成飯飯既成而歸極
曰便宜了坤宅暗思我



冒官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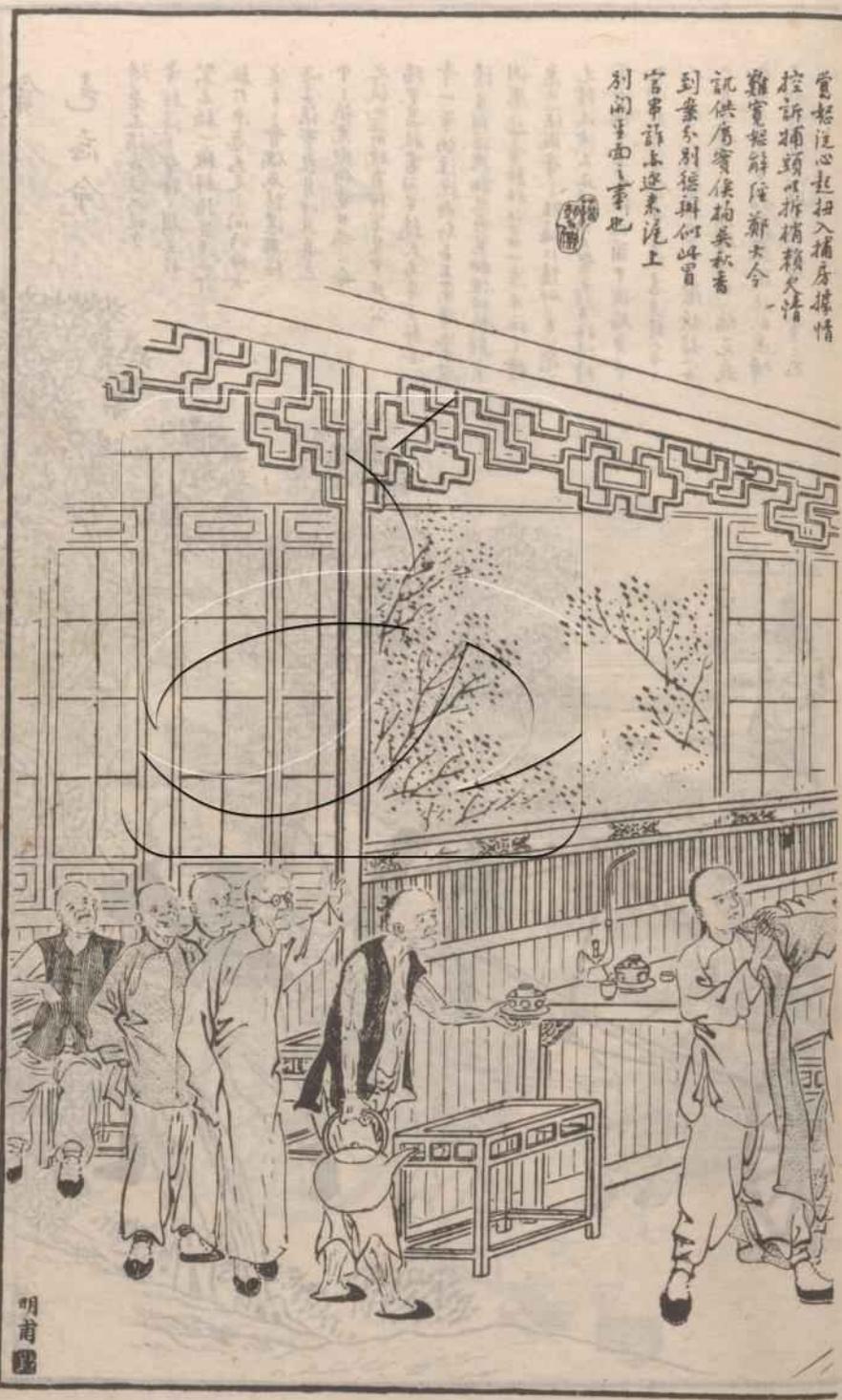
詐

常州人吳興寶向在奉元
城內開設糖舍店人頗好
狡逕因虧欠某甲洋銀十元
欺其懦弱共吳秋者設成一
計意欲圖賴於香平日常冒
充提督軍門聚作官樓官樣
大言炎炎到客洞赫爾愚無
知往一望而氣懾前日二吳
商議既定即倩紙葉及王某
誘甲入城至聚寶茶樓則見
秋者紅頂戴品頂格作差官
有某兩頭戴品頂格作差官
滿口官腔謂甲欠吳多金不
思歸趨尚敢在此多言甲甲晚
竟置辦課吾有借券為證秋
香令丙奪之斥其擅造令將
所穿銀羅衫褲去賣洋一
元五因以萬軍門為甲甲嘗
難為祇得任其所為揚而去
後立法馬話吳興寶相遇不



實怒注心起扭入捕房據情
控訴捕頭以拆稍賴火情
難寬解任新大令
訊供屬實係拍吳秋香
到案分別懲辦似此冒
官串詐亦逆來泥上
別開生面一筆也

明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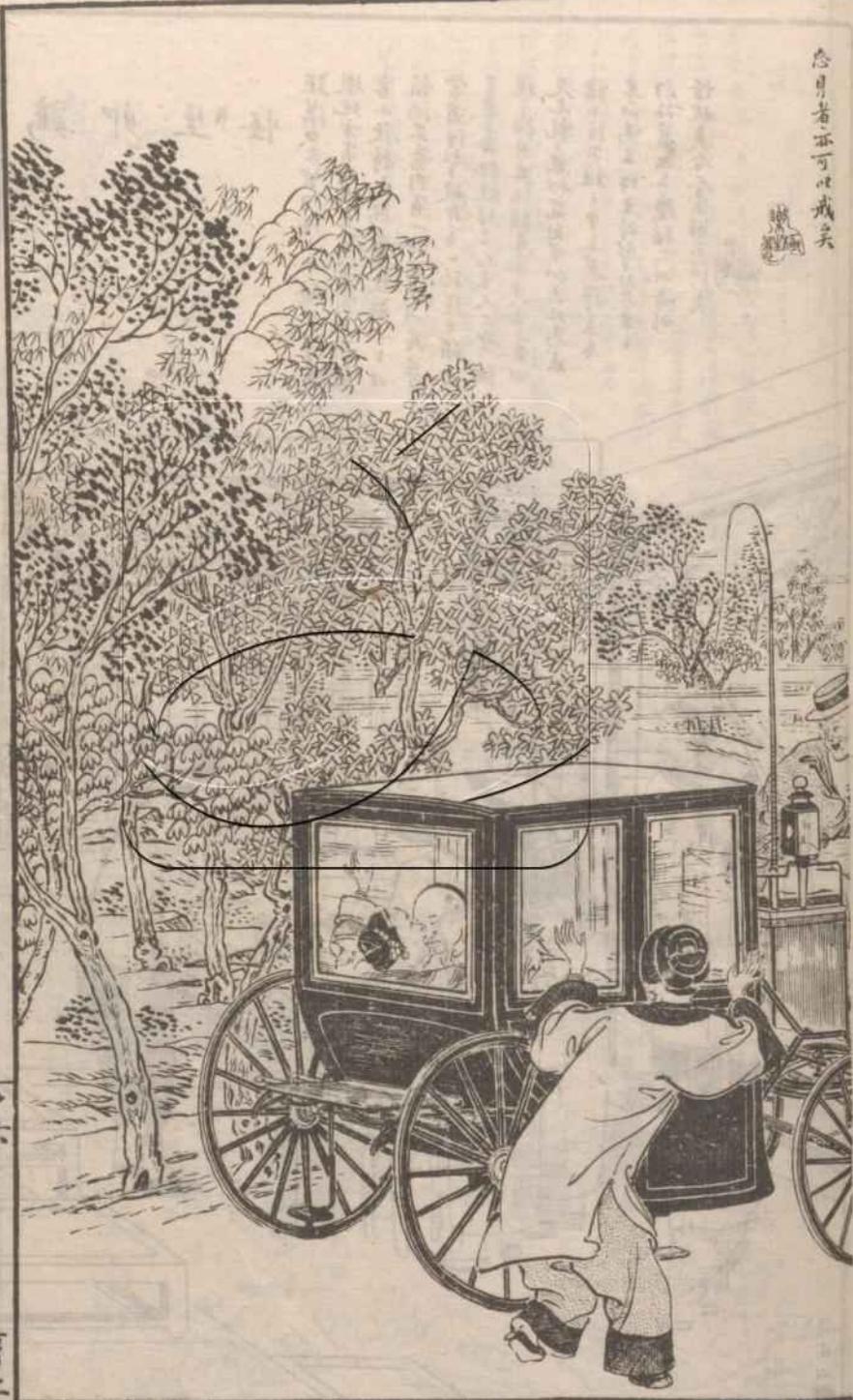
貪
色忘命

溥若未消夜涼以洗少
 年輕薄，聲徒，得美姪
 駕石駒一鞭斜指笑連市野
 執於車塵馬足之間作神女
 寒主，會偶或情濃與極
 每其誤事瘦身吁其真已
 中，俄先欺何竟甘為亡命
 之徒也前晚有押守某中德公
 陽里某校書同筆稿式馬車正靜甚
 寺一帶仙淫迎與行至王家庫地方風
 清月朗淫無物然不覺相傳相倚頗著
 側風甚香輕狂狂當一洩才注，時
 忽其漢成帝，服海外慎研香美吃，
 元精流洩不止校書大驚夫聲狂叫時
 有女傭坐車後復因國中漸輪失手
 也聞鼓急令停車令校書速將告，
 人中咬定校書念主，際候將容
 之鼻尖咬下者痛極呼曰二痛死哉
 也春掌，長文始斷蘇醒林臥迷歸
 不知能保無碍否然世，貪，色

念日者亦可戒矣



雲林圖



雞卵生怪

距漢口大智門外二十餘里李家墩地方有村民李某者前日因留客小飲特取鷄卵蒸致欲定以備酒不意內有一卵其狀迥異尋常甫經擊破即有一物從中躍出至案上奔馳旋轉不已主人大驚細視但見其物頭尾畢具生有四肢毛氈然似龍蛇然似鳥非鳥非龍非蛇不詳之時擊破者素以門外某公之魔貓作此奇形怪狀真令人索解不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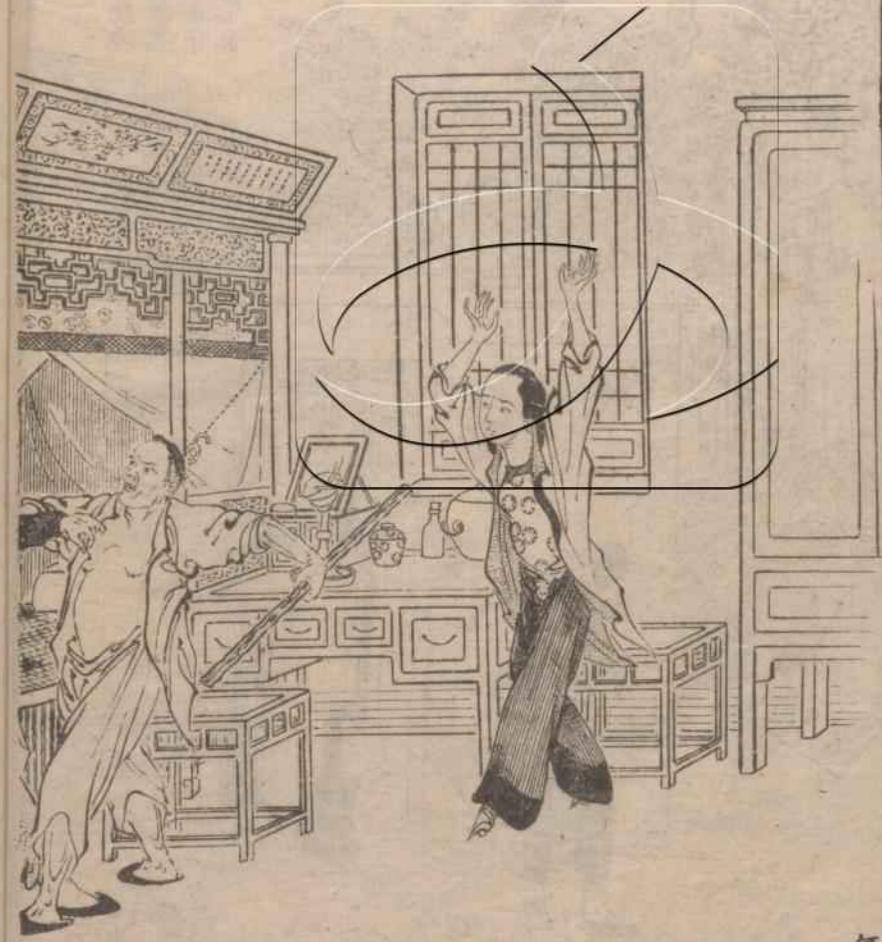
殺兒求醮

粵東番禺縣司馬有何某者家貧親漁娶妻王氏結髮善年願影自憐不勝彩鳳隨攜一歲未幾婦生一子不知何故為呂夫受之若子王修嗣以數歲頻遭逆運生食拙婦不能守其財極求作代為適有某富翁年五十餘而嫁信婦說合妻首已兒孫滿前門婦攜孩偕來不許婦回心絕自官託故移寓於鄰婦家時子抱兒兒偶逢人抱送回家其夫見已體冷冰焚而瘞之事為富翁所知不敢復娶淫婦毒手何益哉



姦盜笑柄

徐杭有胡某者初娶李氏
女為室生一子名某氏因
病逝世胡遂復娶一有夫
婦仇儀之間頗相得不久
年胡病卒所有積蓄皆歸
婦子其子度乞亦其逆思乘
隙竊之証婦青年不慣宿
已約前夫某甲暗未陰着時



何元俊

昔之夜兩人心至高唐與雲
佈雨子竟挖門而入搜取財
物婦息覺大呼有賊甲乙
送夢中驚起呼同捕捉子見
母床有人躍出大呼有賊於
是鄰人舉集燭之賊乃後夫
之子姦乃前婦之夫也兩人
扭結不解子云子取父財不
為賊婦曰母伴前夫豈是姦
旋經族人眾議謂事若涉訟
必致兩敗俱傷徒玷門楣不
如自活乃以錢令婦其子而聽
婦自便為賢哉族人其信官
斷豈有此直捷痛快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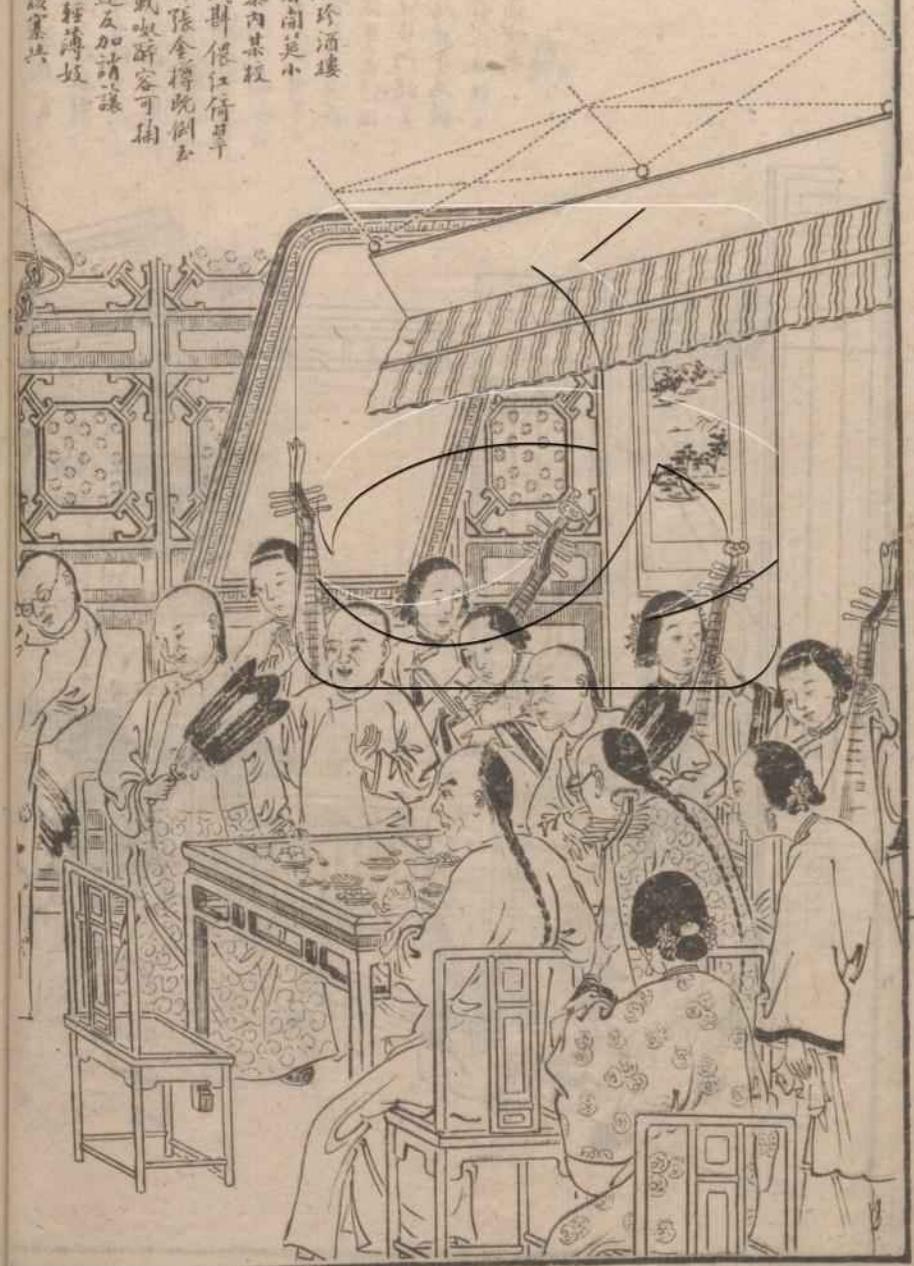


十八
三

凌標花枝

粵城十陳塘廣珍酒樓
前日有張某者向英小
飲台高使屠案內某奴
書備極低唱淺斟恨紅倚早
意甚無也不料張金樽既倒玉
山蓮類載就載收新客可捕
張姓不善逢逆反加請讓
張不能堪大肆輕薄奴
情危呼救適該案洪

酒樓毗連龜堂閣
幫生視以為害打
鴨驚鴛鴦人太甚逆
出鎗指嚇張亦寫不絕
聲幸後檢點懷中銀單
已失所至意欲控官龜堂懼
乃使人後類請重開侍席令
該奴跪至庭中叩頭謝過張允
之是日華苑大啟銀燭高燒
神官畢未離姬環侍張自據
中苑指掌才命該奴下跪實
以魚翅之燕淋心過頭一滿姓
直受不辭深引咎張始揚一
得意而去三六未竟風雲矣



庵尼被砍

揚州新城北河下月影庵為
住持某尼年逾古稀薄有積蓄
七月十二日五鼓時忽有偷兒穿窬
而入盜賊淫淫窺通該尼睡起空
洗既畢上殿焚香瞥見賊猶未去因念庵
童出外呼救無奈地甚荒僻人無應者左思
被盜去竟奮傳鷄之力將賊扭住賊竭力
掙不能脫一時情急頓起寸心拔取小
刀將尼亂砍該尼手肘共傷七處一砍
落一指而尼猶忍痛不釋嗣被砍傷頭顱
面頰等處危暈絕不地賊乃克脫而去迨
村人聞聲集賊已杳無蹤跡惟該尼一
息奄奄不能言語逾時殞命該尼之親
族報縣甘已程仙術大令諸驗後俾兇
徒押當拘獲一人擬以重解語云因歌
莫門窮寇莫追該尼察禪院久何福
昧於斯義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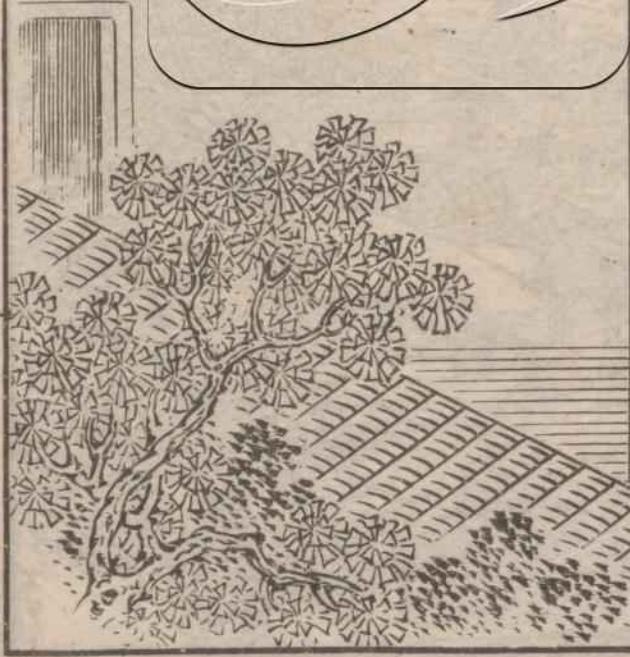
續記





大人遊街

蘇垣某巷有某甲者籍祖父之族後平日高視闊步攝攝人目稱
為某大人亦肩詭笑之流亦曰某大人呼之而不知其為一庸一流人也連日
詭譎湖人倘假被控臺營地方官以甲雖無賴徒屬係紳士欲代為翰旋
不料某大憲執王于犯法共庶民同罪一談執法決不稍寬假既念此
案難獨已久皇容含糊了結因飭吳縣賴存巨大令照例重罰庶辱貴係
豪家之氣使有所顧忌而不敢為犯大令迫於憲諭無可如何乃於日
前拘提實訊甲知無所逃罪直認不諱大令念係巨商未便重懲姑令掌
責百下以巨如游街示辱當出遊之日觀者塞途皆謂某大人今日此行
前攝後護領親遊人款詳然乃竟在街上享此威靈一席也夫大令
官體乎或曰某大人隨人後類已蒙去令姑全顏面免予遊街予一言毋
乃過乎然以大人而有遊街之判其不成為大人也可知雖未遊街又何妨作
遊街觀



碩鼠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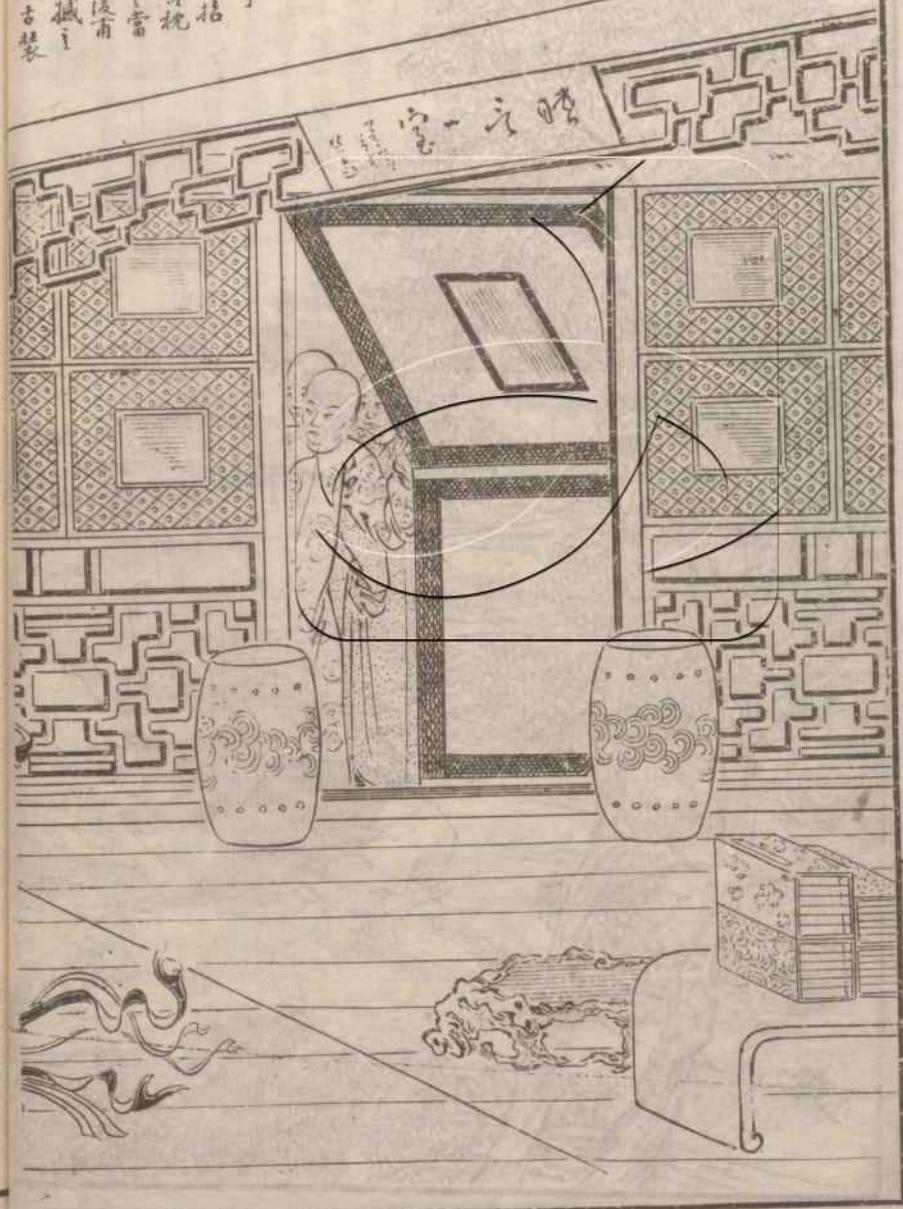
博物志鼠食已三斗者三
 十斤百陽難堪鼠食死人眼
 睛則為鼠王共夫山中則鼠
 塞外冰鼠皆鼠之最者也漢
 書言鼠在大木上自拔其毛著
 虎身則徧體生髮陰潤而死
 蟬史言土鼠身臭貓犬不食此
 鼠之能害物者也廣東番禺縣
 有白塔鄉有甲乙丙三人鋤
 犁而一洗也前日正午而
 于田之際時見一巨鼠過
 其前三人懼而得之喜甚
 攜之重一酌百字相其携歸
 割烹以進斯為下酒之資一宿初供
 三板王整既醉飽快慰平生食能
 三人夫言曰今日飽嘗其味可謂將軍不
 負腹矣往之夜三人忽覺腹痛逾半
 响痛漸甚久之腹脹大痛鄰人聞其事
 爭以方藥相救甲已體素健中委尚輕
 幸獲無恙而丙竟因此殞命世有饕餮
 之徒觀此能不寒心



嗜奇笑柄

某仲楚人也嗜奇
成癖一日有友人拈
飲於別業及醉歸以枕
曰此室此枕也枕之當
有奇遇伸信之臥後甫
入夢忽床頭有人撼之
張目起視一麗人古裝

蕭冠燭光之下儀態萬方
伸驚問曰浙室此耶麗人
領之問曹安在麗人曰某國
之賊久付此因何是掛齒伸
復笑語強之解衣備極隨
僕黎明麗人與伸仲贈一漢
玉鎖問汝會之期答以三五
良宵當自至乞勿宣洩遂去
伸早起友人問枕驗否伸說
言曹夢見一麗人惜未共接
談此枕何人所贈可償買否
友曰此家藏物本係萬金不
售今以君故姑索三千金可
乎伸大喜主付三千金取枕
婦什輩藏之以待後驗而不
知麗人者固友飾姓教之言
詞乘其醉以誑之也問者無
不絕倒



三十三

不 敢 與 交

英界胡家宅一帶堆
 妓林立乃煙館之淵藪
 也百寶大夫癖者往三
 五成羣徘徊不去時其
 之晚有甲乙兩西人不加何
 國人碧眼紫鼻昂然直



入某妓家口操華語聲
 稱媽！其我一歡以何姓
 恐非其敵大驚失色疑狂
 之不令作入華一宿二人
 旋入德人里某妓分歸一
 前妓等見其魁梧奇偉形
 狀可怖皆望風披靡抱頭
 鼠竄不敢共一宵賊一戰
 時亦有錫婦及某大姐二
 西人情急即分樓求救該
 錫婦亦不敢以小敵大以
 弱敵強相共魂飛魄散疑
 極狂呼後淫濁力抵禦始
 得脫身而二人何盤踞
 不出錫無奈立即奔赴捕
 房據情控告任捕房諭
 令鳴捕拘捕始各逸去



兩頭鷹

距湖州南門外十餘里有衡山為峯高
 林密為叢鳥翔集之地日有奇禽
 甲入山採薪忽聞怪鳥聲出於甘
 巽一舉首進觀見一大鷹項生雙首相
 毛豐滿盤空飛舞有足亂浮雲翺翔
 天地之概是何物也求諸山經亦無
 知何名取質諸博物君子



明甫

牧童搖害

江陰南門外有焦氏兄弟二人素
 規矩為鄉里所稱日前造一牧童
 摩牛而頭欲於磨盤戲何大秀
 摹側一半忽驚跳欲過童視牛
 跡所踐處似有異急持鎌夫振
 初見巨磚而塊橋間下則見而
 據並列置以瓦甃童報知主人啟
 覬間撥則見上鋪木洋表百翼下
 之葉上者皆白鐵也逆呼傭工運
 回予童百元外他傭亦俱有賞費
 古云善人是富不有明徵歟



賢令丰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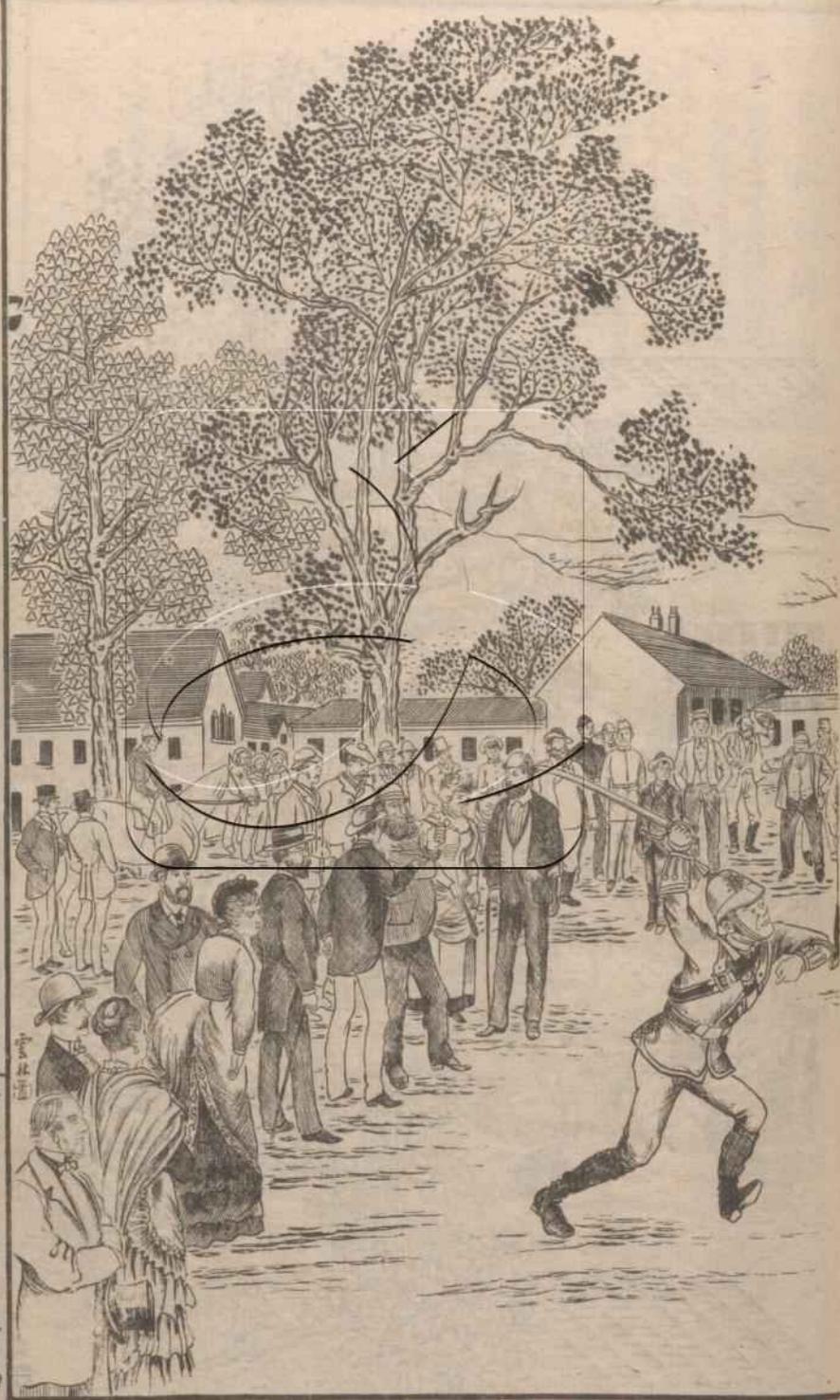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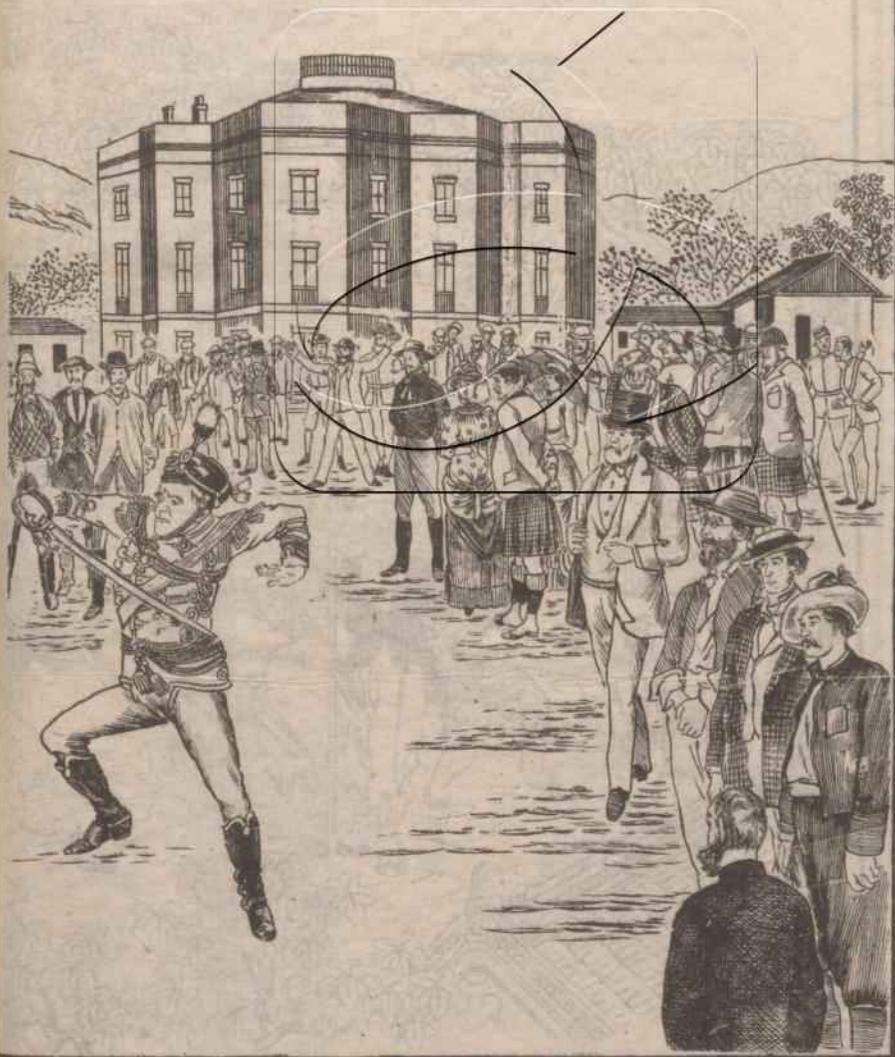
官場積習每當交卸之日往往有他方紳士製送萬民命德政牌等項說獻媚以語去思蘇俗此風尤甚竟有書更人等向衙民飲資勒索者長洲縣王公壯大令深悉此弊當交卸時有附近陽山一帶衙卷之高控牌匾導以執事差送至署大令見而拂然揮之使出衙民惶然無地大聲囉唳到署大令之怒日持竹板一振下

堂驅逐道一攬而散後即出示曉諭大旨謂奉縣自茲斯任亮無功德及民方滋慨愧乃有某都某圖鄉民某某等送牌匾前來深惜尔等以有用之錢作此無益之事甚為本縣不取若解安令耕種年早納太平之稅不受追呼之辱則本縣受賜良多為此曉諭爾等居民毋再蹈此覆轍云云似此風清弊絕可想見賢令風裁矣



王子比武

法國王子軒利柯連驛力方剛性
 尤好藤平日高視闊步有拔山
 蓋世之概前意國將軍魏拔頓
 氣凌資有術擅路吳恩共一技
 武藝意將軍九之乃於前日各
 奮神勇約定共五五次每次四
 分鍾久詎料第一次法王子
 已傷肩膊皮膜等處至末後
 刺腹一傷此開甚要雖傷
 未及腸王子業已仆地然
 猶能奮身躍起須臾共
 意將軍握手言別說即
 自行登車而回蓋將軍
 則僅傷手上之皮即日
 回國語云千金之子坐
 不垂堂法王子何不自愛
 乃尔甚上可為好勇鬥狠者
 戒已



巨泉神通

巨泉祀老翁子騷授江浙流行
 不法檢點非一日矣前年已有
 擒獲之信迨後愈謂所獲者係
 層白面而有黑面者道擊去陰
 致今日而其鼓流賊影江浙兩省
 之兵力迄未成擒蘇撫趙中丞引
 為憂美飭營務處杜觀察將信各軍
 嚴行搜捕任吳廣野都戎之弟某
 等三人廣購眼像探獲匪黨一人匪
 跡果湖某師立某丁壯多人將其宅
 前後圍住似充其堂和屏櫺入其後
 桌榻門戶時始得就獲運飛電報
 知觀察觀察大喜欲欲撤兵輪前
 往迎復忽接信謂所獲者係同
 名同姓並非其正黑面祀老翁子已
 往該處佛人至該縣名係釋呼漢泉
 堂有化身之術肝何而既有黑白
 之分人亦有真假之判釋之情刑真
 令人索解不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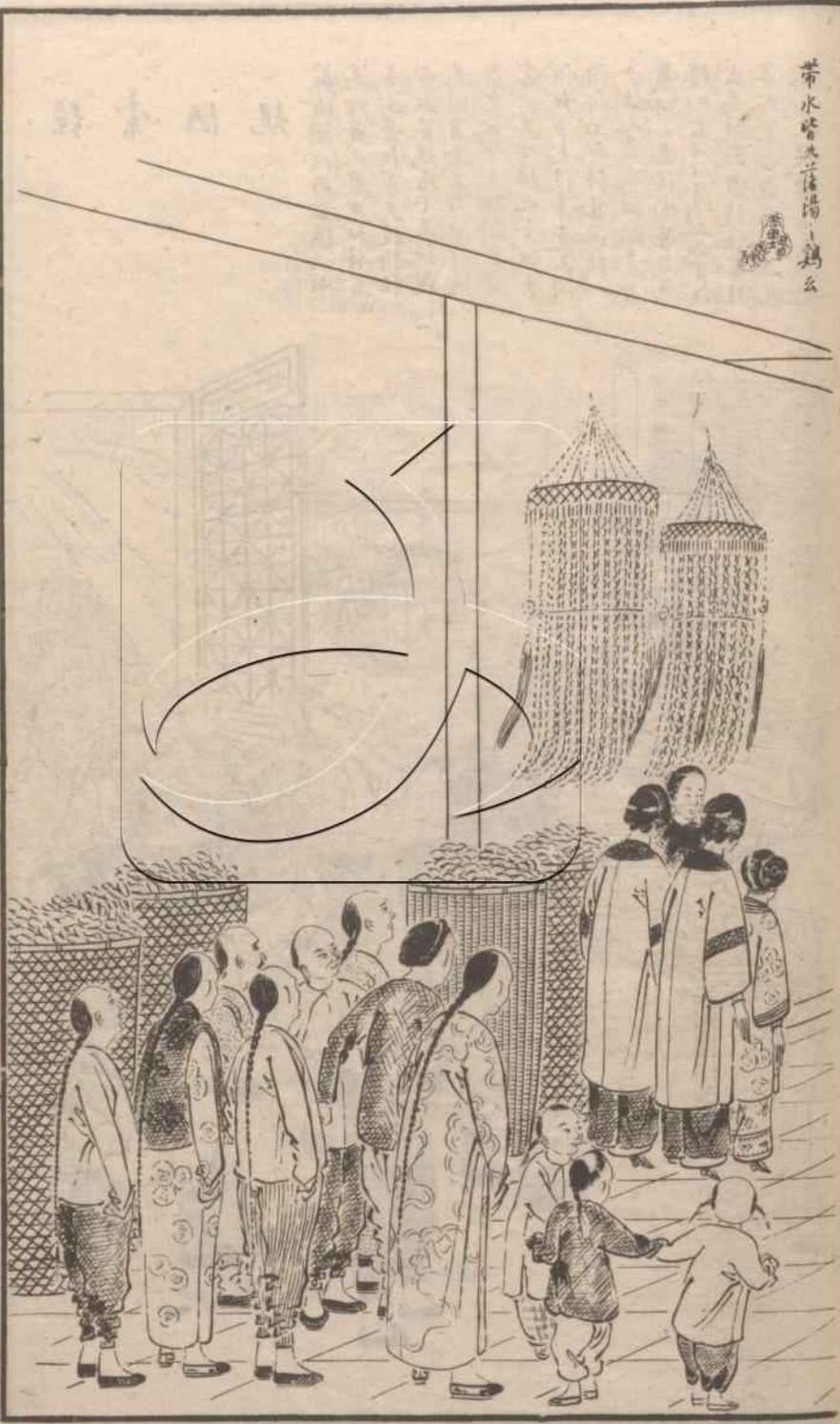


明甫

肉身燈

吳郡馬醫科卷南海庵為
此軒尼焚修，上上月晦日
地藏王誕辰，善男信女將袂
榜雲詣該庵進香者，倍澤火
撥庵尼不避嫌疑，請僧徒
誦經禮懺，響鏡鏡，聲聲梵音
離秦之際，有某宅園春二人
身穿降衣，紅袴頭燈，巨燭植
立法壇左右，望之如玉樹臨
風，光輝四映，彼中名之為
肉身燈。一時狂狂，掌注觀
者，蟻聚蜂屯，品品評頭，志情
戲謔，而當此則地頭露，面雖
淫，竟雙目灼，視伺其旁，竟
不為動。幸天心震怒，王遣
而時當新，並密所求，將各人
悉行驅逐，以致乘興而返，抱
者莫不敗興而返，抱泥

帶水皆共，蒲陽，一鶴云



強索酒規

蘇城閘門內倉橋浜向
為煙霞之藪中秋佳節
各街署執事夫役均往
索取酒規店之不疑視
為固至某勾閑時適
有某公子在彼開筵宴
客極其喧擾叱令他去
該執事夫役等竟不問
誰何立即糾集同類八
十餘人前來滋鬧幸有
戴河大者該署著名無
賴也至此以復於目任
出為解勸逆約該家妓
察六家合成洋二百元
為各夫役番各夫役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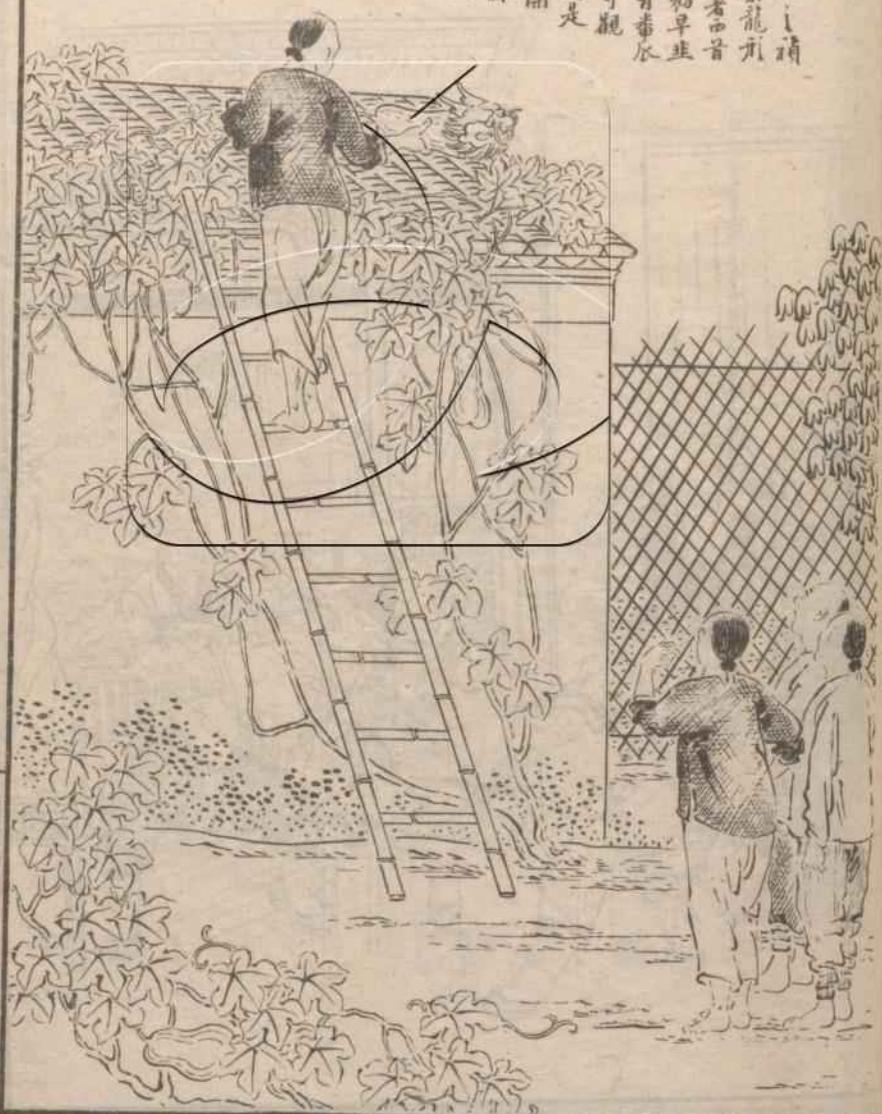


指以得意而去按每屆
三節各署例有酒規債
送近外唐官之存沒某
署酒規至三百兩之多
以蘇之去員猶觀此為
此不肖之事無怪其共
某報以私相干安造黑
白亦為某執筆於暗中
索取酒規二十五元私
行吞沒多方掩飾以為
人皆無知我何而不知其
欲蓋彌彰也吁夫大已氏
者不亦衣冠之敗類歟
或曰是亦蘇地各署執
事夫役之流也又何誅焉



番瓜幻龍

菴間並有帝夢秀而岐草不一種
 祥間或有一蓋瓜番水活聚龍形
 誠罕見罕聞之事也揚州府署西首
 居民野姓家有園甘故春初早韭
 秋未晚松頭芋林泉之樂內有番瓜
 其本滿器黃花單葉以舒暢可觀
 每瓜之陽面下抱瓜後未以爲是
 有種瓜得瓜之慶矣詎意既開
 過飽少保一惟目攝前一株
 依稀不類瓜狀登梯視之則
 儼然瓜也頭向峭壁端甲
 畢具其有插一凌雲一態
 一時鄰里喧傳瓜活龍
 形咸往觀者莫不嘆一
 稱奇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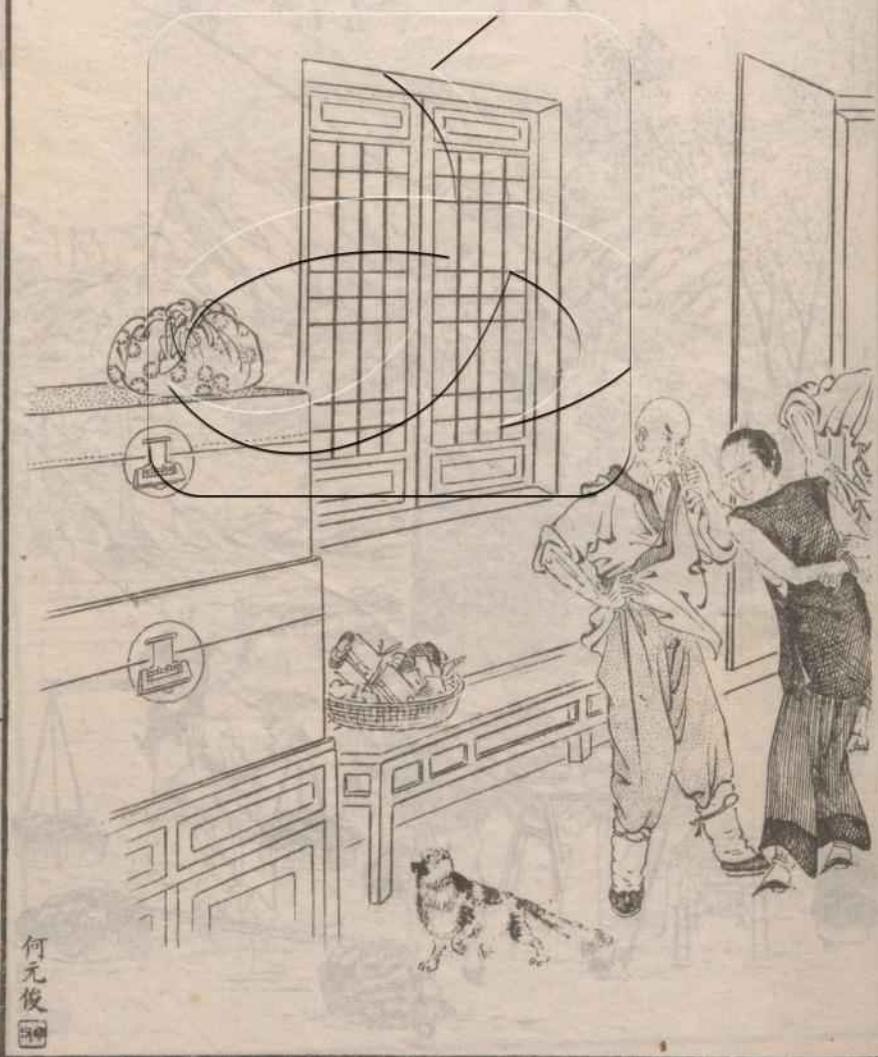


淫 禿 行 兇

佛家以清淨為宗以慈
愍為本至和尚而投姦
無所謂清淨矣至抱姦
而行兇更無所謂慈矣
吁是豈僅以金剛降魔杵
可治其罪也耶蘇垣呈
遊某湯婦參嚴善祥月往
呈案已非一日遊婦又共
比鄰某已結實水滸相形
之下寬和尚頭先髮先落



不雅觀因此得新惡舊相
愛之情較前頓減和尚偵
知其情不覺念火中燒竟
於前日暗約和樣和持一
流入後已至婦室時蜂擁
而入見已與婦正相偎相
倚勃然大怒逆運掌狀一
力捺臂一呼得已扭立搗
邊推入河中幸鄰右聞聲
趨救始不至其三洞夫夫
為伍如該僧之淫兇竟敢
明目張胆一至於斯不知
該富地方官其亦有罪則
否耶



黃 沈 果腹

湖南衡州府清泉縣東街嶺子街嶺
縣八十里向有一山名黃沈山園約里
許沈沈山生花沈沈色若檳榔手括
滑膩初與奇異近日該山飢荒渴嗽
徧野人多以泥為食傳揚愈廣遠近
未敢者實繁有徒山靜胡姓官而多
財聞其事異之遂而挑泥以飼豕豕
不服泥味恚其斃命胡大為悔悟因
此激發善心至挑泥之家見有貧民
拾點心少許并派人四出施舍且於山
之周圍備設鉢祀多插俾使挖
掘是亦勇於改過者也可不嘉歎



明甫臨

仙人傷足

澆城某甲好談道術往於史深
夜靜時披髮仗劍步履踏年則聲沈沈
常語人曰我得仙人傳道播陰身法淨法
空際福地三尺赤等俗眼視不見也
傍有一人聞之惡其言之怪誕也
伺其走過用長竹竿橫擊其足甲首痛
大呼問其法無備何故打我其人故作其
說曰我並未打尔得毋誤乎某甲曰
胡：打我有傷可驗其人熟視曰子非昨
日所言仙人傳道者乎某甲言淨行空際
福地三尺令我以竹竿打地下探物離
地不及一尺何曾打及尔是某甲慚始
無言而回者皆教者不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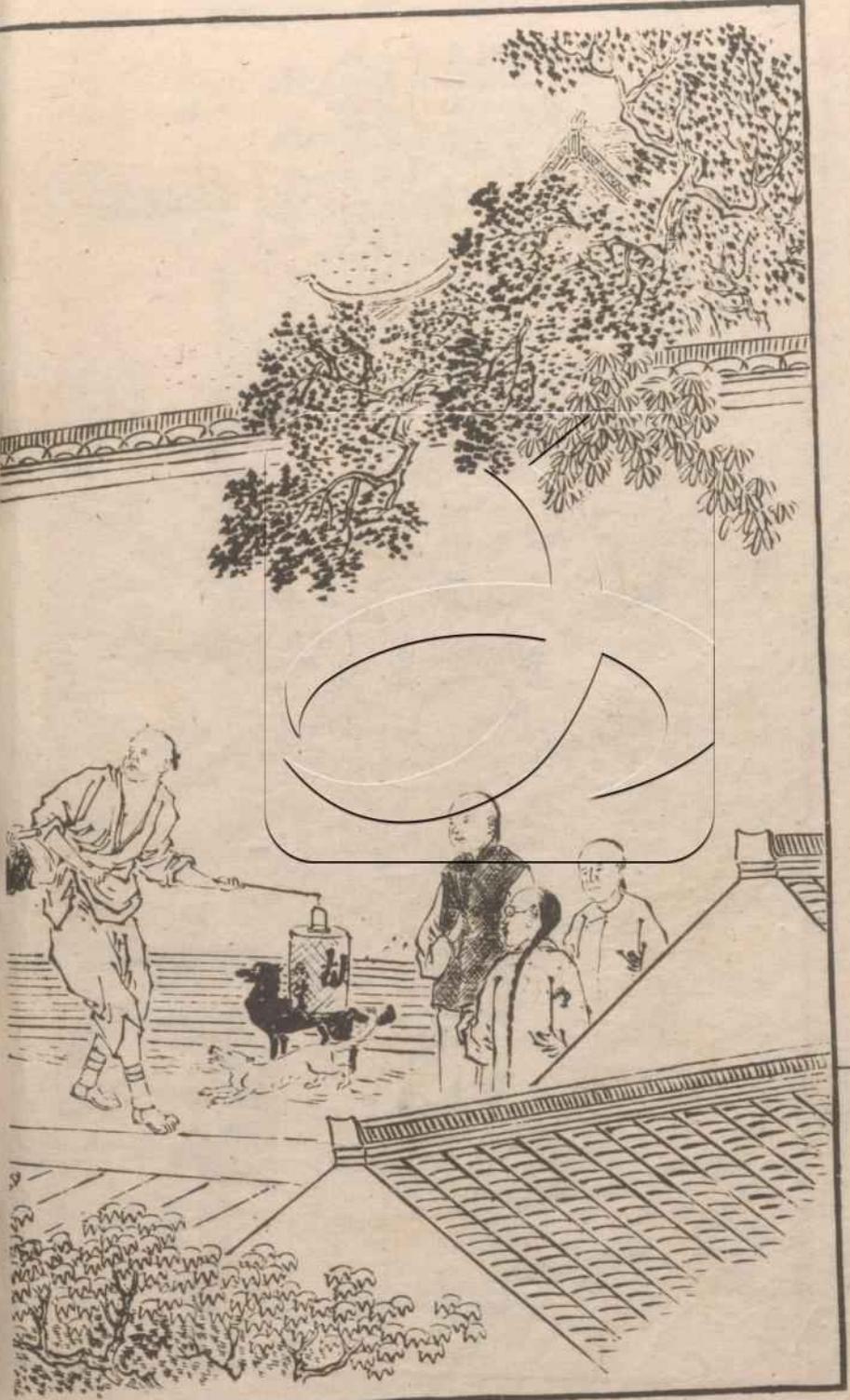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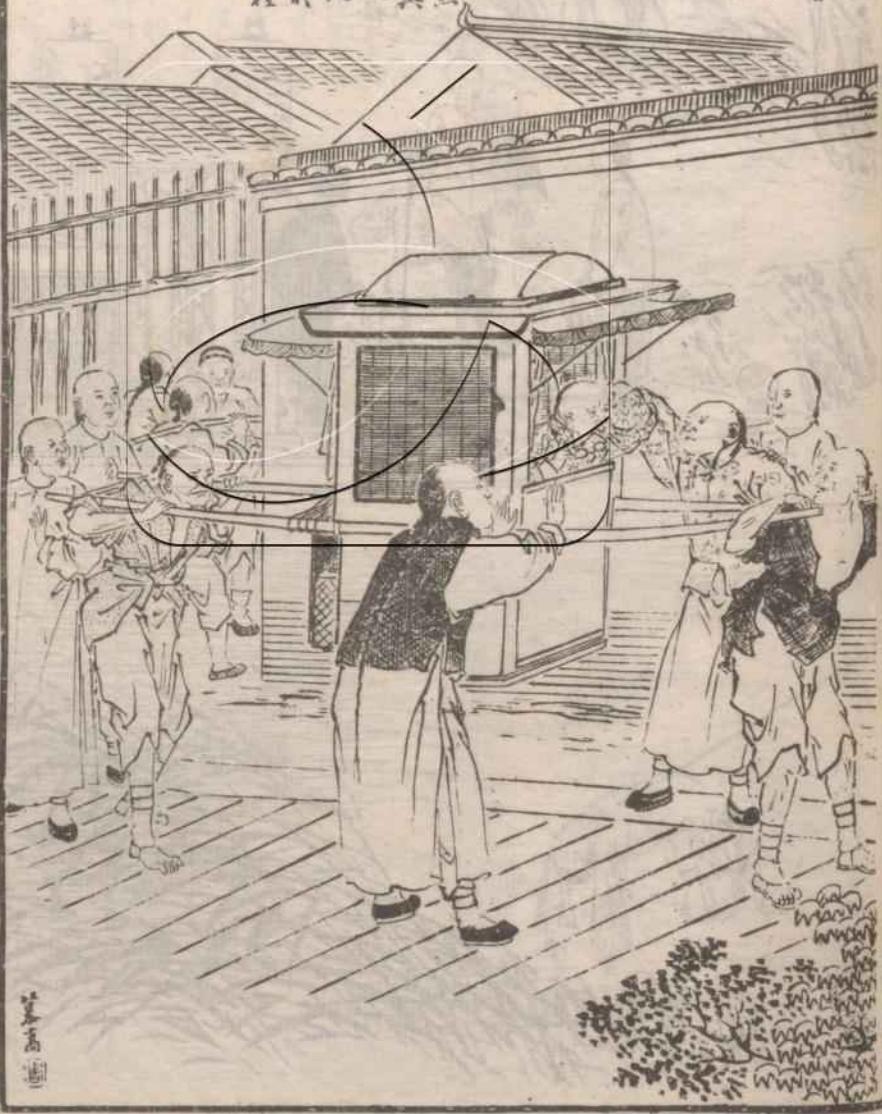
風



良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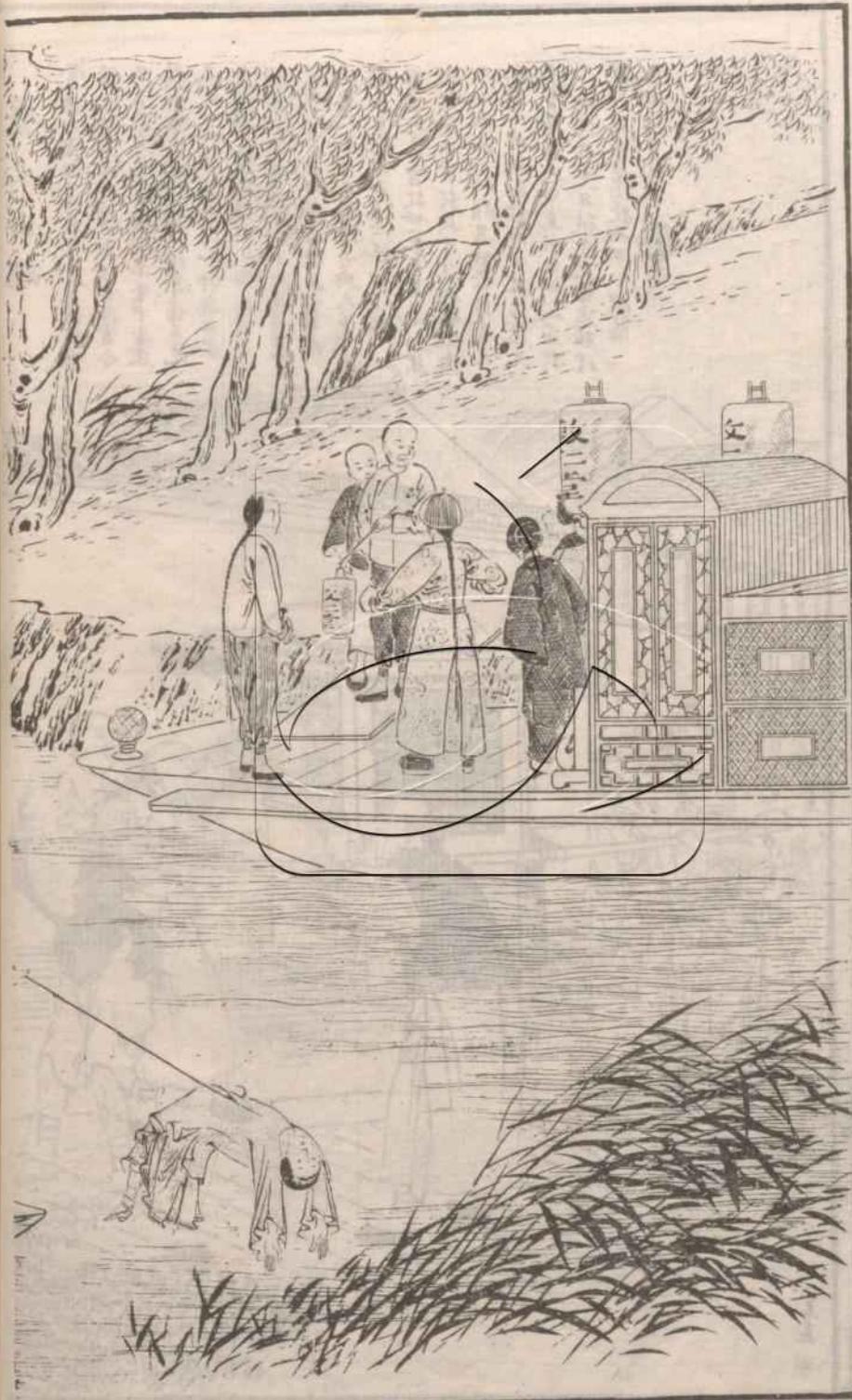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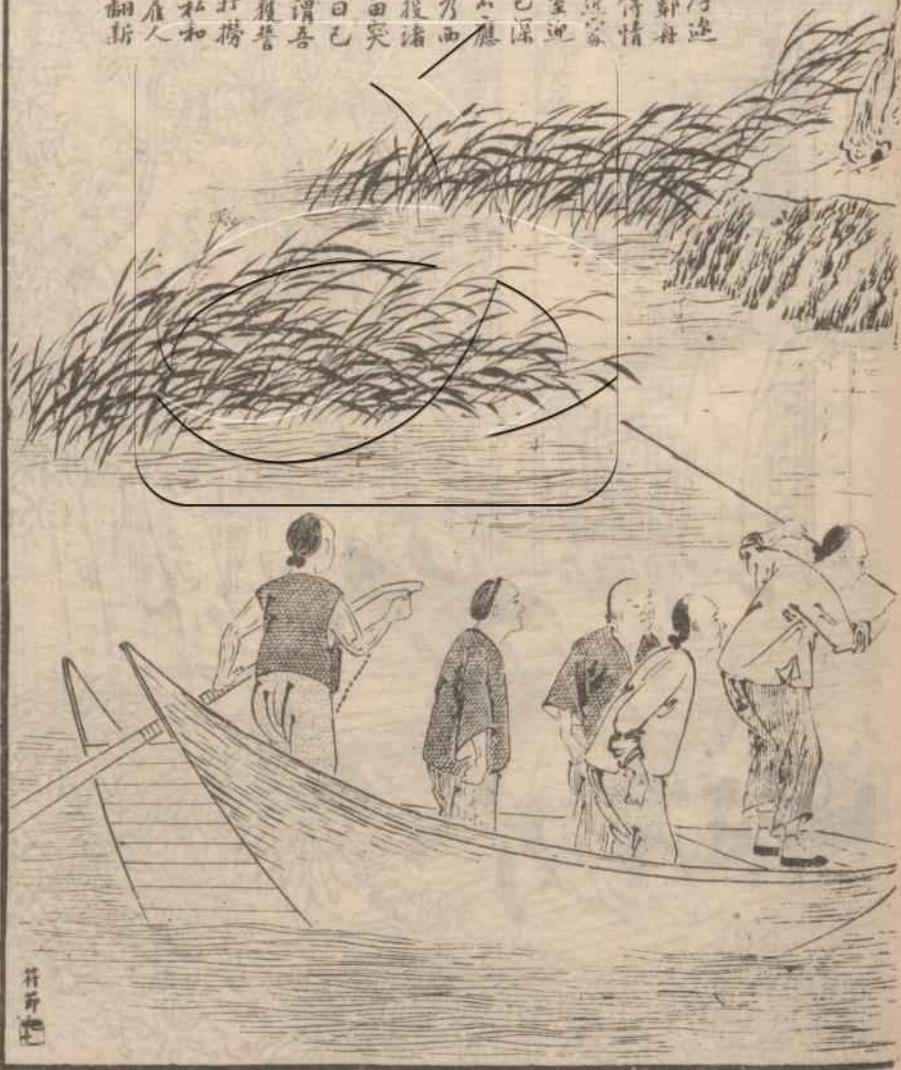
醉生出醜

常熟而城內法書甲口有某甲者
 俸稅番辰向元釋王積有德有令
 其子某甲學習醫術未幾甲居就
 懸壺市上馬惟生意清寧恐不允
 為人再結因特思得一計每日必
 乘輿而出繞偏城中一若延請
 家甚多有應接不暇一概其意蓋
 欲炫人耳目以廣招徠耳前日乘
 輿出門行經本城廟弄與夫等
 飛馬之際偶不經心誤撞路人
 曾某之肩曾故世家子不某物甚
 大怒定不肯輕共干休立欲執輿
 中人而問以顯其醜當經旁人
 向曾一再婉勸始能仗去然亦
 未肯了結也甲至此自知罪狀
 人祇得於翌日徒步至曾處服禮
 謝過其事遂寢而甲醜態
 已徧播里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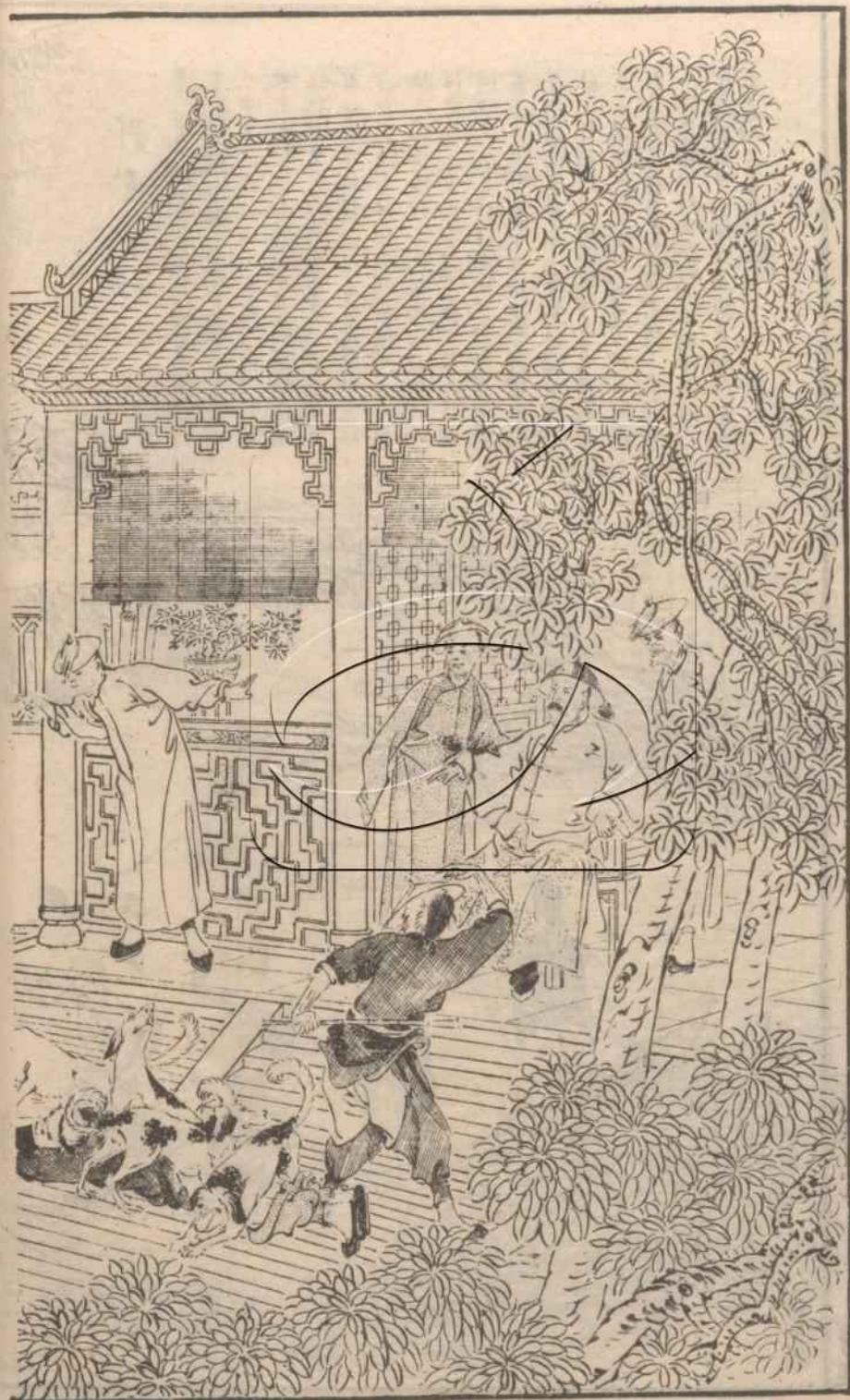
彩雲變幻

蜀人田某以茶業起家極其富厚連
 生新境販貨歸來泊舟某家見鄰婦
 一女有傾國傾城之色時以眉目傳情
 田某有聲徒一好遂以重賄謀誘其家
 婦以重寶暖其心某甲計為空室迎
 娶登舟事始得隨往合歡既畢時已深
 夜新郎唱交伴妹欲親解澤時不願
 撫之不溫逼視之則婉妻者非他乃西
 洋所售之皮人也石寬大怒主券而投諸
 河次日已欲尋埋倘通甲在冠而田突
 前責誰騙之罪甲不服必欲見妹田曰已
 棄諸河濱矣甲聞之遂臨流痛哭謂吾
 妹何罪被通投河不遂將屍首尋獲誓
 不干休田至此辨無可辨遣人回室打撈
 則香不可得不得已以米提三千私和
 了結蓋田時皮人掛河之時甲即在人
 駕舟撈取早已藏匿無蹤矣騙局翻新
 真無奇不有也



犬知代責

某觀察家出世家百晉
室公之癖搜羅律唐宗
橫賞委任至用一僕
某甲專司其事去
年寅歲安津獲署
某缺公餘之暇嘗誅虐令三
章陶然自得一日其僕某甲因事差誤
觀察去嘗雷吏主亦升座喝咎二百板詎
行刑時忽辱犬奔集奮身蔽覆觀
察某一隨命停刑問汝於犬有何恩
患甲對曰僕奉主人之命善
飼各犬每得一味之甘必以
分食無不公平不知有他也
觀察聞之嘆曰犬畜類也猶
感恩而思代責可謂人而不
如也
予隨命免答犬即而散一時
聞者皆傳為異



人馬同殉

蘇垣有某武員者日前往中購馬四匹
 於八月初旬載運省垣隨有馬夫某甲
 為之控馭馬是日由要門舍舟登陸武
 員以有事須先返閩門囑甲徐、亭馬
 隨來於是甲身乘一騎曳帶三騎揚鞭
 得、意頗自豪迨行過齊門木會西首
 所牽三馬忽各跳躍將手中、繩竟被
 拉斷狂奔投入護城河中以泅以游甲
 遽見脫逃又恐淹斃一時驚慌無措忙
 迫中策騎入河欲思救護詎甲不諳水
 性馬亦不能救的虛、躍過檀溪以致
 人馬俱、均遭淹沒先渡河之三馬反
 得洞登彼岸說者謂此中有風聲存焉
 是耶非耶不得而知也



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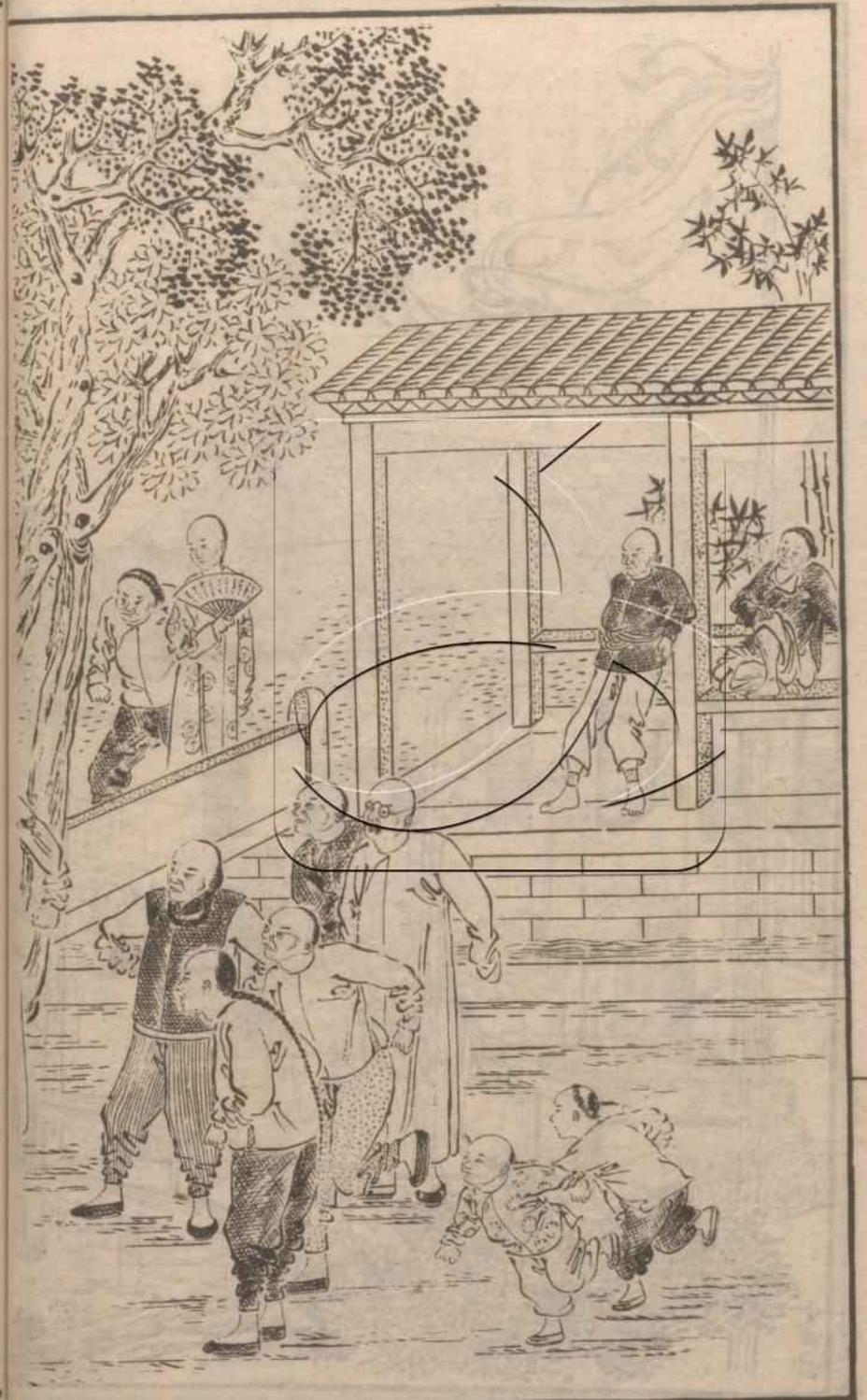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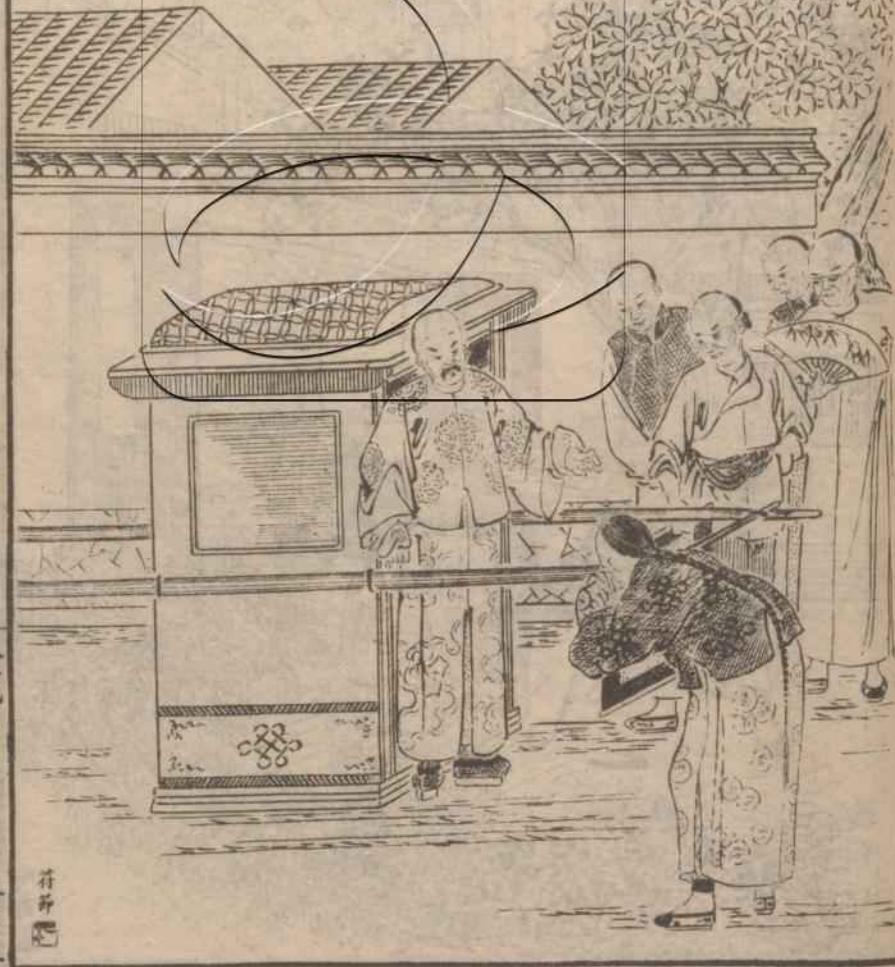
門

吳俗素尚鬼神每夏秋建醮禳賽
 黃冠者流篋有日不暇給之勢因有
 一種似道非道之儔不能為人咒水誦
 經名曰牛友特未領貴法龍虎山真人
 府道錄例不准披戴道冠道服日前江
 陰東鄉某姓延交建醮醮口在堂壇作
 法適被羽客數人當場捉下一路拖扯致
 法服斜披法冠歪戴法劍倒曳竟以名
 刺中所演王道士捉妖反被妖纏擾樣
 見者無不掩口以胡盧胡鬧人言藉口欲
 送縣署請究不知如何了結也或謂道
 士鴨賴身持家鴨與野鴨微有不同
 乃竟同類相踐肆行爭鬥至其此極不
 亦可異一甚乎



少爺鹵莽

安省四牌樓西街有某甲者年約二十以外某日于街頭適見一第與迎面而至瑞堂一人似曾相識甲遂上前喝阻地下與中人欲其為難及細視之則如前所識瑞堂一童子便是伯一者堂釋手聲言錯誤已被拉時如平空霹靂莫知其由待甲釋手言錯始知誤認不覺忽火中燒謂何物狂奴又非盲目竟敢如此無禮喝令拿蓋已乃聽鼓中人也甲自知不合再三陪罪又係旁人為之誤類與中人始含怒而去時觀者塞途詢甲一故甲自稱係某官之後現居河南會館固有候補某員其祖父世交並有往來欠項連語甚次遂不見面遊迨相連致此之理論至知已貌與某員相似是以錯認言畢遂揮手健當而去



惡鼠焚屋

凌立及為世有之矣本國有以
 焚屋而為可尊者有之日
 越郡朱某始末某家本小康素多
 鼠患某深惡之不各重值廣求良
 貓冀得捕治屢不體青眼以掃廁
 愛之惟恐不足詎貓既飽且安非惟不
 能捕鼠甚且共鼠游戲因此鼠輩猖狂
 前蓋某怒遂不復畜貓以為天下無良貓也
 復設機誘鼠一毒餅餌以毒非食某惱怒殆
 無意日就終無如何也他日失火焚屋及最夫
 某趨出門外大笑不止鄰人爭為
 撲滅某甚喜曰鼠乃識其一
 炬諸君救之何也嗚呼鼠才穿窬
 古今同慨余某至矣及一家
 而反以為快其積恨為何如乎
 然其愚不可及矣



明甫



四十

亨五

燐火何來

福州南門外吉祥山昔年葬葬冢也
 冢設有鄰司道葉與周瑞進日端外於夜更史
 深時輒有白光運動而起連漫去天高可尺餘后
 人見之去為駭異及至其冢則青草生一徑無他
 異有好事者披草天至掘歸驗視地時暗滿其
 根依地懸一雞五粘稿曾不散散所尋者該地
 草已被人拔盡而夜光曾不稍減按此所
 墳也至元論術謂墳則混沌積聚若
 大光之狀大抵積屍之氣醱醒而成耳



明甫臨

因夢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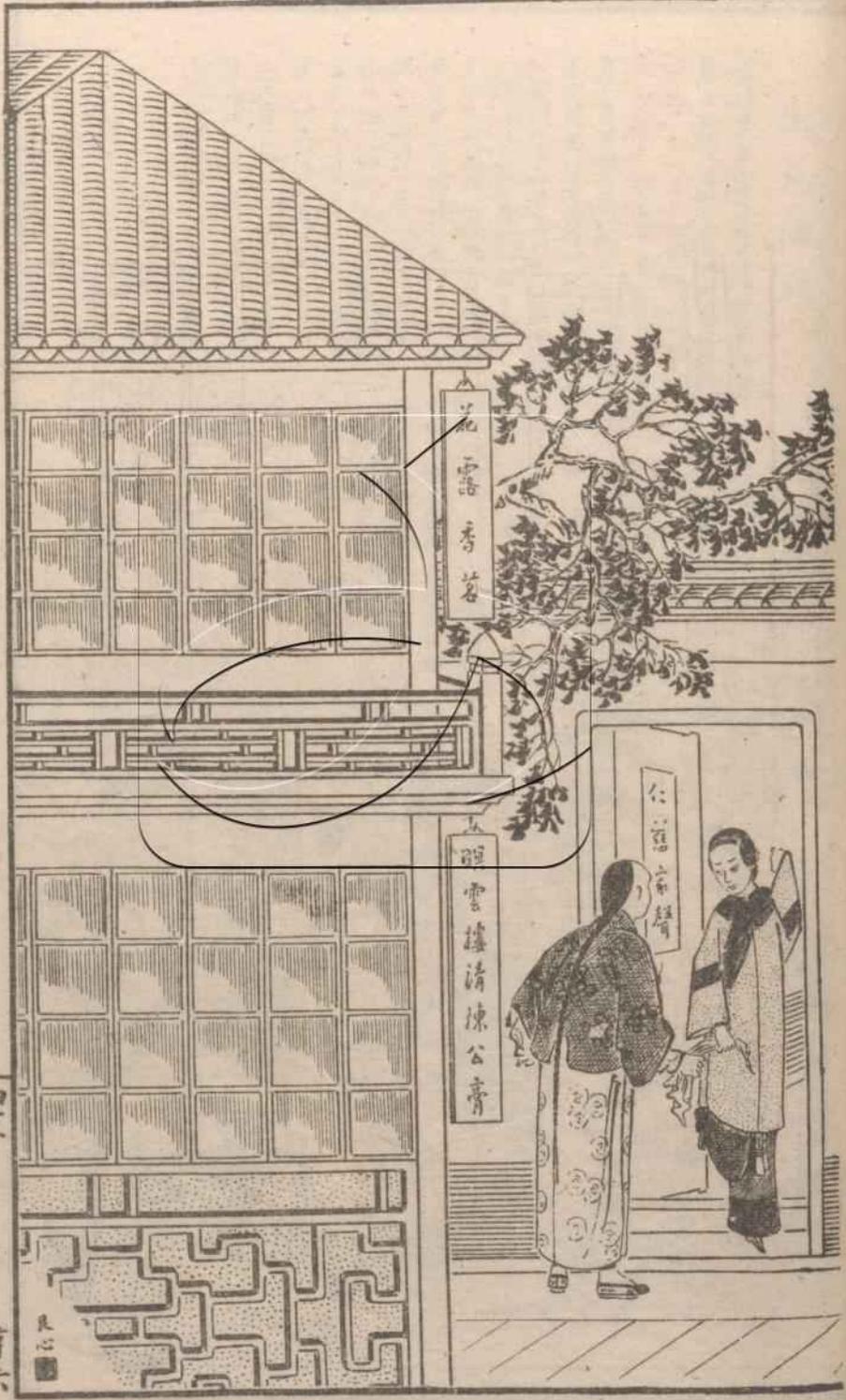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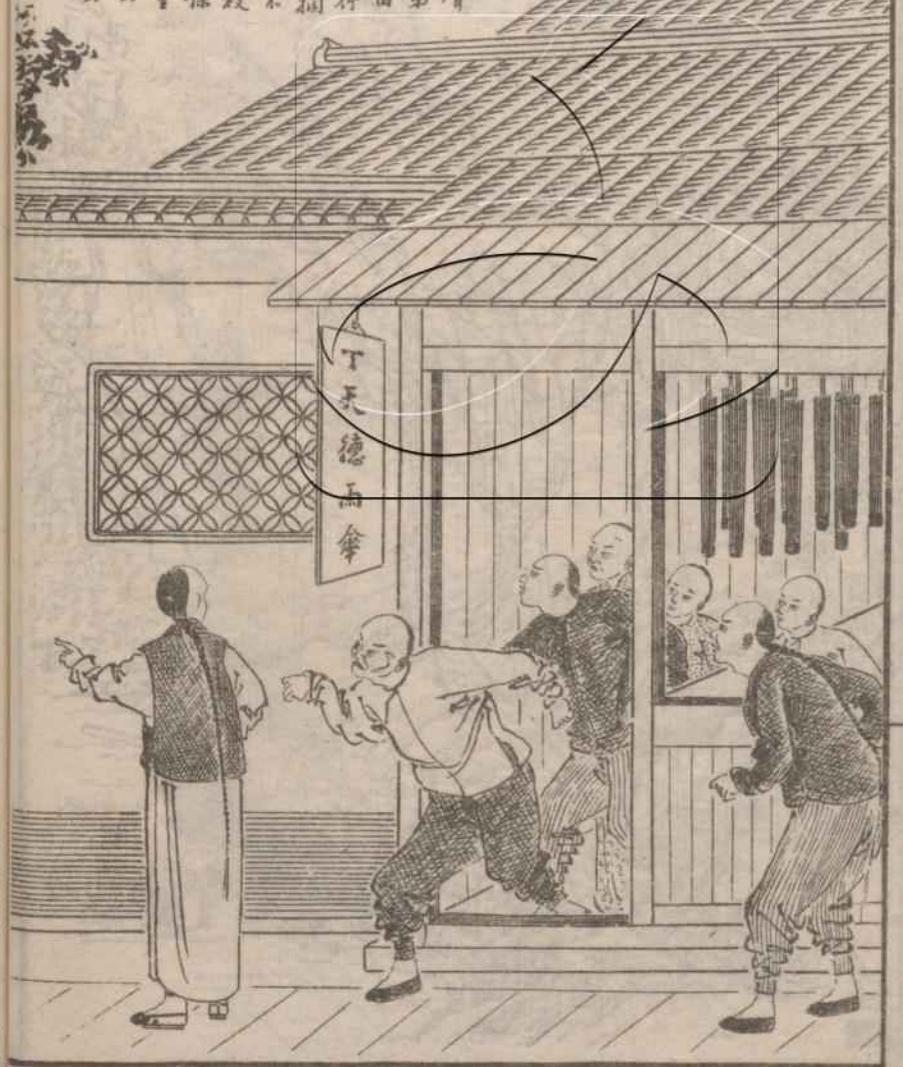
漢口武昌葛店東路里許有吳姓者
 子年十五父母雙故寄食於家忽夢一老翁
 黃袍白髮導往一宮指地示曰汝有銅劍一對
 書一部在此可掘而得之上有銅佛坐壓汝速
 取之白蓮也童子覺次日告其母持劍試之
 及往該宮掘未及尺果得銅佛一尊長八九寸
 下有書一部內多圖畫前有銅劍一對計重廿
 四斤寺居持歸其母家皆大驚異旋因其事
 宣洩未觀者甚眾事為童一孩長此間其心
 實奇哉年為其出外授軍而不知是何神
 異也



何元復

公子威風

吳郡會稽有江蘇候補通判沈某居焉其公子某素行狂放為道塗側目中秋夕偕友步月歸未至復龍街通園坊口某煙閣門首忽見對門有胡姓女幸姿律約楚人覓不覺色授魂愉上言調戲被欲奪其手怕以為美人之貽女不共相持聞靜人聞聲出視公子始釋手逆至該煙閣間燈過廳大言不慚聲恫喝致筋索觀之怒倉聚食多女弟二人不勝其憤遂將公子扭交地保由南路保甲向該巡區捕署請究不料行徑飲馬橋突有公子之弟平同亞僕獨截搶奪并將地保肆毆幸路人共抱不平羣起而攻不至被劫沈某聞之口予被羈押頑而傲聞道丁持函至將公子保釋及情別司馬將地保革革并予重咎荷以巨枷若公子犯事地方亦眾公子威風洵可畏哉然而該地保完矣



生死淵頭

漢鎮某甲富室也兒孫統統福壽
 雙全鄉黨咸羨莫不同聲稱羨日
 前為甲七十生辰大開筵筵以款嘉
 客凡共有交誼者皆以兕觥春酒介
 壽登臺其稍前體面者史棋枰拍同
 春因陵協頌等語以伸祝嘏一祝
 此常例也不料有某姓咸送到壽悻
 一幅為自來祝壽家別備畫面其
 文曰生死淵頭大書特書輝煌
 奪目甲不以為怪已竟欣喜欲
 狂令人懸挂中堂一時旁觀者
 注目凝視相共笑之以鼻說者
 謂世人多諱言死不知死生有命
 諱之何為徒進諛詞哉等語蓋
 士飯轉不如以惡語相加反為直
 捷痛快也故如某甲可謂達人
 知命如某咸可謂玩世不恭



生死淵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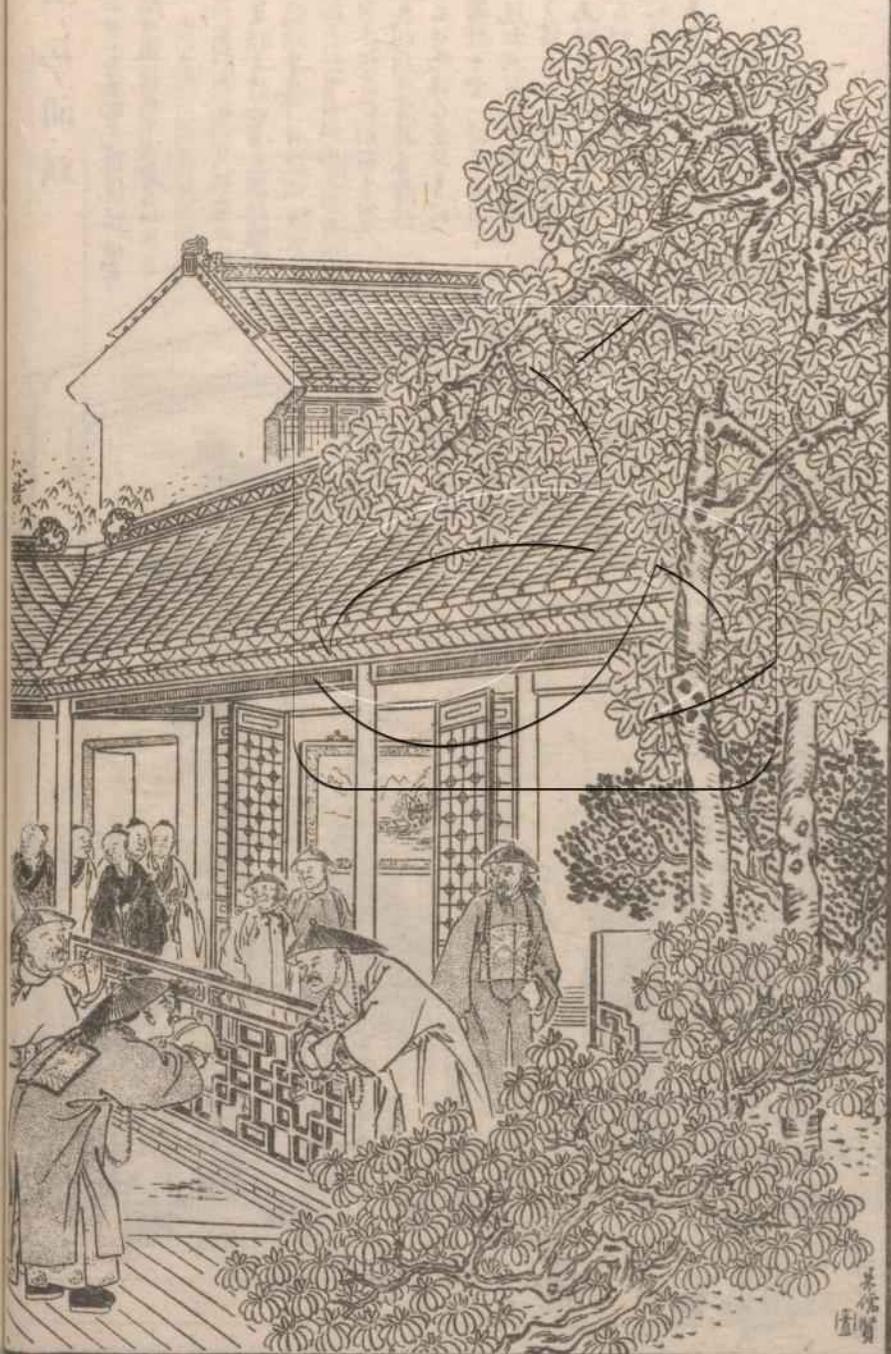
門外有人時

園中無事日



道士捐官

揚誠非柳巷有童子祠舊備道士
司善六月須俸全由運庫支給茲
聞道士某已徑運俗並納粟入官
俸日品項袍褂酬應士大夫之間
而童子祠者大運致缺及事為地方
紳士所聞稟請運憲辦理茲聞江
蓉新都轉已札委毛鹽尹傳驗該
道是何榮東如果屬實即令運出
另行招選說者謂道士曾濶罪狀
某當道故有此舉茲聞否耶選請
質一個中人也



鬼話哄官

某公館長隨劉
某平生最善說
鬼話一舉一動莫
不鬼話連篇一日王
人命其辦事又且誰
言騙漢事不小後
莊首程有殿主人怒
甚送縣懲辦縣官升
堂訊問曰好混帳汝
竟敢誑言欺騙主人
胆大包天極着市答一



千板劉某大呼求宥
官曰汝現在財主刻
在我面前說一語話
或可俾免若不能加
信皆責劉曰小的
鬼話蓋祖父傳有鬼
話譜一本目前無書
看何能妄造官命人
到伊家去取鬼話譜
未其人去而道通曰
伊妻云家中並無此
書官詰其故劉曰小
的家中實無此書係
老爺命說鬼話希圖
先打故道謝語拜官
遂一笑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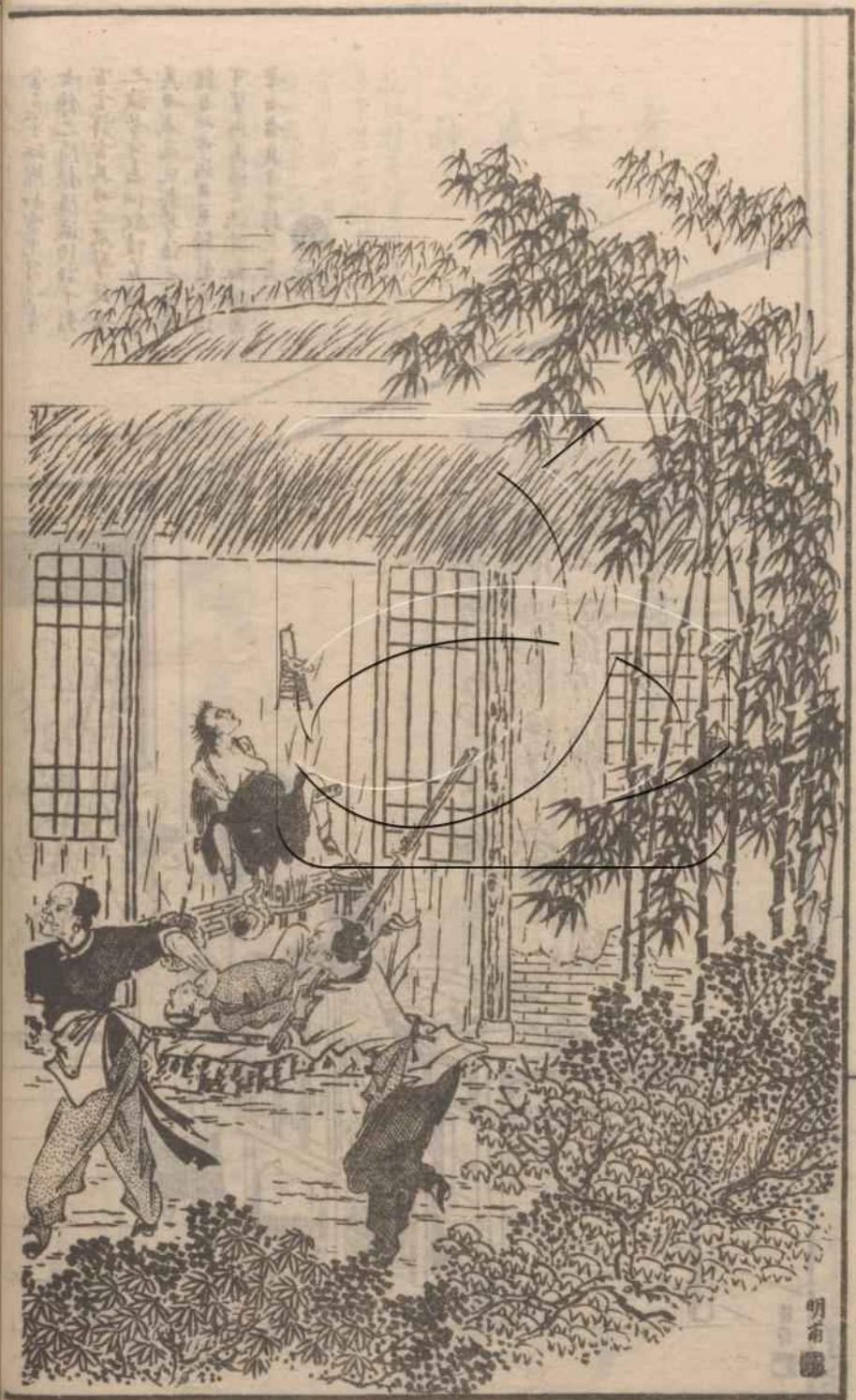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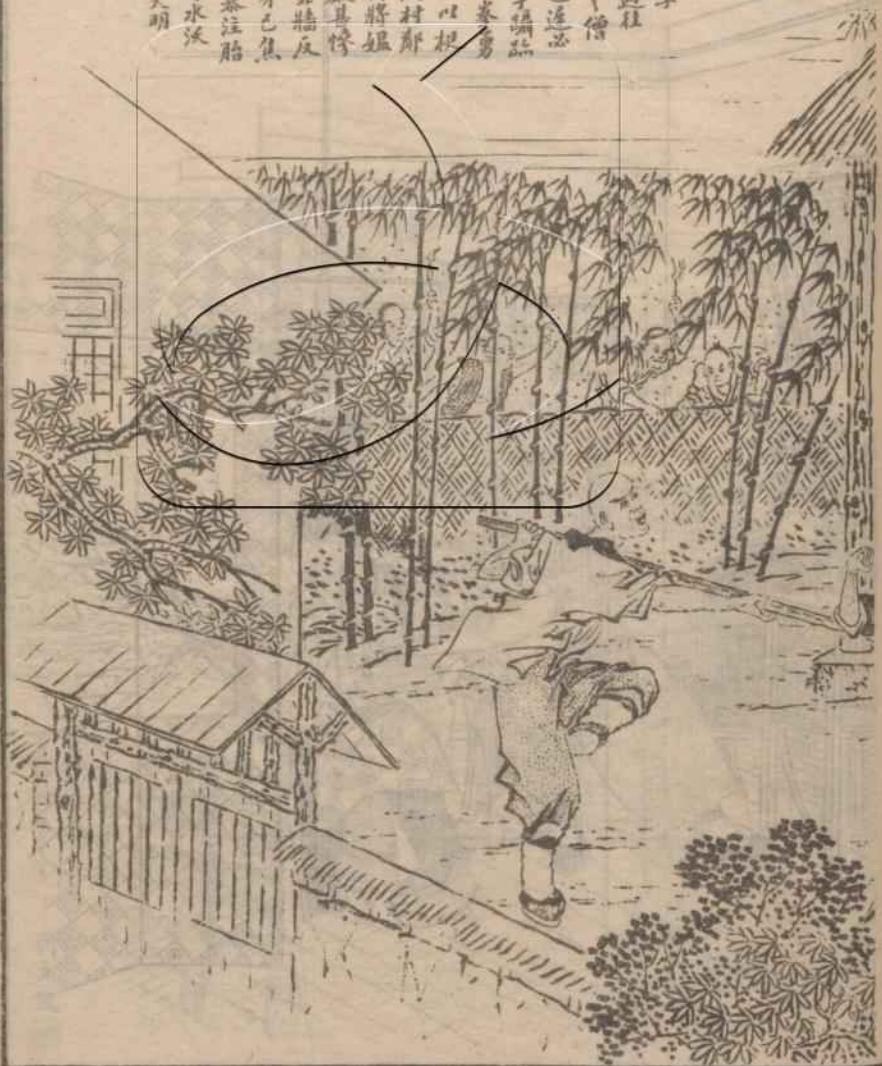
孝女感神

抗垣積善坊巷有邊氏孝女者年僅十餘齡順大人隨父官遊未漸其母惡疾纏綿病伍五載藥石罔效名醫云為之束手孝女倍兄嫂及妯娌躬侍湯藥歷久不依其父知病係宿世因果未能解擇所致乃廣作諸善事以求冥感幸餘病覺稍瘳而一種時感慘切之聲終未得減孝女傷心特甚每夜半跌捧神明求其代為哀求之知也今



妖人可怖

樂陵村民李某，婦某，性極
 將欲月息於傍晚時，至門外過二
 媼年約五十五，自稱王姓，姓姓將
 至戚家日暮求宿，李不納，因請其手
 以家無別室，讓榻共妻同宿，已則避往
 齋，識之僧，宿馬僧，問何來，其言：「僧
 願曰：尔婦其危矣，尔速返，或可救也，遂必
 有定事，遂一然歸，僧遂率其，敢才，歸品
 往之，比去門已高，叩：不應，僧故，日暮，勇
 頗極，接，遂，踰，垣，入，方，及，地，二，媼，並，出，以，棍
 拿，擊，僧，拿，棍，反，揮，之，且，揮，且，說，俄，而，村，鄰
 畢，集，僧，呼，曰：此，妖，人，也，亟，擒，之，勿，失，同，將，媼
 傳，住，見，手，皆，仆，地，上，室，內，燈，燈，說，其，傳
 衆，趨，入，見，近，牆，釘，二，木，李，婦，身，靠，牆，反
 傳，而，足，手，張，繫，木，上，火，燭，其，陰，半，身，已，焦
 婦，閉，目，號，痛，曰：但，求，速，死，言，次，陰，盡，妻，注，胎
 已，墮，急，解，其，縛，奄，奄，覺，矣，出，以，冷，水，沃
 李，面，表，大，始，甦，憤，甚，健，二，媼，無，完，膚，天，明
 送，諸，官，置，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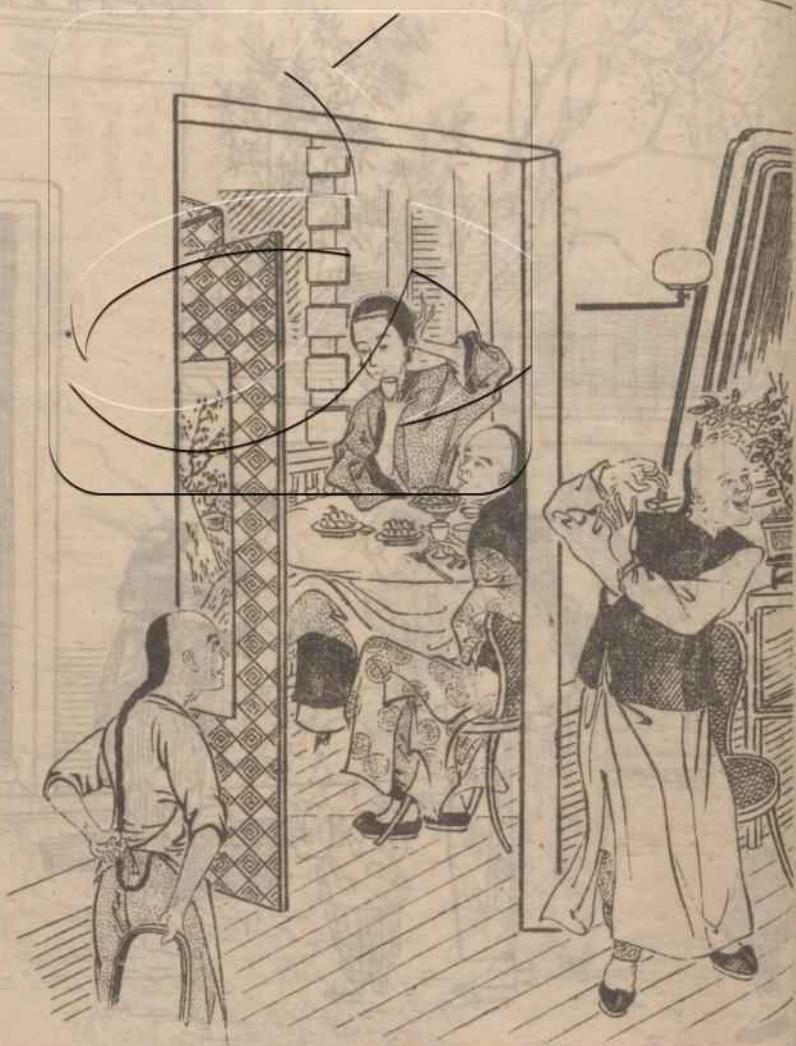


易妻貽笑

新正門紅橋左近某甲家本小康妻某氏素性淫蕩隔店某乙翩翩美少年也共甲妻有染甲不耐以一頂陳頭中壓倒頭角口詞日尋野蕪間幸窺乙妻美而體態靜雅通一對牀頭人店然互相掉換而甲口俱不知也中秋夕甲與極情逸遊乙妻至四馬路一品香去餐詎乙早携甲妻在其隔壁一間大齋杯盤狼藉極倚翠偎紅之樂適為某丙所見丙因共甲乙相識者為說異樣頗視之為甲所易物也

大抵謂何物狂且窺人春有定當推送捕房丙笑曰君試起視之各以老嫗相易俯觴尚不縮頭而欲乃公道破機聞使人皆知老元賭作焉耶乙女隔座而出現各見其妻掩面去慚曳尾而過

張四



指不若人

人之刑體本去同其有不
同者使詳其摩以爲奇矣
番馬豆鼓卷中有雲人子
沿門行乞其左右手是拍生
七指支離一珠則駢指或
曰此寒乞相也然吾見某者廉
是拍歧生其手各多生一指且
其三伏皆戰指而俱列賢書可見
人苟不安暴索技指固足以顯其
奇人若自甘下流技指轉通以刑
其醜彼以指不若人爲恥
者盡聲諸



卜宅德為鄰

并良心

犬識主人

法德領事曰淳春君失去洋犬一頭法捕房飭探帶同
探野不投查緝嗣悉此犬性極馴良能解人意白君至
外洋以五十金購來履犬兩名當心察卷之前日忽然是失
捕頭飭探四家尋訪迄無蹤影日昨白君聞騎款段至街
間游玩忽見此犬正在水旁西窺即呼其名犬聞呼至一
見主人似不獲欣喜者白君於獲拱壁即帶回不嘗仍
令狗夫留心飼養狗歸原主不負素日養養之恩凡
世之督主而過者是真犬之不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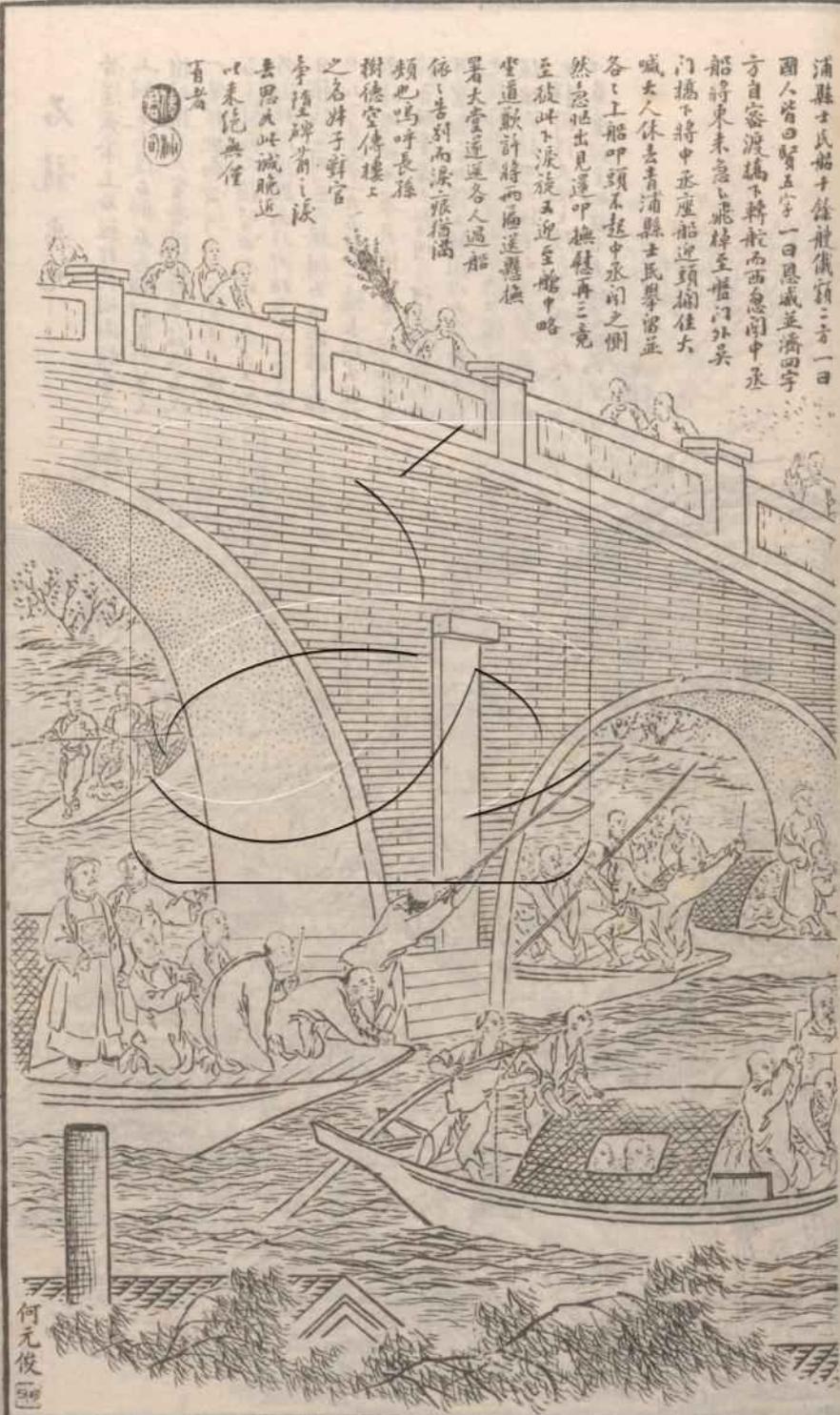


攀留任話

蘇撫趙展
如中丞之
去任也各府
縣士民攀留
皆駕舟繫
送衙額牌
會之人中丞一概
辭謝不收惟江寧
兩縣士民一千五六
百人強持回傘插置大堂并釘
額一方不願而去初六日已刻
中丞由看門解纜而南遇有青



浦縣士民船十餘艘儀額一方一日
國人皆曰賢士民一日恩威並濟四字
方自密渡橋下轉航而西急閉中丞
船將東未急飛棹至看門外吳
門橋下將中丞座船迎頭擱住大
喊女人休去浦縣士民攀留並
各上船叩頭不起中丞聞之惻
然恻怛出見還叩換鞋再三竟
至被此下淚旋又迎至船中略
坐道歎許將而西送懸楹
署大堂遙送各人過船
依告別而淚痕猶滿
頻也嗚呼長孫
樹德空傳樓上
之名姓于對官
李璽碑前淚
去思成此誠晚近
以來絕無僅
有者



石龍出見

昔漢武帝立石麒麟昆明湖頗費人工嗣是而後石獅石馬雕刻成形莫不惟妙惟肖又嘗魯濟河時嘗談云石人一隻眼眺動黃河天下反先為一識如石之能成人物皆由人巧非屬天工也乃湖北漢陽縣為北街柏泉山一帶其前日鐵路公司蓋人採辦石地時係在該山下見土中有石龍一條長約丈餘頭角嶙峋中畢具脚人見之疑其殊甚疑有祥事者大聲呵斥謂此係害物不可害動令即停工嗣以此山乃黃金樓之祖塚故由黃姓出為阻止遂不能再採按石龍世不徒見大抵其石並石麟之類同得天地之精氣生成自然非可以尋常視之也茲一出現果何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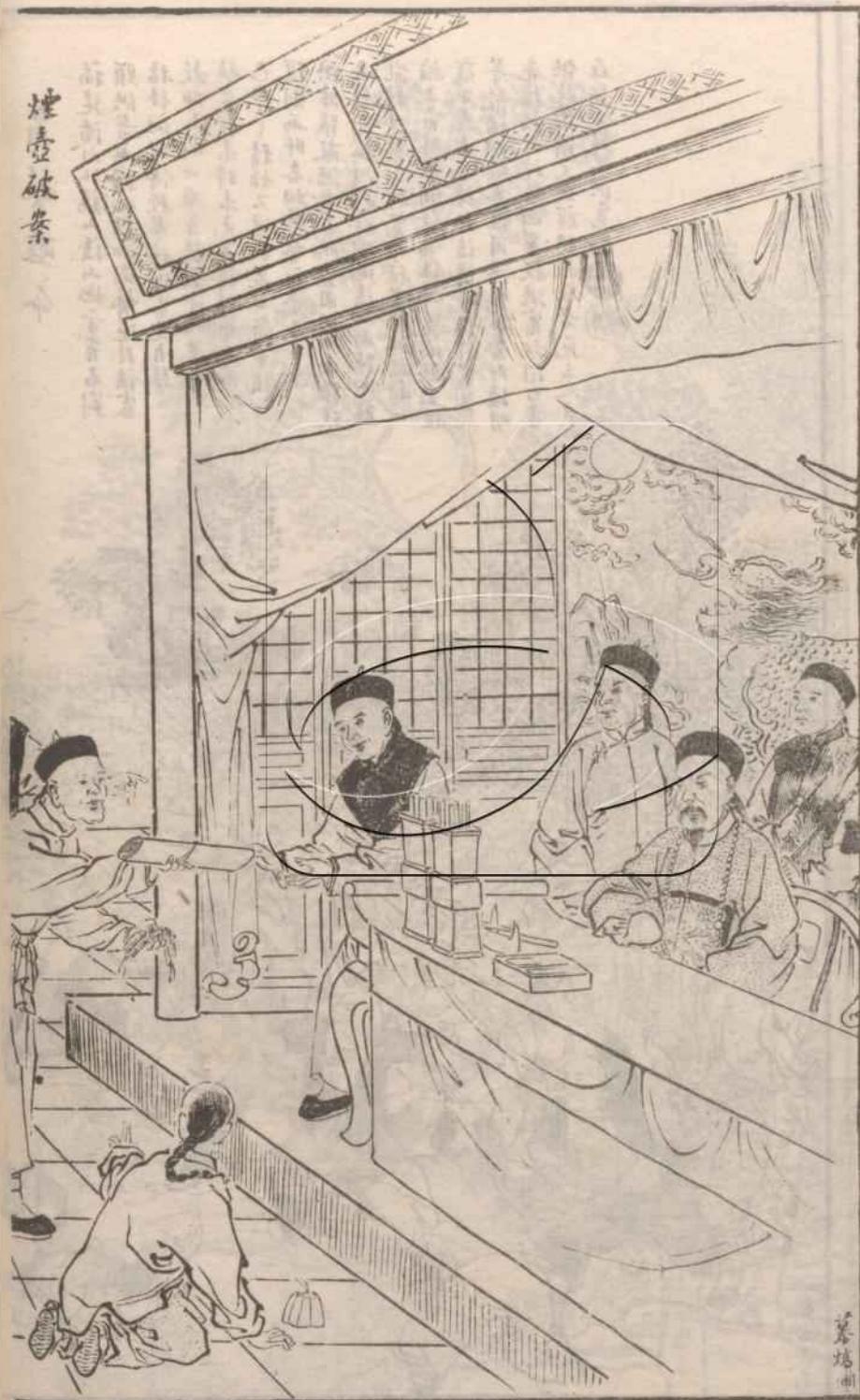


不用藝釀命

福建潘門外鷄山後山地方有名利
頭洪若無賴也粗知武藝遊於該處
招徒開賭傳授拳棒近嘗先有保
教師六人一厥有徒數十人平日
徒眾往來時未免各誇師藝之高
已學之精始不過徒眾口角爭強
僅則兩師各相較較証交手之下
洪非張敵洪竟不敵突用利刃向張砍
去劈開腦門頓時倒地後又向張小腹
亂刺以致立時斃命徒眾見師被殺一
擁上前將洪捆住馮保押送閩縣呈控
寇子春去令據報後隨帶伴作書及人
等誰相驗委係因傷斃命當即填明
屍格飭即棺殮回署提洪審訊問已書
供收某備文出詳想殺人者死三尺長
在斯不能為洪寬也



煙臺破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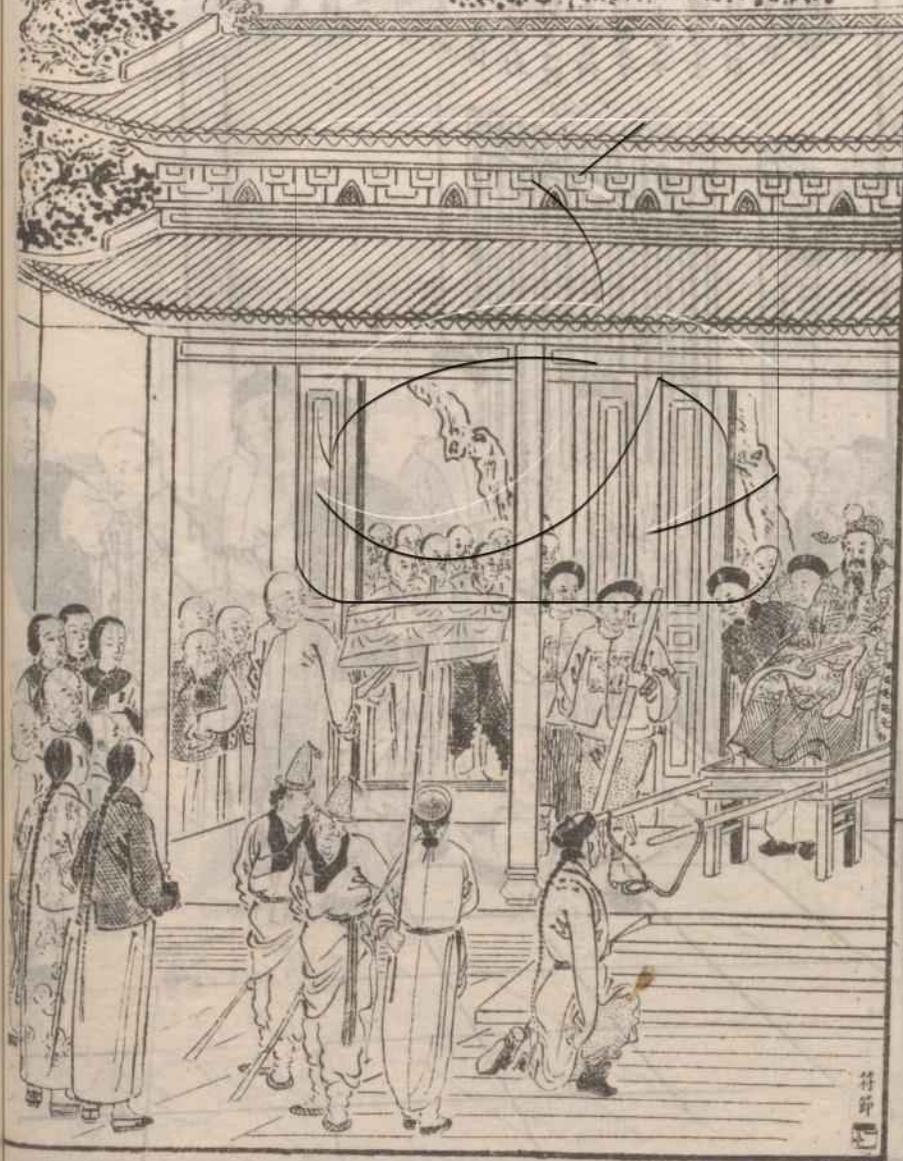
葉瑞圖

通州街山某中二面母病
 措資入城購藥當先好道
 願得當一足此嗜惠一竟
 將市其餘錢道忘德藥舖
 內及和質後市社律舖對不
 認兩相子執官閣工休通州專
 一取直利喇喇而思專諸情急命
 將街民共舖對一併帶回井堂
 所訊先論舖對此事既無憑其
 為街民因許無疑汝可起工舖
 夥欲回國查嗜專煙取查嗅吸
 為直利所見今所呈圖謂州亦有
 此件仍左持赴內堂比較優劣一而
 付街民至業中一室常煩碎之事約
 一時許忽見該差將布錢取至蓋直利
 以煙膏為信令其持往取物也舖對至此性
 逾美色直利去怒謂原販具至尔有何
 弊姑念生意中人顏面仗關罰銀五十
 兩並所取布錢仍交街民俾奉考母
 葉源結按此等案件一動般色使索
 然無味令直利以煙查為概括游哉
 中員有巧思昨晚進時一財有手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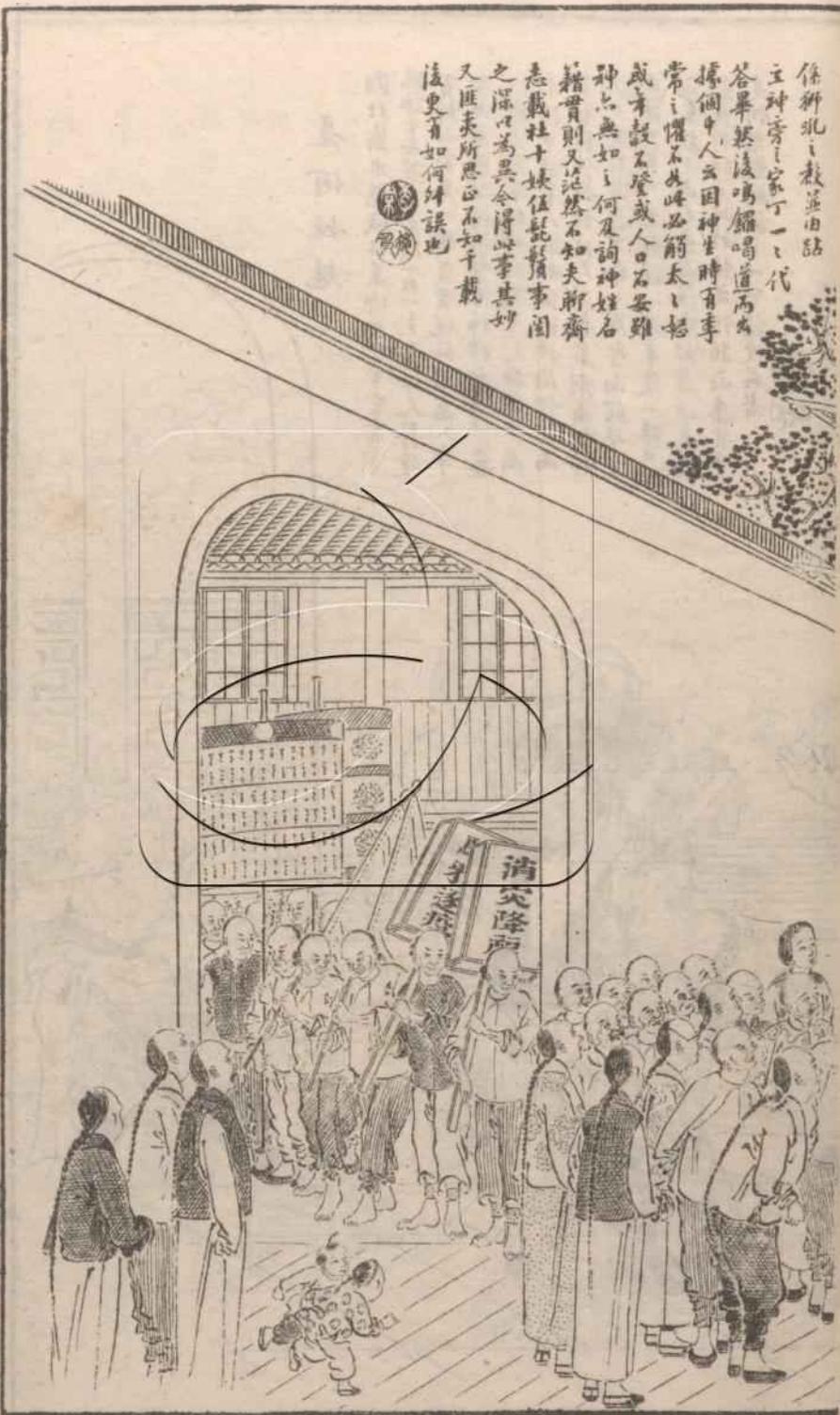


媚神笑柄

中浦之南有白沙廟
廟為向林奉賢
縣管轄廟祀男女
像各一男則成淫女
即俗所稱城淫太者是
終年者煙冷落無人過問
惟至十月二十四日相傳為
神出巡之期近村居民
咸詣廟敬謹將事一
切升堂點卯共泥池
三茅會無或少異所異
者當崇係出廟時家戶
杯作刑似家丁者馳赴
與前侍太一命向神
稟白曉之某子言時



係新祀之教並由誌
主神旁之家丁一二代
答畢然後鳴鑼唱道而
據個中人云因神生時有李
常之懼不共此必爾太一始
成亦設不登或人口不安雖
神之無如之何及詢神姓名
籍貫則又茫然不知夫所齊
志載杜十娘位髭鬚事固
之深可為異今得此李其妙
又匪夫所思正不知千載
後史者如何辨誤也



是何妖魅

湖北蕪水縣城外某街村某甲家有室
 觀諷善安葬莊出殯女前一夕更深人靜時
 有稱女突見一婦道首從外來急入孝
 堂內用手臂棺形勢可怖稱女該呼家
 人齊至近前將婦拘獲幸棺雖開尸尚
 未損甲共家人將婦捆縛拘問但笑而
 不答疑係妖婦比即送縣嚴刑審訊婦
 仍大笑聲詭異令人取印向頭擊之
 忽然不見只見骷髏一具牛皮一張共
 無家鷄毛而已先是該街村屢次失雞
 毫無形跡至此始悟為怪物所祟究竟
 是何鬼魅聊誌一二實諸怪異者



骨月奇

達

妓女張秀實，籍隸江北，幼年被匪誘拐至滬，賣入妓院為娼。年未破，衣香滿某封翁出資，納為小星入門。後頗寵愛，未幾，生一男，孩孩，因孩孩時患疾，病弱，藥無效，由女親詣各廟求神庇保，平安益已全愈。於上月某日，乘馬早至虹廟，竟忽出門，後見路隅，有白髮垢頰，而善一時心動，喚令詢問，知係同鄉流落，至中因令雇車帶回，細察姓名，克即女之親母，蓋娘自失，女後復遭水荒，夫婦未脫，販運雜貨，河中飽食，得相，真為仇天之幸，刻刻封翁因愛女之故，特邀親友，擬生某酒。

館前是度，實至在
貓兒戲，傾錦書歡
事後高欲，至各廟
助匾，用答神麻，一時聞
者咸傳，為佳話云



狸奴救主

杭垣某院前有陳某者寓浙多年
子身就縣衙小廝居嘗無常心
不知其何家人也性喜狸奴隨
身行李外蓄貓一頭已食則
食已臥則臥視以子女而猫
亦善解人意依之不違某
某忽患痢劇甚有友携煙具
來為其吸食某領之即吸數口友
去而某心神倦假寐詎料煙煙未
息一轉側間衣袖被火焦灼頃刻
矣上直上延及蚊帳某尚熟眠不知
貓思跳上某面以舌舐之某始驚醒
而鄰家亦聞聲而急得以救息不
致成災噫如此貓者何知恩報恩
如是也



明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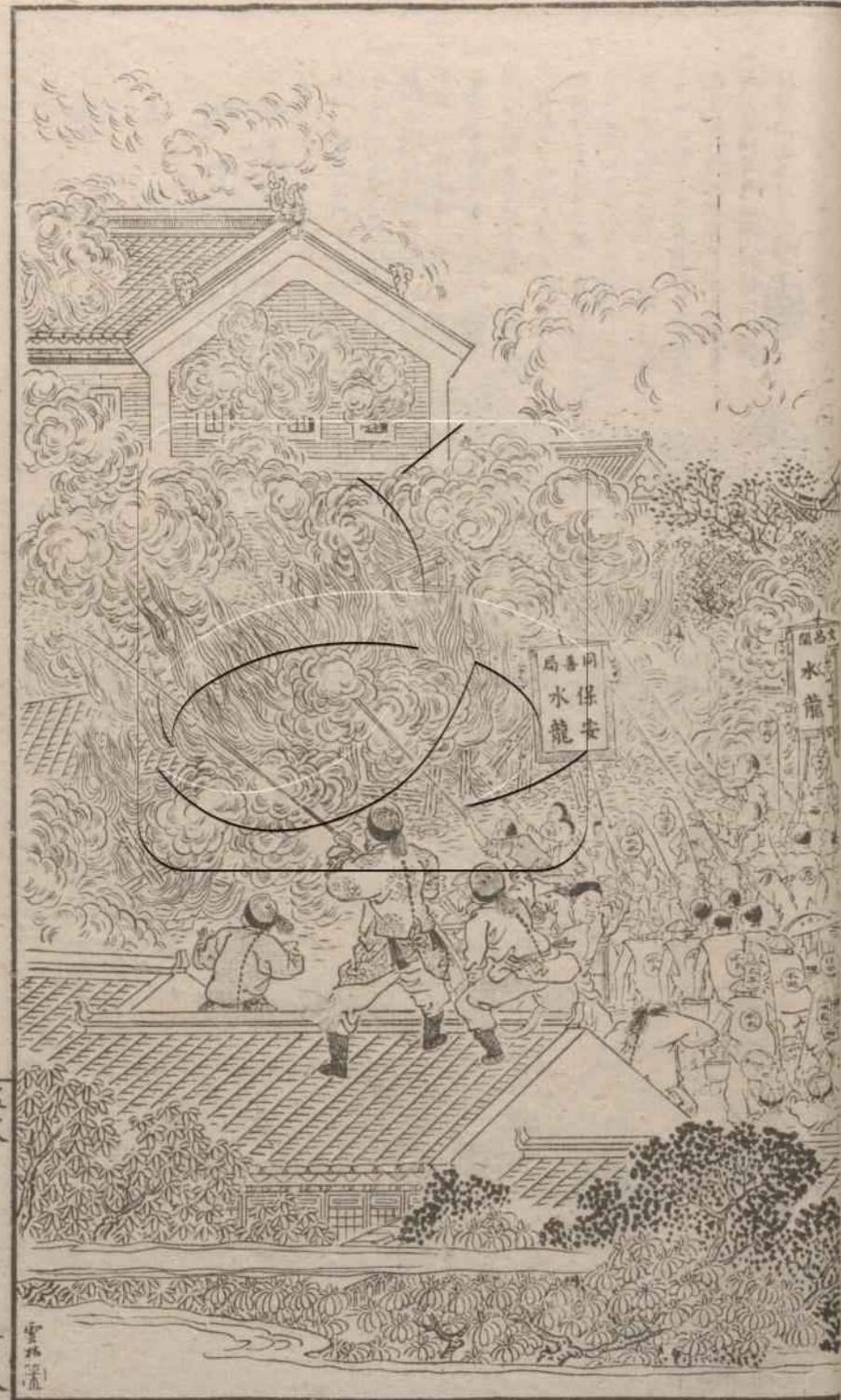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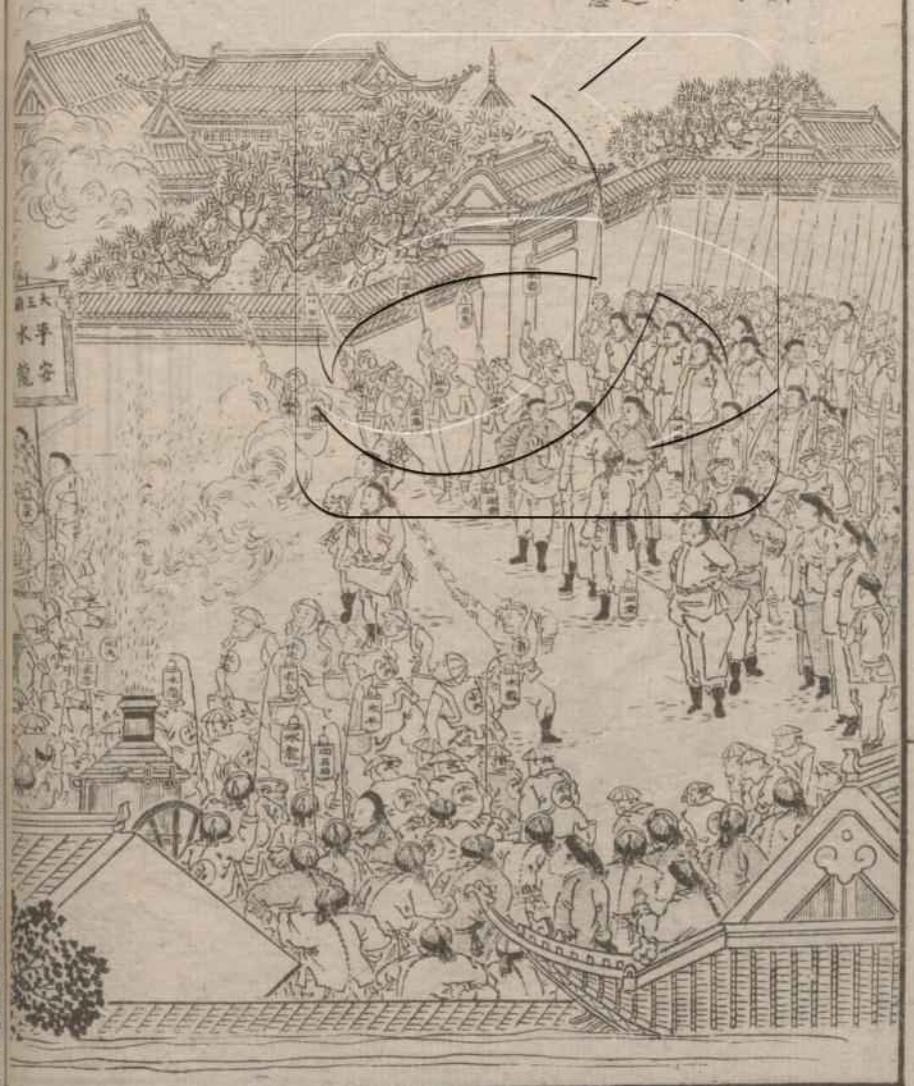
紙灰化蝶

紙灰化蝶白湖
蝶此社工部詩也不
謂今日竟有身歷
其境者京師有使
二者盛姓家危亡也
一乃偶食松酌滿三下始歇
言歸往玉城樓廟前解鞋
連離見蝴蝶一雙從廟中飛
舞而出新翅翩翩其意甚遠致
暗思秋深及解相生通徑何未望
身入莊周夢境耶樓前橫柱羅其一審之乃
逆項所撒之紙錢也元氣皆球或汗出所解
意若回家定其紙錢交作自此染病不起問者皆
說為異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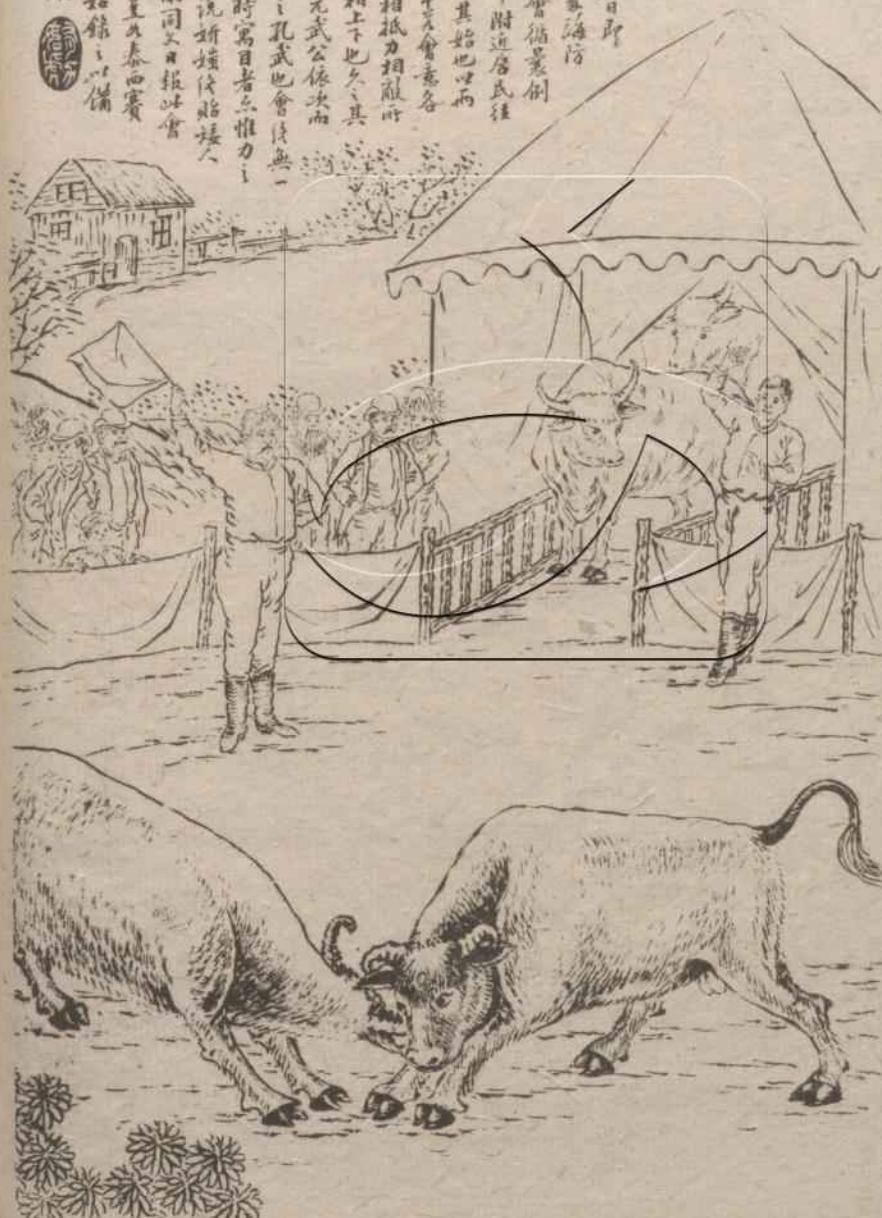
禁城失火

宣統禁城東安門內南池子御藥房隔壁官所莊九月初五日十刻洗其起火幸他官弁營城內各臨水會飛馳而至步軍統領三堂夫人亦陸續駕臨見火勢心熾而是官甚大內 營官接獲僅隔一牆禁垣之東南角樓又復相對咫尺勢甚危急署步軍統領左堂河大人克丹親登屋脊執激桶噴引水救火故官弁人等皆復強躍注事俄而封城各水會齊至奮力洗澆四疎神始不得逞所欲為至中刻始漸熄滅共計焚燬房屋二十間有零係恭親王進內換衣室 御藥房幸保無恙諸王大臣有在該官署存放衣物者盡付一炬當大燄時東安門外大街人聲鼎沸車馬阻擱李蔚相乘朝馬飛奔入內雙龍精神不減時首此外王公大臣聞警趨至者不勝枚舉皆係不熄始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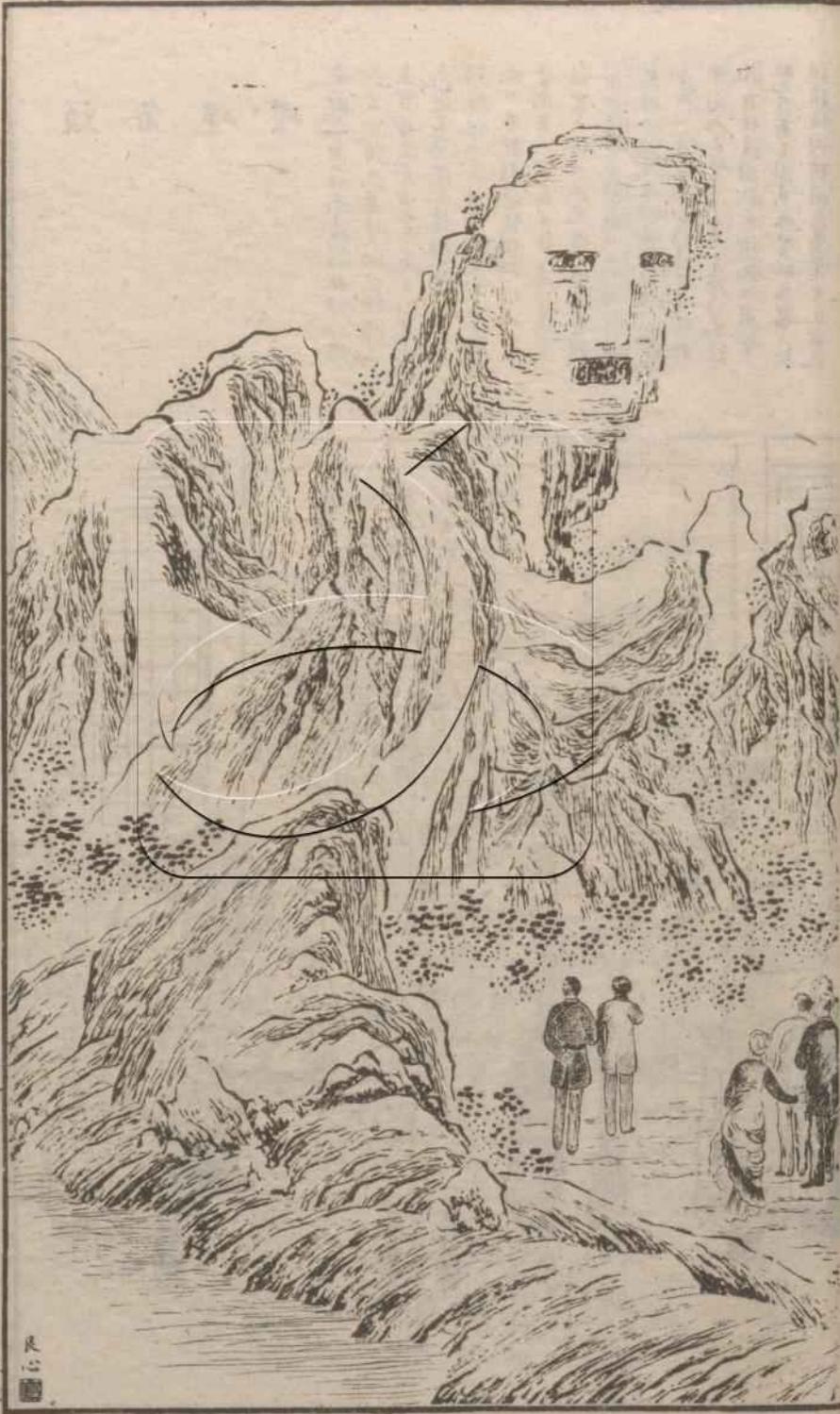
塗山鬥牛

西曆本年九月初五日即
 越南八月初十日德家海防
 塗山社舉行鬥牛會循舊例
 也是日鬥者共有八牛附近居民
 觀者肩相摩趾相錯其始也四
 牛出一人取旗一牛先會意各
 奮神勇大吼而前角相抵力相敵所
 謂洶武且力者固不相上下也久之其
 一不敵奔而逃其後元武公依此而
 出然皆不及前二君之孔武也會後無一
 得能者推其場上一時寓目者亦惟力之
 強弱是現固非隨人說妍媸也始接人
 者潘矣也以上見安南同文日報此會
 之設不知何所取義豈以泰西賽
 馬之舉相習成風歟姑錄之以備
 採風問俗者之一助



頭石成魔

美國卡那達省亞歷鐵利附近地某
 山上有一大怪石畧具耳目口鼻形人
 面土人呼之為惡魔頭據云昔有土人
 之祖段後其首領化為此石之高二
 十尺濶二十一尺厚十八尺中有金塊
 係土人所納為神拜之據說近有某
 礦師行險該處徘徊審視據言此中
 藏有礦質甚多不知確否按惡魔言古
 以石作磨梁武帝改以鬼蓋野鬼也
 今以人頭化威其說于夫惡生公說
 法頭石為一點頭天子事不可思
 議者往之為理之所無而為情之所
 有正不必以後世刻畫日精概日石人
 為雕琢而成也



頭 角 崢 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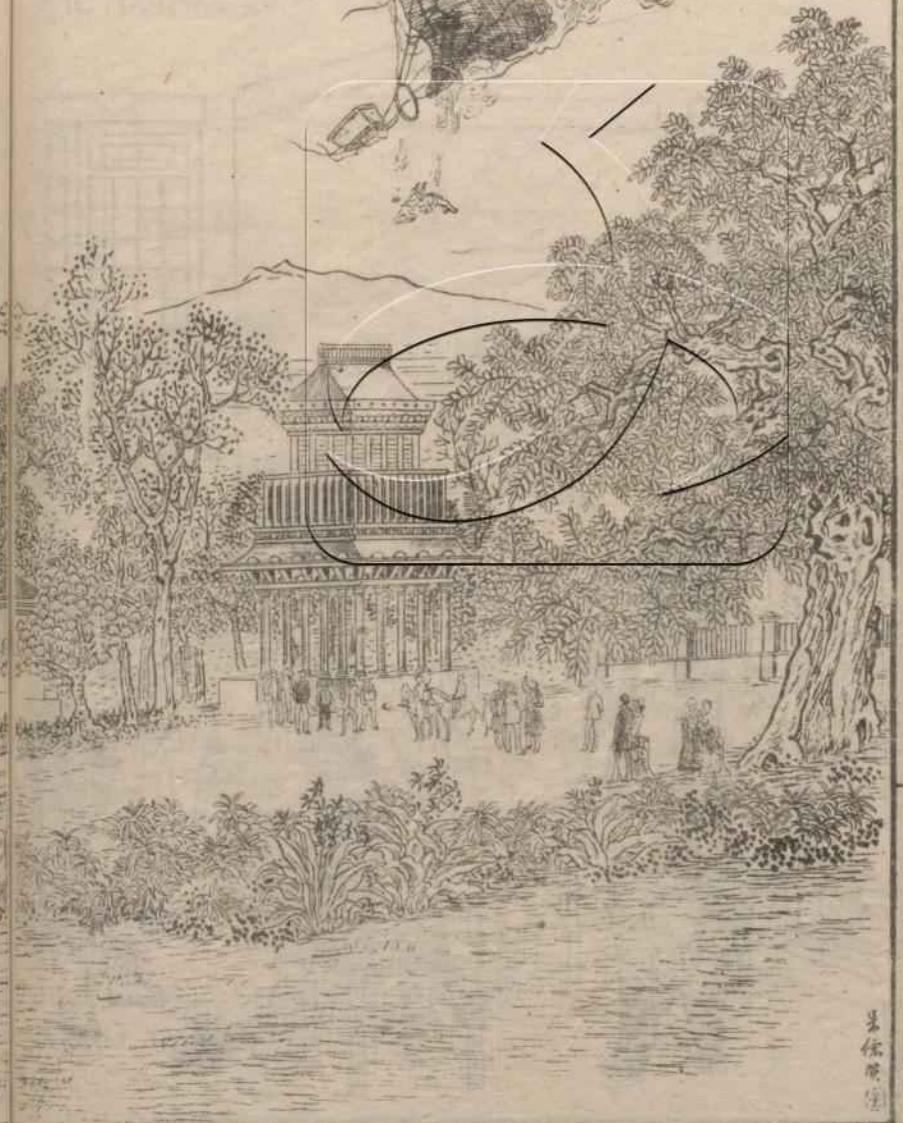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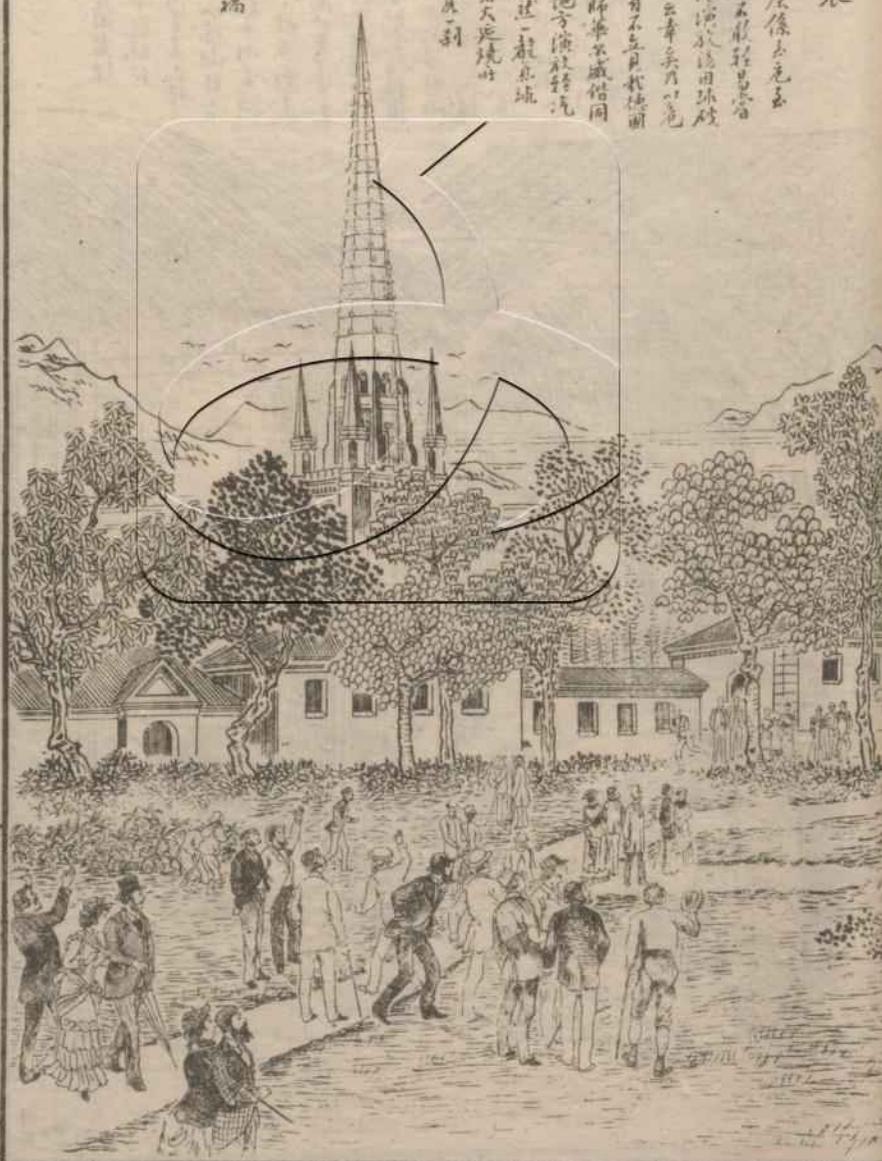
安徽宣州府南陵縣社神八蜡廟左近仰氏某甲向以耕種為生事母至孝甲年逾六旬其妻亦逾不惑遂未懷妊忽於去年碩腹使一至仲秋居息生子方面大身貌頗英俊惟顛門兩旁生肉角一對長寸許綿軟無骨該當土俗於洗兒後須剪去臍帶然後上床時適人家忘却剪之所在詎兒不但不啼且於盆中開口曰剪刀掛在門後不必慌張甲聞而去尋得果在門後以爲怪物急往後園欲尋鐵錫以開擊擊斃乃甫至園見所擊錫架一松挑枯枝同時聞震蒼蒼香氣飄風

甲大奇遂不違身御連日於家者老若曰此吉兆也宜報官甲從其言老曾孫實九夫令潤報即備典史城汛各官分路查止驗者屬實各賞番佛四尊以助湯餅之費一時觀者達萬之眾云



氣球炸裂

氣球乘風而行渡海至直上原係亦危至
 險之事故非胆大心勇者每不敢輕試也
 試前者西人曾遊海至香港欲以此球破
 險之球僅成殘廢不致殞命云云幸矣乃危
 險之球而於海之行其禍有不可見於德爾
 和室京城某日晚間有著名球師華某威借同
 機師師拿必二人至居不其地地方演技時
 燈之氣球高去一百萬當忽破球一氣球
 懸燈之客急避炸裂球身著天延燒時
 乘一盤盤其球者亦此球天旋地
 那間球自空中旋歸而下仍
 苦痛唐不其福左近地方
 眾拉視一則見二人面目
 焦爛血肉模糊已不可救
 藥矣聞此其故係球
 燈之氣球風工突逆聲此禍
 亦可憐矣



名花任俠

本學有妓女洪文三因李三因者煙
 袋中翹楚也前日乘馬車半徑馳行
 樂道路而北街瞥見此屋內有某氏婦
 身穿錦素領一老婦女郎口操湖北音
 嚶嚶似石覺則收停車散步向前問
 技藝方夫故與無負債業一難進難支
 欲將此女作抵令令離去所是以燕窩中未
 耳洪等語小債主何人答稱金姓洪口得
 非某一人乎氏曰然洪等知金係相識
 者遂許其之輪旋各贈洋十元撫慰而
 去越日洪某進金至某茶館問代為復類
 金曰片言先出自美人還印慨然允諾
 並將某氏女認為螟蛉俾得日某同願一
 切噫人心不古清海成風跡財成感一
 事非之徒看中爾不可多得況中爾乎
 乃不謂其青樓中見之且能始信成金
 解囊相贈日之曰侯夫何愧哉



符野



臺

基

流上臺基是稱棋市象

非也世或名往一再著名一客

通商皆知而捕房已探云開閱見

者此何故耶乃有日英馬路中忽

聞鐘聲鐘延大呼曰游街者去矣街

者去矣及諦觀一見一婦年過四十

管堆實和帶托出街頭喪氣滿面而

導一小荷上言臺基游街四字語有

從押一以仔不知何婦僅聞臺基一

徑為立漁明府訪獲女當堂定列令

游街致有此舉予不其咄其夫曰是

婦之不幸耳不其問設臺基者多矣

以明目陽胆善名知二馬路之委

客糖店時既久而反安其無恙也

嗚呼



猪 鬃

此物南河之洋三國地方居民皆慶安
 婦某氏引令其生有一鬃頭為時定月
 前降因五而工作其婦道之借得時男孩
 傅置榻于法家為陸苦惱之所有猪
 一頭曾於夏間買來不料無人之際竟
 至榻旁將孩兩臂咬去遂陸婦悲
 思而臥三日呼婦回無其孩已氣絕陸婦
 掘內各猪書行殺免藉以洩忿嗚呼
 苦猪不肖常事乃竟有此意外是豈
 生完解斯法令人說其不置也



大 頭 娘 寶

廣東十一甫地方有能產福姓者一姓年
 甫三而於頭去此年一日僕婢輩抱一男其
 尊兒嬉戲一而洋人偶過其前請視之久極
 華語謂之曰此女孩也極極之無用吾有此我
 當割以三千金向完此何謂曰此兒頭內有一
 生眉能翻出之可謂是奇名曰完此眉實
 出洋船上雖遇風浪滔天船自手操惟兒死
 則老實其僕婢曰吾其主其主却之護女也
 廿七八歲而後不知該而洋人之言果有
 驗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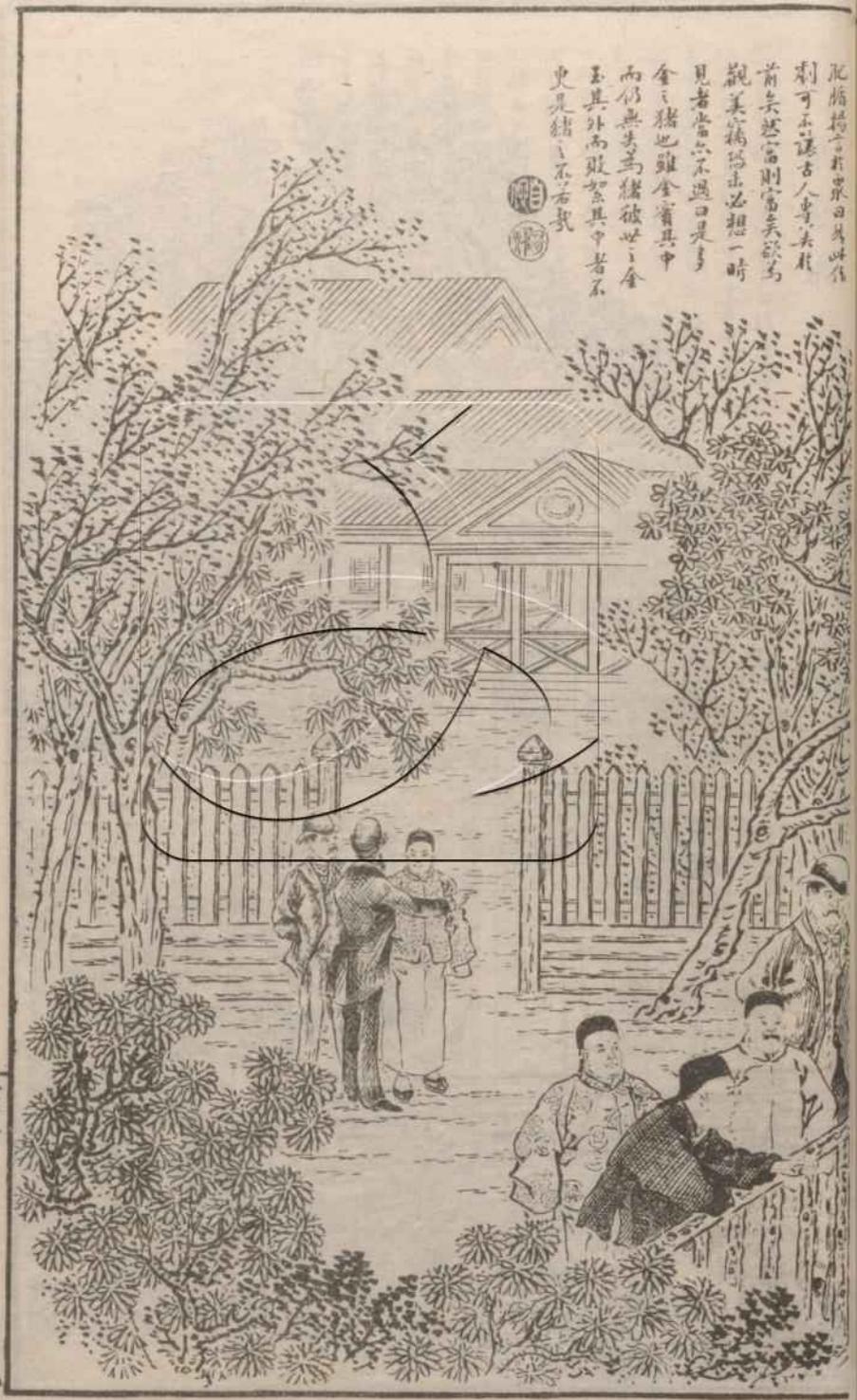
金猪炫富

新舊金山為產金之區昔昔賦時曾有振地得金者見金堆積如山欣喜欲狂百字一換取其肉為下酒物剔其骨為糞田料乃將金箔滿貯綠皮之中能細牢固無針線痕主其法於網入廣眾之中網以生以示誇耀一時亦富千言莫談真莫莫之京矣近聞新金山振裁有礦工新開一則言其工人有一剛脫公無端是就適值金日暢旺一時工人景仰遂願乞彼前人所為將猪皮割下實以金箔按法粘生時尤為

肥猪持之於中取日以此作刺可示謀古人事其於前矣然二則富夫欲為觀美其稿焉未必想一時見者當亦不過曰是多金之猪也雖全實其中而仍無美焉猪彼世之金玉其外而敗如其中者不更足猪之不若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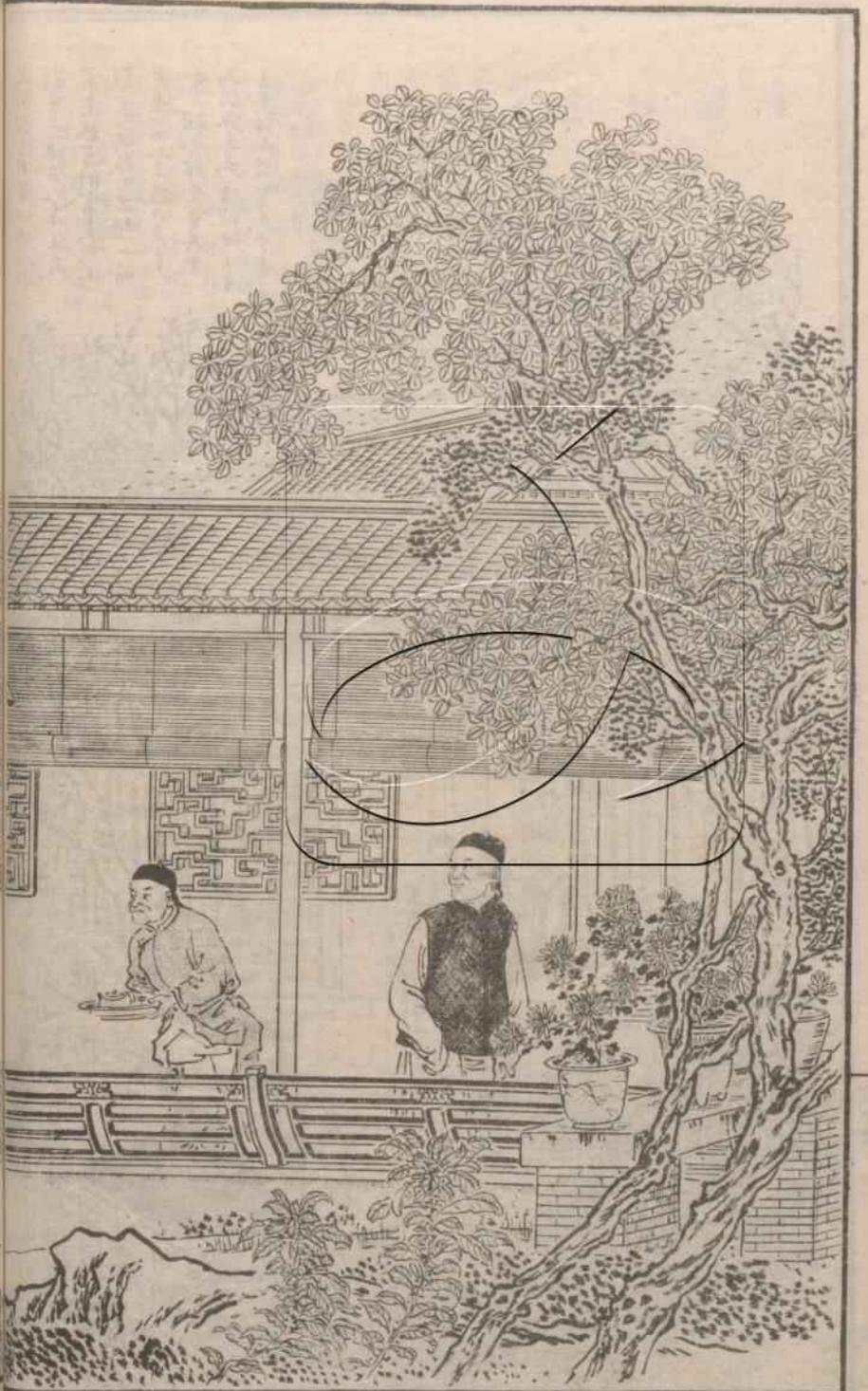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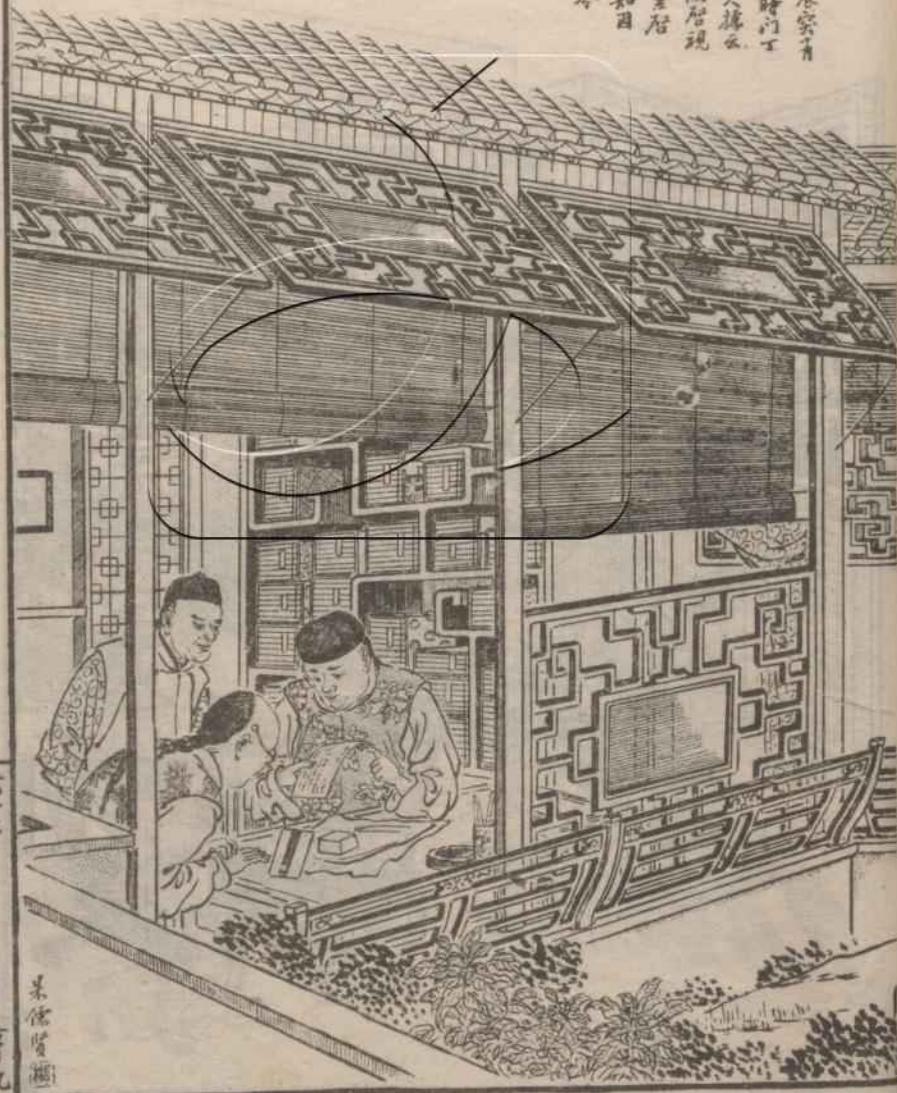


何元俊



交印奇談

客有來自皖中者言及某日清晨突有
人携一小包置諸藩署門下當斯時門下
某甲尚未起床後見是物詢之閩人據云
物由某吏解交某令已去矣門下其兩層
則見五河縣典史於記一方外有重唇
一併大署謂五河典史姓許字不知因
何事撤省署中向有津貼被縣令
扣除在任時碍於堂前之而未便
向索前用交卸日期遂向堂令
索取縣尊正其後就口而亮
無尊卑在署無可以何祇
得將印携帶去者交代
云一晤是官播之異
聞也



歸萬里

昔有西國志士名難仙者性
好奇往探極遠其妻在家
盼望携鶴而去不使信書証
其妻某氏久待園中不得音
耗朝占鵲噪夕下燈展心不
知冰海雪山飄泊何所而死
生安死亦實事難道也一
日正在尋思突聞樓窗有羽
翼聲某氏推窗視之則見
其夫帶鶴歸急已跪回鶴
見女主似曾相識即作飛鳥
依人之勢投入懷中某喜極
之見是問聲有言既乃夫之
平安家報也始知其夫已到



明前

杜極不寬喜極欲狂蓋事隔
三年零三月而此鶴仍解飛
回故里可謂靈矣現自北美
合眾國博覽會司海軍造
船廠威富海軍戰時所用
傳書鶴訓練有致擇日試驗
竟無一鶴誤飛他家是鶴不
獨能傳家書且能通軍報切
用昭彰不亦靈而且捷乎



換和駭聞

蘇坦獅子口前看湖北人買得先
親指這園許一乘僅元和縣手
紫徽士合提業研訊先轉通
風報信一某矮子杖責八百
下衙門二號本知若該家
示眾三差復以該矮子亮
無使費運令指坐出房治
之自此如夫重某等奸奸

陰德代換一轉如何先
矮子謂言七喜稱謝不已
矮差等即將舊物脫去
僅百四五取到斯初一兩
夫而且厚重約百十餘兩
喝令攔入矮子一見此驚
登即哀啼求饒蒙差若不
由分說強拖硬拽其應捕在
如虎擒羊主將如頭顱於
聚入搜以去竟該矮子雖
咎由自取然該差之蛇蝎其
心上下其手竟敢施以非省
會地真令人望而生怖矣

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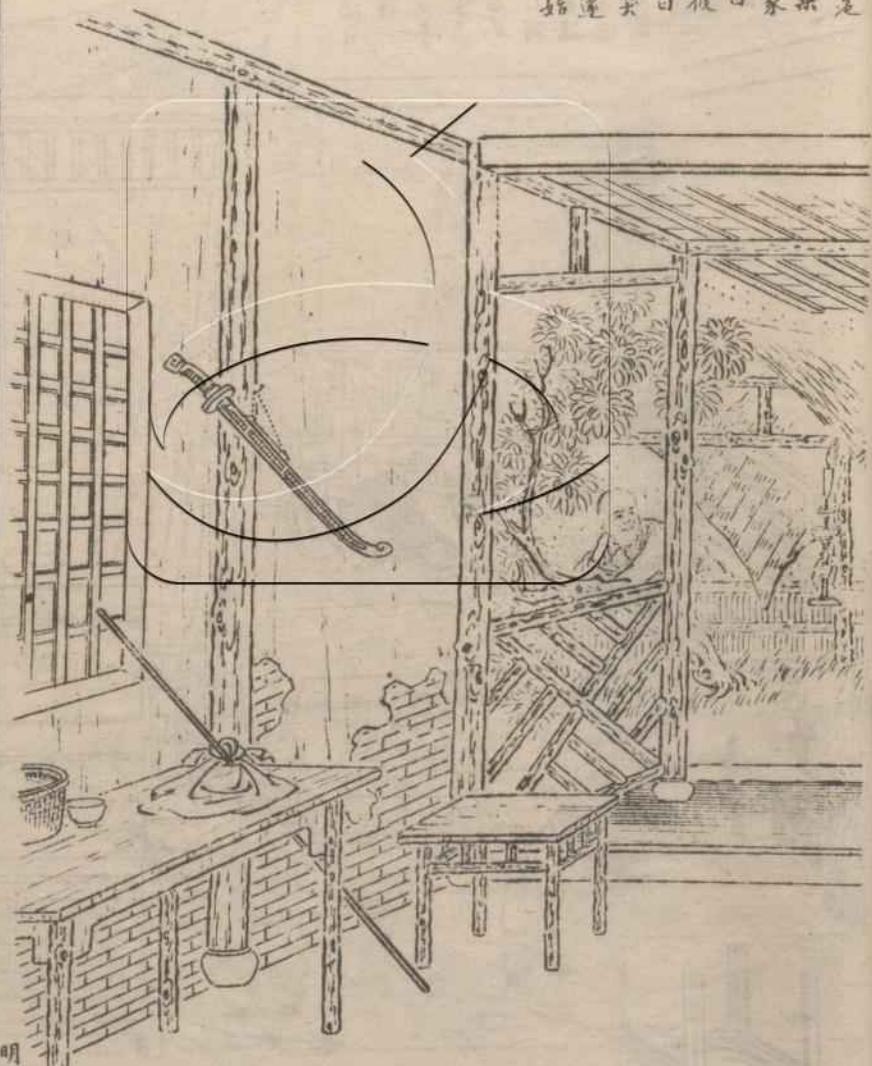


殺子報

津人李某負販營生一日
晚歸途遇劫賊欲殺李
曰吾無財物惟身上衣請
自視一賊不知其計竟低
首代解手趁勢取持擄擊
其首賊掌而仆地李乃狂
奔避路見百燈光叩門求宿
其家祇一婦以家無男子解
李以遇賊狀告其極故婦
曰側道一空可與吾兒同臥
李入和衣臥於側不解寐中
夜聞刺喉聲婦披開衾
問何狼狽乃亦曰今日夫不
利知人及被入劫婦低聲情
語曰適來宿者自云遇賊
母月即其人耶問何至曰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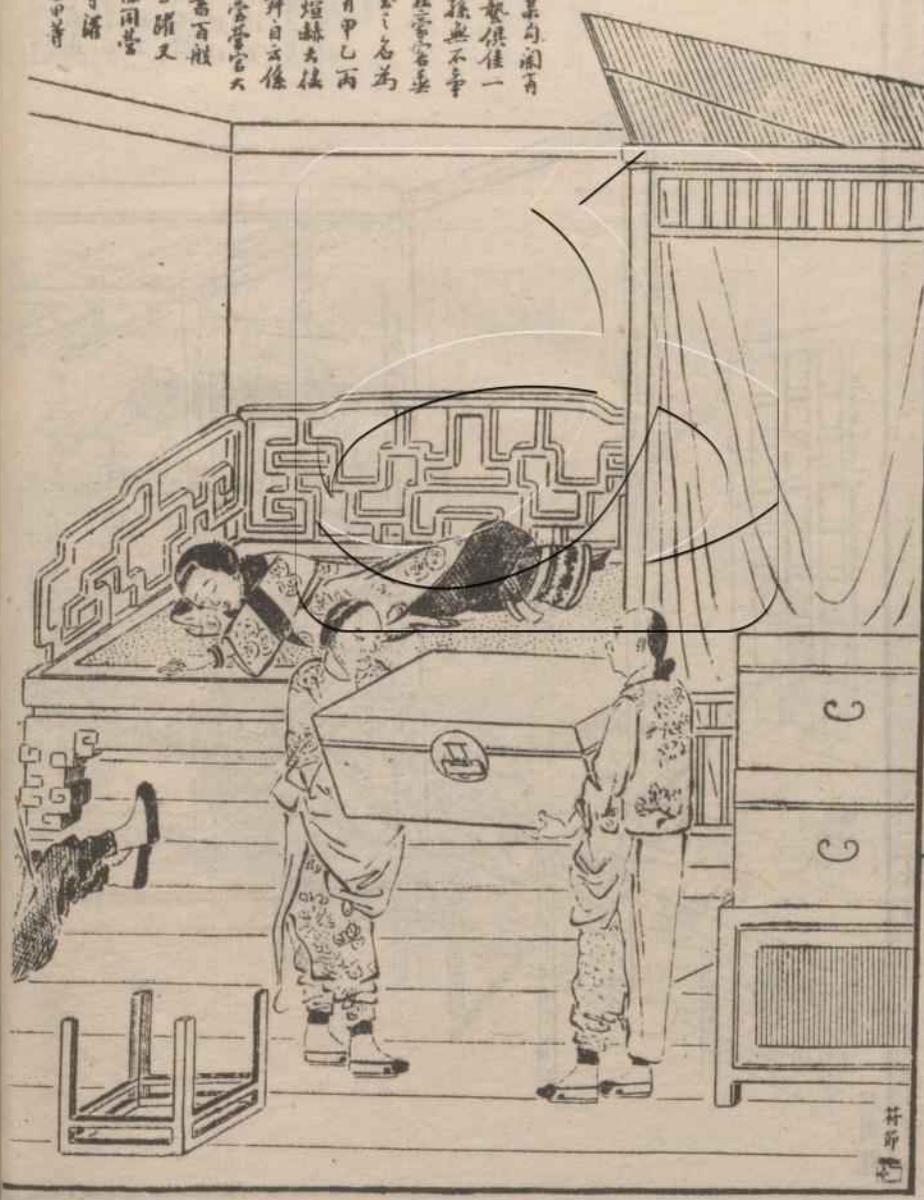


宿側房男子恨曰是夫是
矣遂入室手如非夫意無
間欲進進及伏室中家
中伏刃刀聲刺其出曰
了矣婦曰吾子固在彼
亦曾審視吾男子慘然曰
未也速具火來往開婦哭
曰殺吾子矣相持大恸李遂
肥走十餘里天已曙抵家始
述其事於人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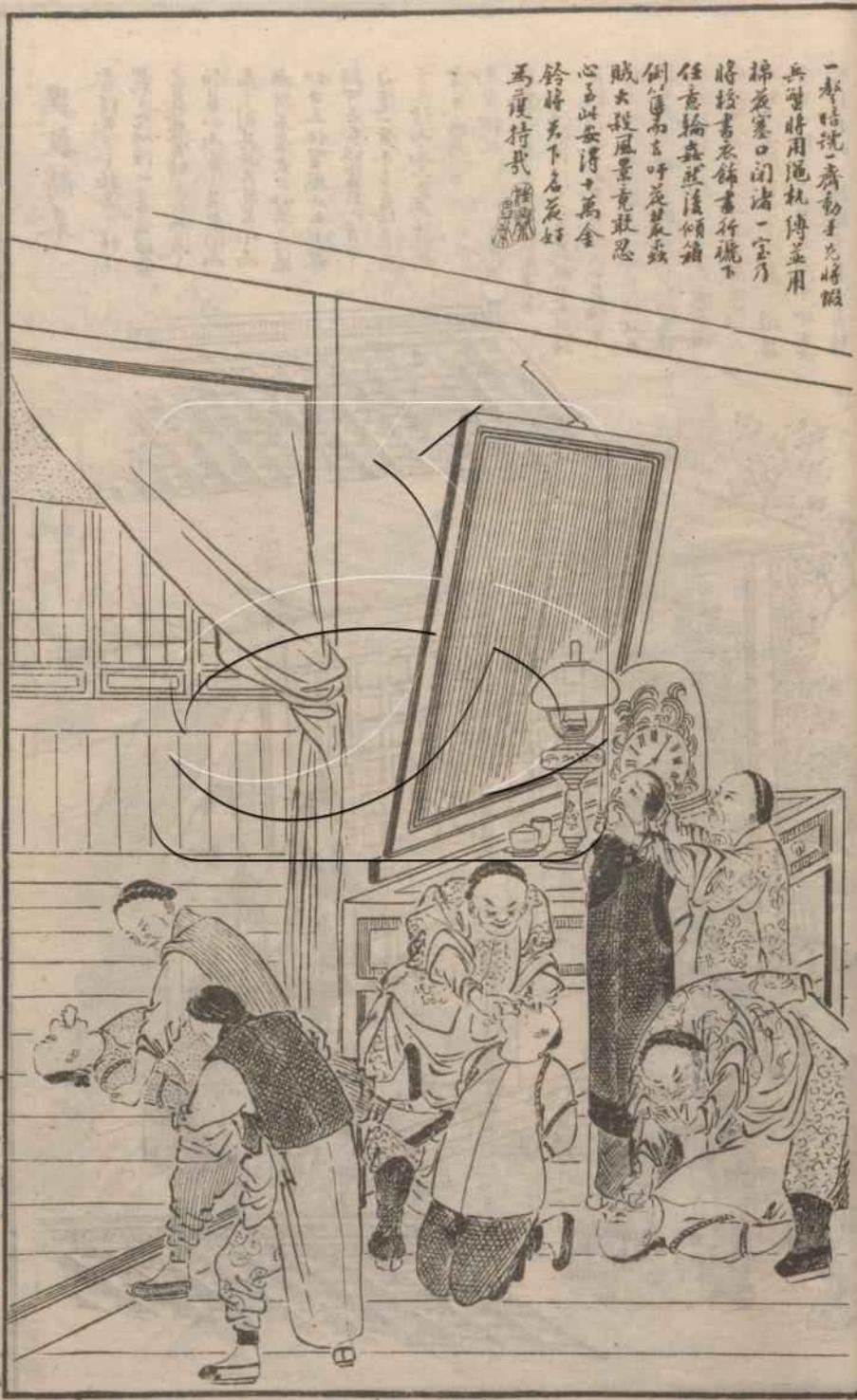


花 叢 賊

閩省南臺三保地方某勾欄有
某拾遺年逾二九已釐俱佳一
時聲譽公孫接伴王孫無不爭
折從頭踏博一笑佳甚意富要
涎久之乃做情香惜至一名為
黃鶴琴琴一琴一夕有甲乙兩
三人衣服華都僕從喧赫去後
大門某管管帶某砲臺管官大
開所英浩情暢飲極書百散
獻媚款款致勤更更二贈又
百美人身雖而巨稱係同營
哨官時極書已披甲等語
得洞解此泥何似捕王中書



一擊時梳一齊動手先將假
兵替時用施枕傳並用
掃衣塞口閉諸一室乃
將投書衣飾書行號下
任意輪轟就法傾箱
倒倒傳而去呼花叢賊
賊大殺風景竟敢忍
心至此安得十萬金
鈴時若下名辰好
為瘦持我



異獸將來

嘗謂天下之物奇者怪
 載山海經一書者得夫
 奇矣然當時為行而見
 伯者如而名之至聖而
 志一則其所不見不聞而
 無能名者史不知其凡幾
 如日本信賀縣所出之獸
 斯可異已該書於八月
 旬道一黃牛至長崎見高
 三尺許而凡此其行共
 常牛無異

見者詳述
 皆歎謂未嘗有牛後嗣者矣
 千百人合謂道之是異狀也其此
 不類其牛形者此處止一足原生三
 之大無所謂也且三足為確狀
 經五尾為確狀約九尾為確狀
 經五尾為確狀而狗無生而尾者是誠
 何物也前日王運至大坂有華人
 之好奇者願以四百金易之聞將
 帶中以博者其果爾則中西士女
 皆將以此一擴張眼界其廿有張

華吾願贊一



僧魂顯聖

支洲山麓有德書庵為西為
某僧年錫之所自僧示寂後
火頓衰庵亦漸就荒廢佛人某年
家后一披者有守一日婦方早餐
忽覺夢目叱曰我某僧也奈何人
斯敢以進佛場作惡心會老僧雖心以
木石亦何忍以木揭蒲團俾作地獄行
將視亦晚矣隨手批頰數十下血流
被面其大怪談詭求僧怒甚後有
其誠僧相識者為之說類許時僧福
懸之高閣幸以掛壁睡以無極僧始
穿此婦等會呼佛也豈淫何正法當
安月書以誠僧一頭其書札



命寺彈丸

九江蓮鋒古塔有井黃子後記
百儀余居泰三員於正月十九日
臂穿兵子赴大校場操演射靶
滿然一散連珠道出時有孩
童十餘輩萃聚對面
山岡中拾鉛子哨弁
呵止不聽旋有某
兵執鎗奮靶尚未
開發一孩自斃於
大植主靶前
志在必得詎
一轉瞬間鎗
子已向孩孩眼前直見
而過幸僅傷及皮肉不
致致命蓋為父母者奈
何漠不加察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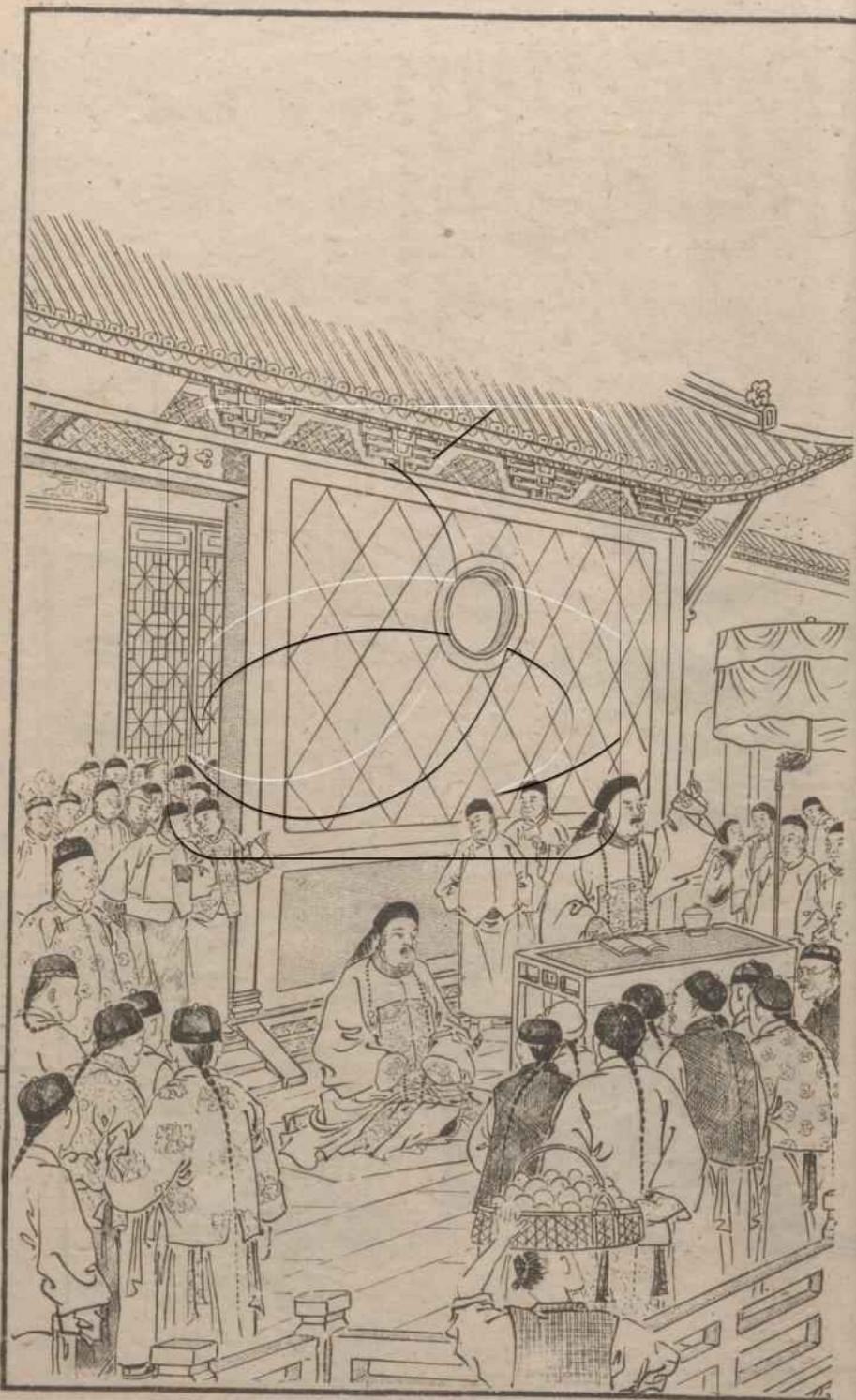
何元俊

樹之風聲

我朝 聖諭廣訓一書為 聖祖仁
皇帝 御製實屬化民成俗之書自世
道衰微鄉約之舉廢而不講風俗愈
趨愈下有識者慨然憂之今 上御極
後侍 旨將 御製勸善要言一書頒
行天下飭令地方官隨時講諭開明
亦古者誨謏懸書之典與此官府奉行不
力依舊宏應故事以致民俗日偷而人心之愈
壞吳中地氣澆薄民習尤覺輕浮前湖南
巡撫吳清所中丞夫淑立有臺河里目擊于心
傷思為挽回之道爰於本月初三日赴府詣
元妙觀開講鄉約是日清晨九點鐘中丞
朝服而至先由元和縣李凱獻去令降階相
迎畧叙賓禮中丞即登臺宣讀聖諭一第
一時傾耳而聽者莫不心領神會手舞足蹈
謂今而後振聵聵蒙小民於是乎知禮教云
聞此舉每道三六九日依次陸續中丞扶持
世教之功不基偉歟

御製

勸善要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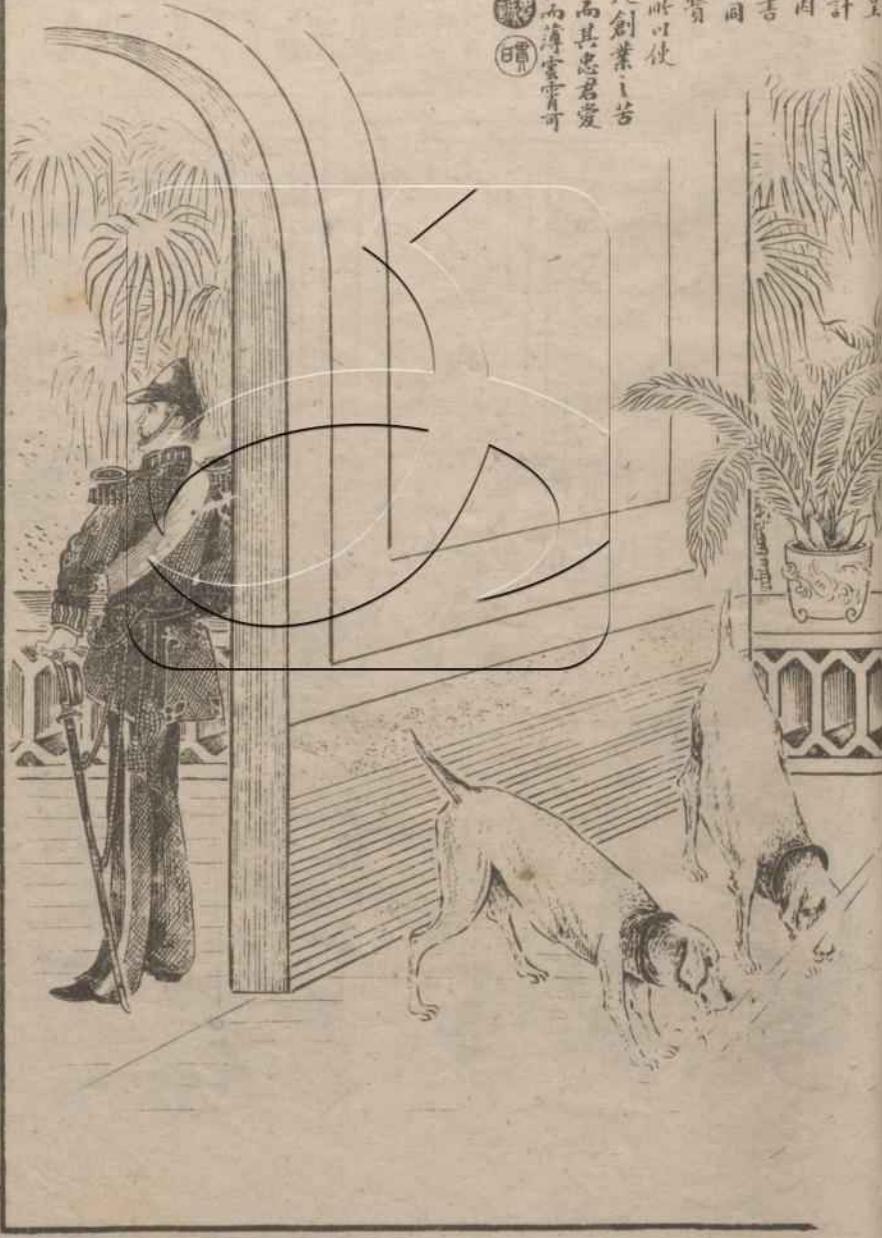
蜘蛛救駕

英報云前德皇弗禮里力昔與
敵人戰勝之時在工書房御精園
治膳夫進咖啡茶一杯德皇不遵
吸飲安置几案之上少頃德皇欲
飲見一蜘蛛死於柁
濱於地適有二天鼠
之旋即覓命德皇
遂思此事定係敵
人賄誘膳夫下毒
害已隨名膳夫林
究膳夫見事機敗露
無地可容遂開鎗自
行擊斃死德皇亦不
深究及德皇既寤



何元俊

前皇即位百思前皇
所以不墮毒藥之計
者皆仗蜘蛛之力因
將金保活成蛛網書
明事實繫以筆籤同
前皇在時御用珍寶
羅列上書房之內所以使
後世子孫不忘先人創業之苦
也噫蜘蛛微物耳而其忠君愛
國之心猶能貫日月而薄雲霄可
以人而不加於乎



游魂冒騙

嘗見說部載有踏鬼冒名
索食疑為作者病言而不
圖果有其事廣求順德渠
甲擅岐黃術行其道於南
洋大獲利市遂至該家開
張藥肆招其姪某乙習家
居為前月甲因為子完姻
言旋故里時店務託乙任
理及抵粵垣僦居河南吉
期既屆賓客盈室忽有青衣
婢輩什於地目瞻口呆家
人驚起環問婢哭曰我乃
尔姪某乙也中秋夜腹
痛如廁醉眠昏夜失足落
洞悼遭淹斃屋舍家園化
鶴未此適遇吾弟婚期特
來為拜道喜時乙母及妻
俱在座聞之不勝悲恫惟
甲則疑信參半蓋自別後
音問時通近又接得八月
下旬乙信皆乙親筆何未
中秋遇難一事再三詰問

鬼即不答翌日電詢南洋
旋據回電則乙固安世無
恙乃知游魂野鬼欲獵飲
食為此冒名圖騙一事吁
凡世之冒名圖騙者其不
共此鬼為鄰者幾希



杏花林下華仙人

摘葉井頭蘇氏宅

信 鴿 靈 捷

魚腹傳書雁足繫帛千古
 傳為美談而物有不盡此
 者則鴿之靈是也英國奈司
 脫里里次地方火車站有波
 司乃先信鴿公司營於某日
 清晨五點鐘放鴿六十頭
 令飛回公司其最捷者
 十點鐘即已飛至查波
 司乃先公司互催進步
 甯恩省能奈司脫里里次
 三百一十餘里適當領飛

僅歷五點鐘之久每點合六十二
 里羅遜皆可謂速矣按西人於靈
 鴿一物講求功用最為關心近
 如北英合眾國博魯普紫麥司
 海軍造船廠之畜海軍戰時
 所用之傳書鴿千有餘隻訓練
 純熟一日携鴿五五十羽往博斯
 敦其博魯脫前度而查均備造
 船廠六十四里而空放一及一點
 半鐘即飛回鼓葉又携十餘羽至
 勉州索蘭地方備造船廠四十四
 里放之亦於一點一刻鐘時悉行
 飛回西人留心養鴿如此又烏得
 以玩物喪志遠斥為無用也哉

莊



失勢奇聞

九江府廣黃梅縣境孫家
墩地方孫某自幼聘定單姓
女為室比長其鄰婦王氏有
孫王孫身不娶嗣以迫非
親命依舊完姻某日後仍往
王處陳舊王氏性極妬惡薄
情即頓首前約也僅其股
勤陰持并州快剪係交合時
出其不意竟將陽物齊根剪
去孫負痛奔歸是夜即斃其
父母以子死於非命疑為單



氏謀害王即信和單狀單
父母賦性粗魯謂女殺夫律
難寬恕為令同棺活埋單氏
極口呼冤不得白遂亦畢命
於棺中時王氏私心快慰反未
孫完觀看時孫某一勢用布
包裹欲置單氏床下為證不
知如何仍將其勢擱回自納
首飾匣內鎖以魚鑰而完魂
未散旋各記夢於病家父母
醒而異之乃避保鄰同至王
氏家問罪王氏不服謂世聚
之則血淋、原物在焉王氏
詞窮遂報官候以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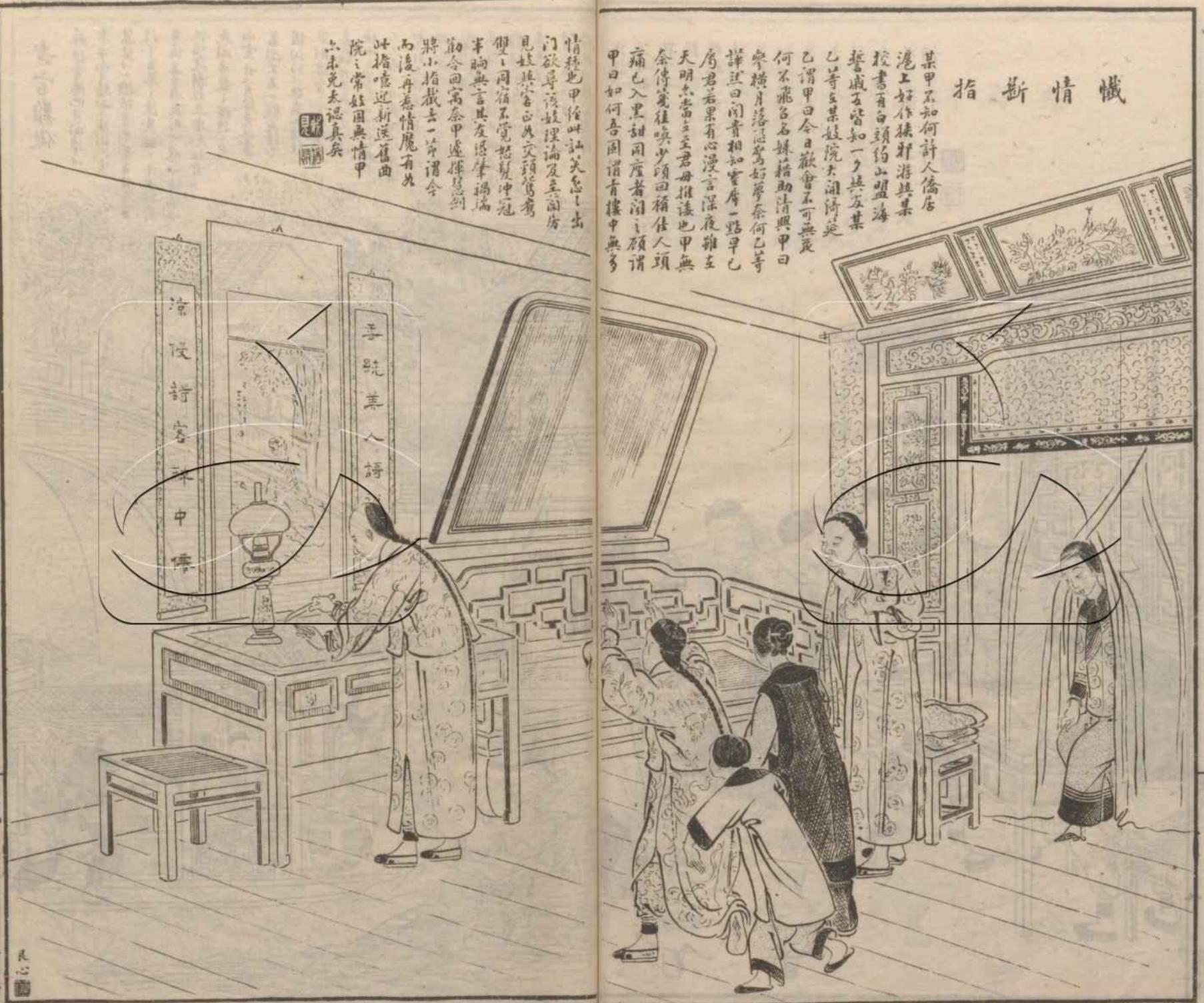
明神宗



幟情新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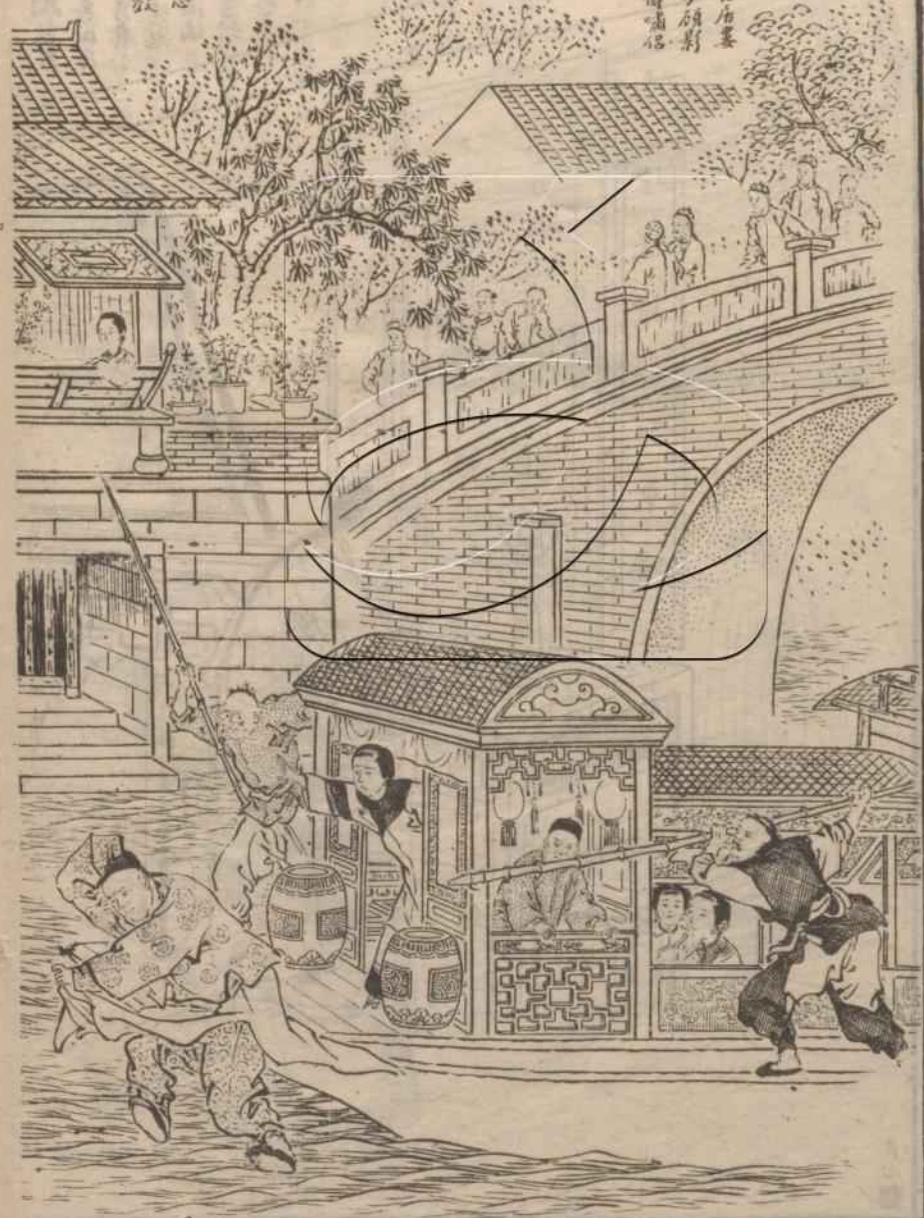
某甲不知何許人僑居
 港上好作狹野游共某
 校書有白頭約山盟海
 誓感至皆知一夕共友某
 乙等至某妓院大鬧清庭
 乙謂甲曰今日歡會不可無度
 何不飛名名妹藉助清興甲曰
 寧橫月落還為好夢奈何乙等
 詳其曰聞貴相知室屏一點早已
 腐君若果有心浸言深夜難在
 天明去當立至君毋推法也甲無
 奈傳寔往喚少頃曰稱任人頭
 痛已入黑甜同座者聞之顧謂
 甲曰如何吾固謂青樓中無多

情種也甲任此訕笑急出
 門欲尋後妓理論及至園房
 見妓其室正以交頸鴛鴦
 雙一同宿不覺怒髮冲冠
 半响無言其友惡聲禍福
 勸令回寓奈甲遂揮墨劍
 將小指截去一節謂今
 而後再惹情魔不有也
 此指噫近新送舊曲
 院之常好因無情甲
 六未克去認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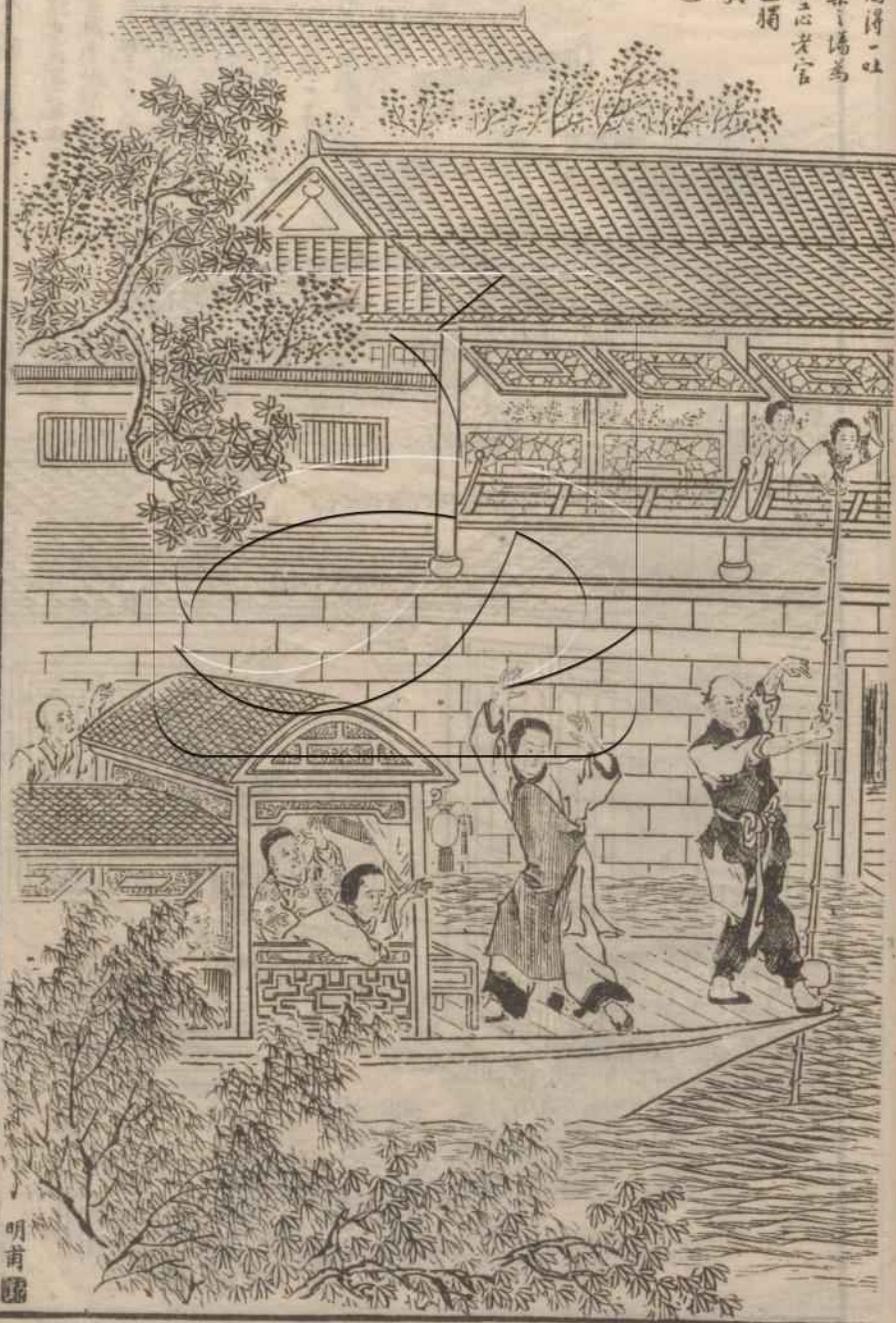


老官難做

蘇州青陽白河鎮以
 米市而發聲名遠近人宜
 集皆以一職眼界為榮百任居要
 門下香卷、陳某細、年少頗對
 自憐某日在庭前一被命侍酒
 低唱淺斟致三樂也証當
 夜間屏散之際始、者
 向索升資陳竟託家
 羞澀不名一錢不待已
 權詞約以味與在時往
 取則陳已早於避債、
 委派冊子無可如何時
 快而之謂某日陳與與未
 已又在舟中酒後及維
 繫於五龍橋頭適為前次
 船戶所見覺月索債者
 督詢、竟欲執去衣箱
 為質陳當滿出視蓋忘
 難堪遂奮身躍入波心致
 幸青蓮托月故事
 幸人手段多起忘
 搭救報腹已胸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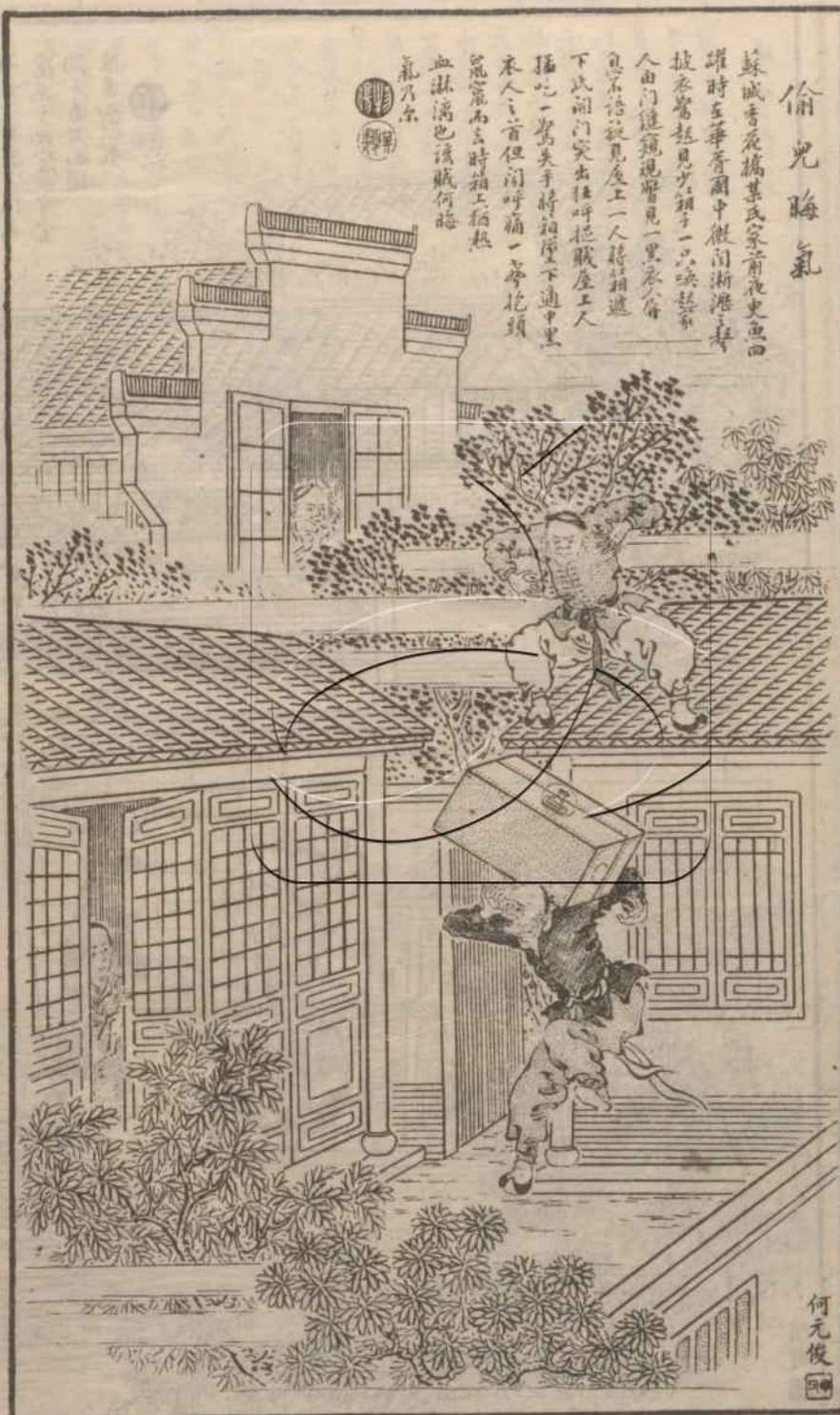


滿口香湯滿得一吐
 而食心符樂、湯為
 覓死、地心老官
 洵不易做也獨
 陳某也欺欺



偷兒晦氣

蘇城香花橋某氏家前夜史魚四
 羅時至華香園中微聞漸響
 披衣驚起見少相子一以快器
 人由門縫窺視見一黑衣人
 自不語旋見屋上一人將箱遞
 下以門突出狂呼捉賊屋上人
 插一驚失手將箱墮下通中黑
 衣人首但聞呼捕一奪花頸
 鼠竄而去時箱上箱板
 血淋漓也該賊何處
 氣乃尔



何元俊

幻術得穴

英國所屬普希地方工部局員日前於
 中曠地穿鑿一井遂掘出深處古物及泉
 心竊異之聞英人亦低加工度幻術志延
 至向地地君
 隨帶子孫餘不一粒約長三四英尺略詢
 其源即聞日念此物年極中而瑞
 正曠地之土亦通身搖動旋步亂行及
 一容忽正步曰此靈極下不及兩便
 可清泉也試之果有清泉湧出乃謂
 英會十磅日其名亦靈極者是
 氣乃尔



碑沉海外

北美洲墨西哥國考克人而柳地方
近有人掘得古碑碎文所載皆中國之
事當為墨廷所立派博士士能識
中國文字者其人前往查驗該博士等
將碑文錄出譯為西文呈於墨廷云
此中國千餘年前之物碑文所載係
人第一次至墨西奇之事博士等欲將
此碑碎文質諸該國墨境中國文士
據稱此碑確是中國之物惟碑文係在
那錄出者前一百餘年所刻者且同時
不止此一石其餘亦約在墨西奇境
云一時墨廷猶未深信未幾有人至麥
克大面柳之北石谷白之獲礦管左近
查得古墓墓穴又得古碑其方始悟
華士所言確有證據而華人之至美
洲已早開風氣之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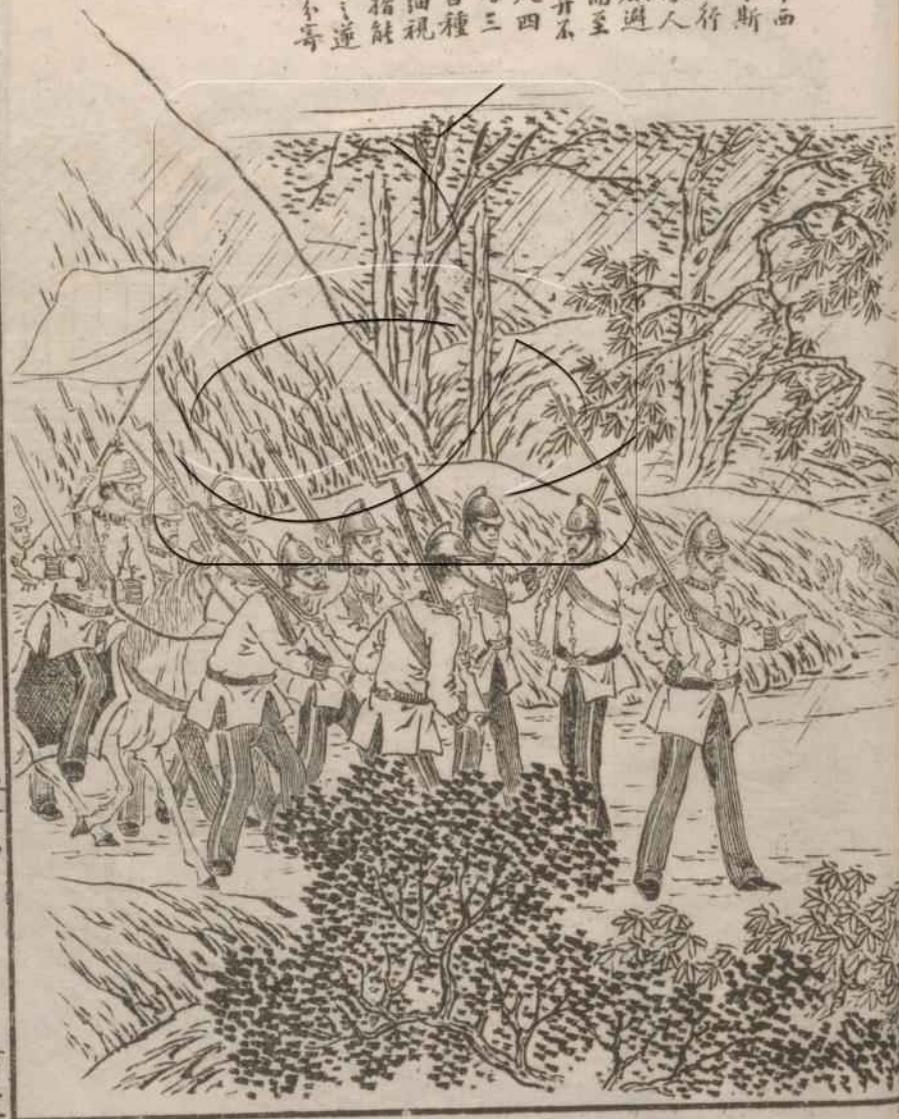
財可通神

南人任神北人任鬼習俗使然本無忌怪不
 料愈出愈奇竟有陽指陰職之事洵俗有
 都城隍廟都人士信奉最盛後殿有夫人及
 世子宮室而廊下祀十二司歷時神差等
 偶像各司均有衙署書差充當會者雜德理
 大堂其權最重每遇十月朔迎會一期必先開
 堂理事以陽官之舉行孰別備功過而定升
 降或由若輩任意妄為本在斯先主事副
 德理社紫雲者以執袴而好在道家設祀壇
 父故多年令夏益稱亂判其父因生而稱
 善已升壇中德政之神惡人信之於是百
 會者亦竟願以五百金代父捐并請善
 司之職紫雲遂代神懸牌下委和
 赴新任嘉賄賂公行名器日濫國
 事之所以壞也乃竟以此証及神
 明天子事尚可問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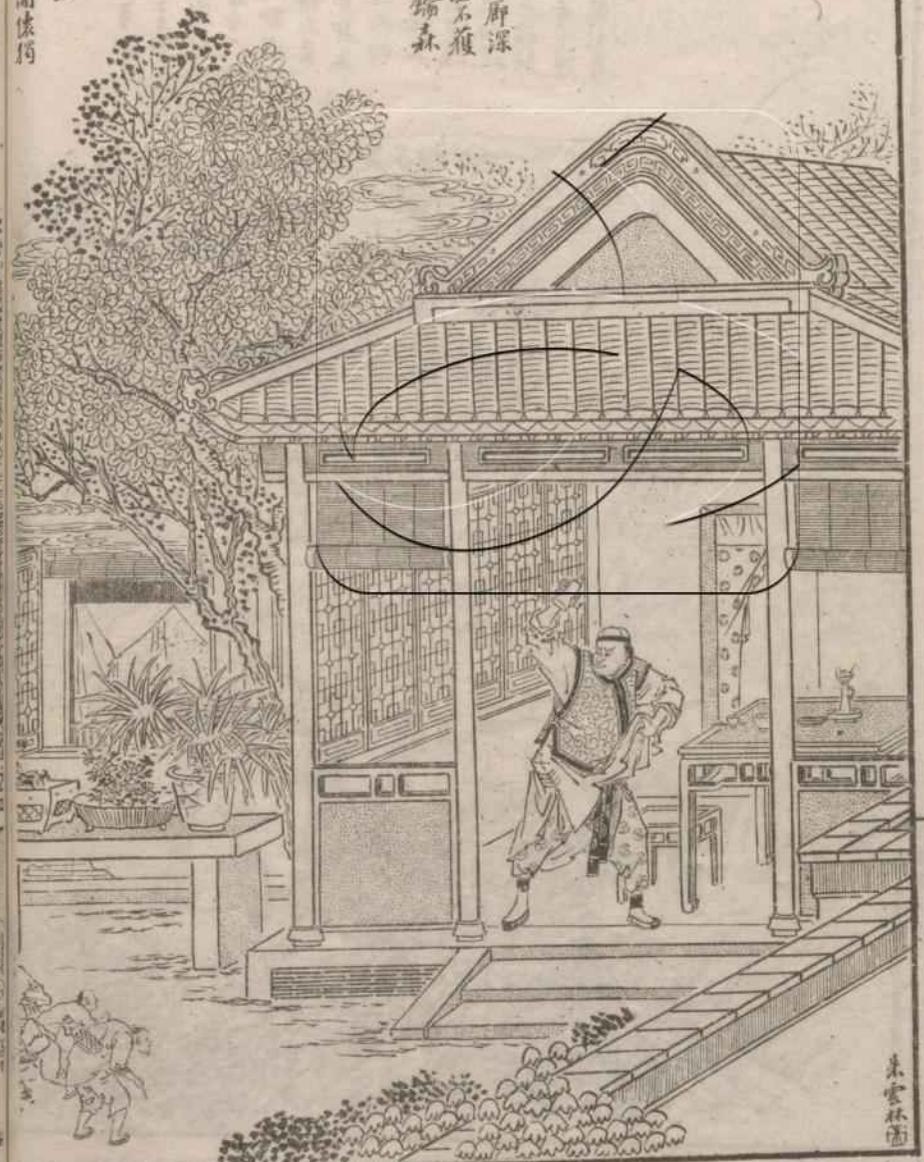
尾人被劫

征伯伍阿魯度新開云去年西
 四月駐劄緬甸第四波魯卡斯
 軍隊由緬甸萬達烈地方啟行
 至印度陸龍伍達中阿霍母人
 種之寨徑過通天降大雨欲避
 無從遂見王庫一不納軍弁不
 証王庫中人拒之不納軍弁不
 聽王庫直入內有阿霍母人四
 名係和尚正立禮佛阿霍母三
 字係梵言無比方也最惡白種
 人而白種人亦未嘗見過細視
 人面若猿猴手足皆長足指能
 取物凡際有尾該軍弁奇之逆
 攔其婦其一孩以歸相照各寄
 各寄以廣見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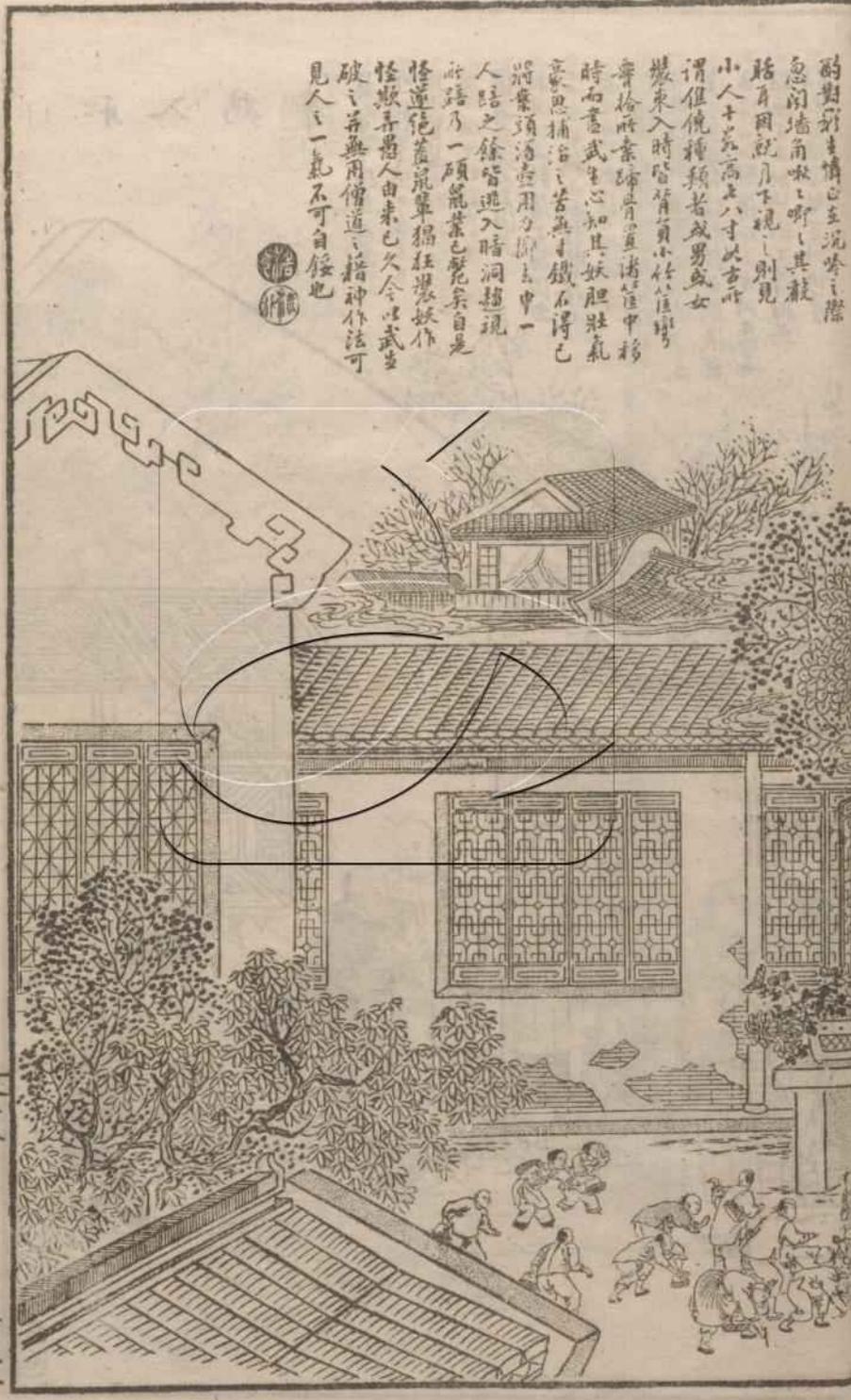
武士除妖

俄寬城南某姓家房廊深
 運素多怪異居之者必不獲
 安因此後軒系極重餘森
 嚴不始現日前其
 戚武生某自金陵試
 畢微破歸素下
 榻左廟夜半月
 明霜肅百感
 俱生伏枕不
 能成寐且臥
 房偏寒氣鬱
 難舒遂望軒中
 異常微明遂提酒壺
 及熟諸酒脫衣而入間懷何



朱雲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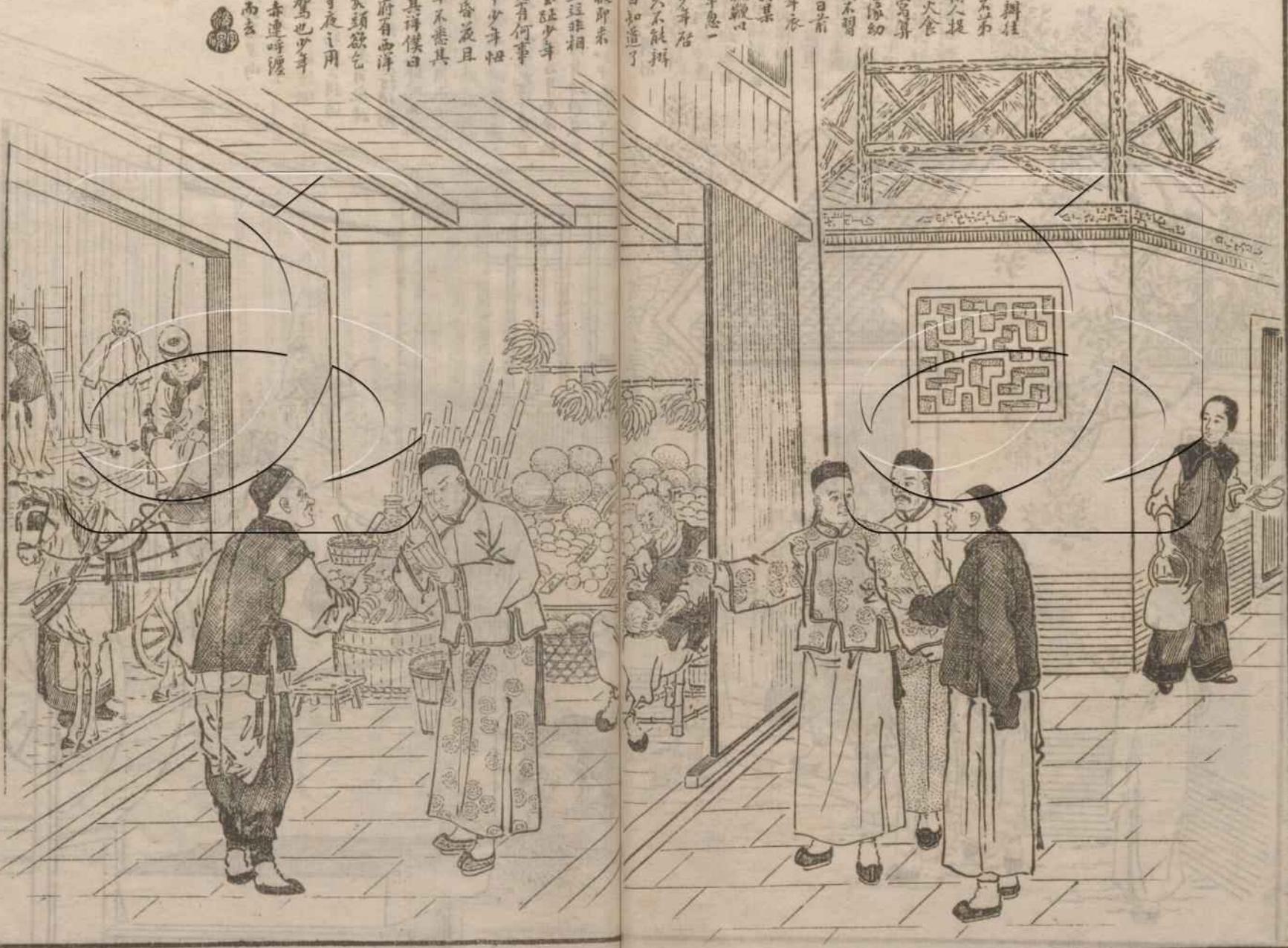
酌對酒生情已至况吟之際
 忽聞牆角啾啾其聲
 聽耳聞視月下視則見
 小人身高七八寸此古所
 謂促促種類者或男或女
 聚束入時皆背負小竹筐
 齊拾所棄碎骨其滿筐中移
 時而盡武生心知其妖胆壯氣
 益奮思捕治之若無寸鐵石得已
 將案頭酒壺用力擲去中一
 人隨之餘皆逃入暗洞趨視
 所語乃一頑鼠輩也既矣自是
 怪逆絕蓋鼠輩猖狂最妖作
 怪欺弄愚人由來已久今武生
 破之若無兩僧道之精神作法可
 見人之一氣不可自任也



目 不 識 丁

港三洋行買辦往
 往目不識丁不第
 往來書信倩人提
 刀甚至家用火食
 帳目須託人寫算
 推原其故皆緣幼
 時寄居西人不習
 華文之弊也日前
 有一翻之少年衣
 服麗都王其某
 弄口御者執鞭以
 待方欲登車忽一
 僕持函呈少年啓
 識視之良久不能辨
 一字隨答曰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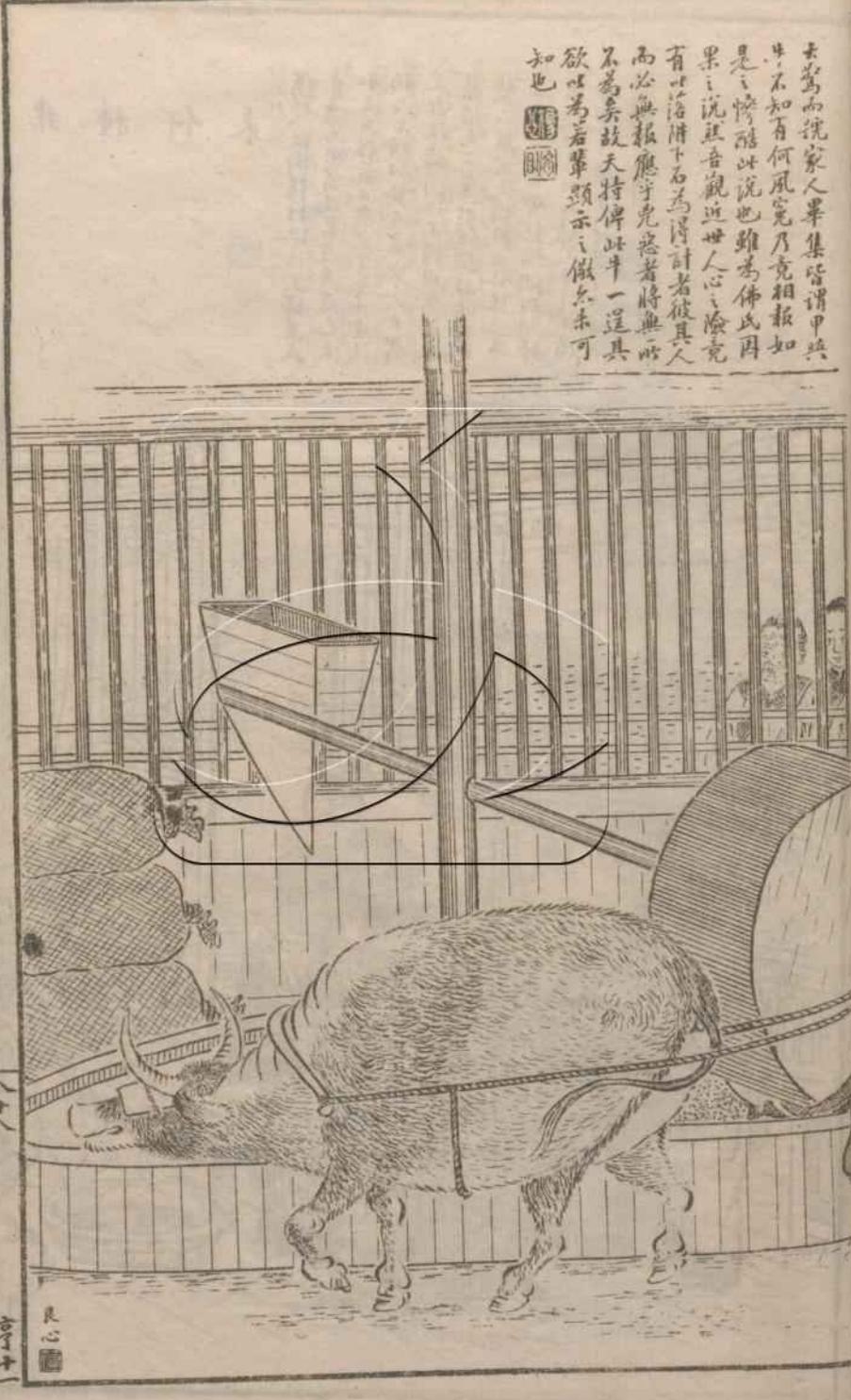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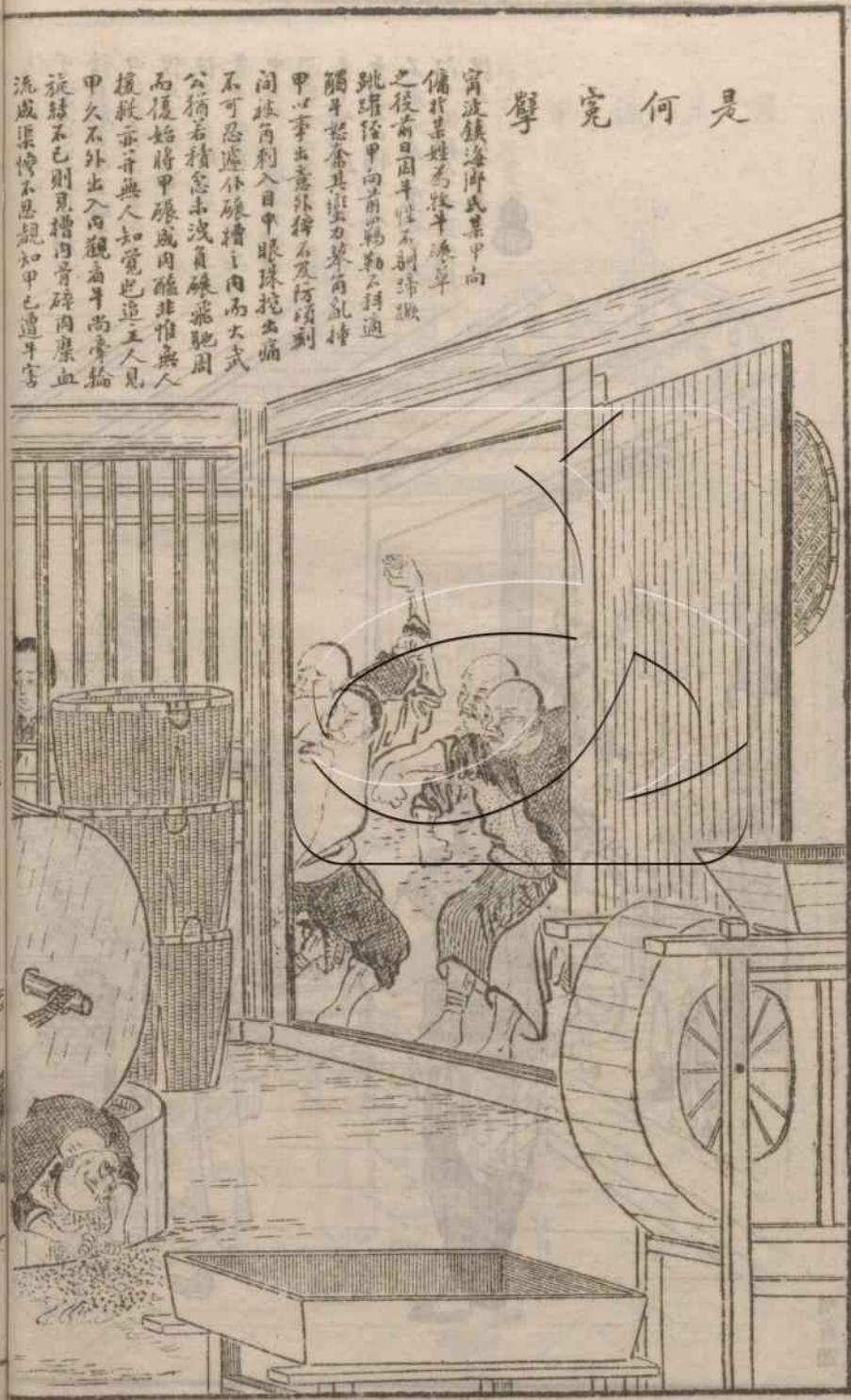
僕我新中得暇即未
 可也僕曰家主豈非相
 請不敢有勞玉趾少年
 曰然則貴上先有何事
 僕曰書詳函中少年相
 視曰未暇目昏夜且
 貴上之字太草不悉其
 中三昧請道其詳僕曰
 聞家主云貴府有西洋
 表之哈吧狗家頭欲乞
 惠其一以備守夜之用
 不敢奉命台駕也少年
 聞之雙頰暈赤連呼僕
 得大差登車而去



是 何 竟 擊

甯波鎮海所氏某中向
備其甚姓為牛摩年
之後前日周年性不刺蹄鐵
跳躍甲向其所物物不拜通
觸牛怒奮其力擊其亂棒
甲以事出意外揮石及竹頭刺
間其角刺入目中眼珠挖出痛
不可忍遂休碌槽之內而火武
公猶若積念未波負碌飛馳周
而復始將甲碾成肉醃非惟無人
援救亦并無人知覺也迨至人見
甲久不外出入內觀者牛尚牽輪
旋結不已則見槽內骨碎肉糜血
流成渠慘不忍觀知甲已遭牛害

夫為而洗家人畢集皆謂甲共
牛不知有何風竟乃竟相報如
是之慘誰此說也雖為佛氏因
果之說其音觀世世人心之險竟
有以活佛十石為得計者彼其人
而必無報應乎先惡者將無所
不為矣故天特俾此牛一逞其
欲以為若輩顯示之做亦未可
知也



非種何來

漢鎮後街張姓低店主婦某氏
 自德六甲甫及月其腹已大
 如五石登前日忽覺其產怪
 物之七頭似鼠非鼠空人未驚
 立即投諸溝流而婦因驚恐太
 甚隨而二聖所侵穢婦產水
 漿不進家人懼延巫作法云
 三日內當會赴蟠桃店期婦
 果信其言遂呼婦人生產不局
 常事乃忽有此怪異以致母命
 罔殉不亦難乎



明甫繪

何怨於禽

粵垣城西某甲既子也性愛
 飛禽其家僱僕以事焉一能石
 文工值一低昂不若事焉者雖
 之某已備其家已三豎矣心術
 必思於男一彼其志一日復誦其
 詞求甲收用甲曰若能為我言
 萬事已曰命而法始知鳥之性猶
 人之性也乃復用之任為其浴已逆
 取百沸之水徧洗各鳥未幾鳥皆撲
 死已亦逃去不知所之甲見而大恚
 謂殺吾之鳥如殺人之罪將重賞購
 已誓必為其復讎其友志士一事始
 已吁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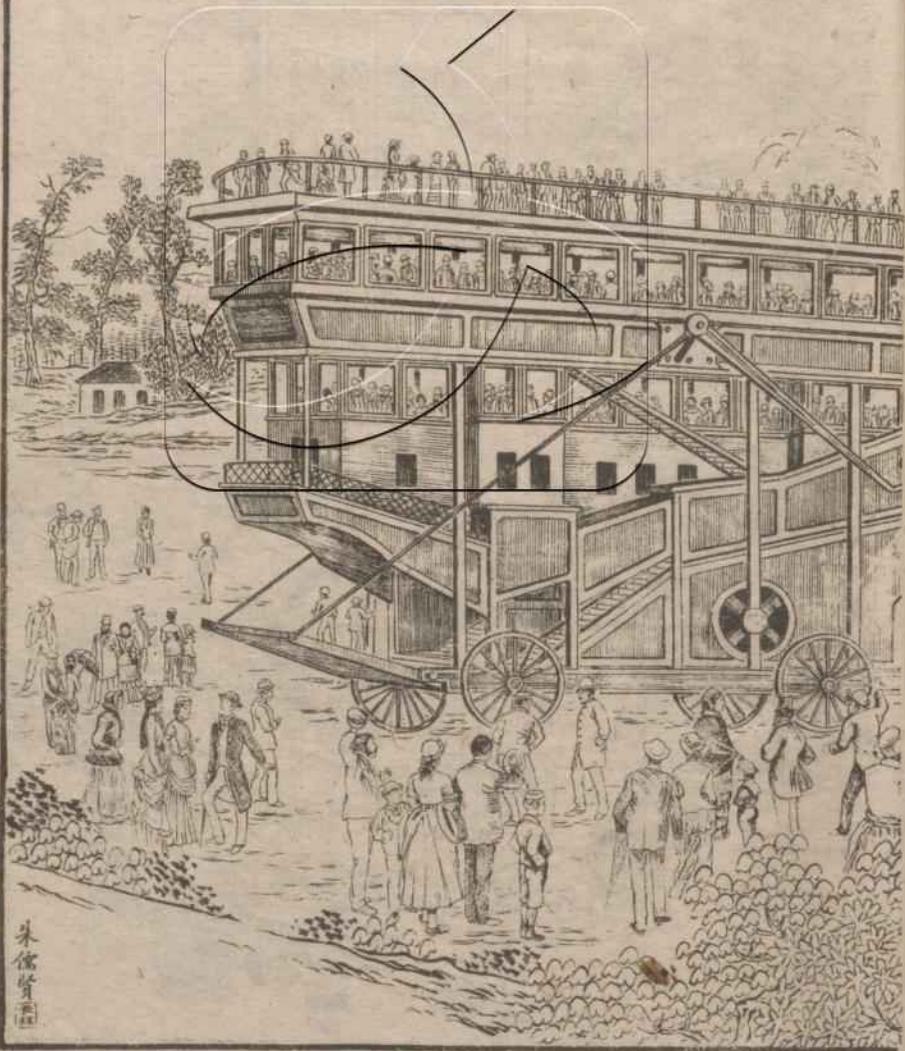
何元俊

游觀臺

法國巴里一千九百年開設
萬國大博覽會時法國人阿
普萊遇恩創一奇器以遊各
國未觀者一耳目於是獨出
心裁創造游觀臺長四百米
二百米突距地高十五米突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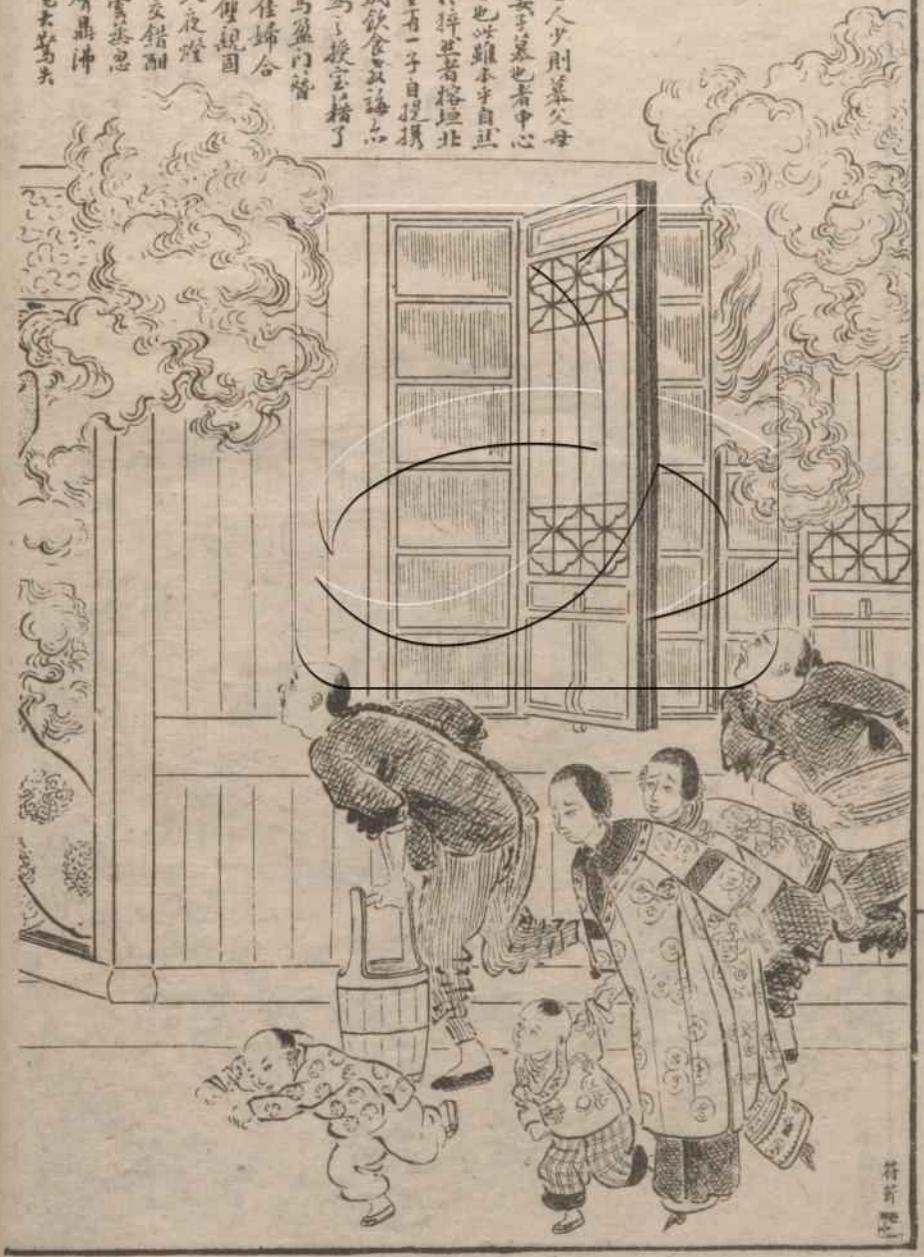


設於會場之首游觀者梯登
臺上可載五萬一千七百三十
二人未幾臺自行走一點鐘可
行中國十七八里猶游會場從
覽一周可代足力每行一周計
收臺價每客五十毫云按此說
見之而守報去抵份火車之製
而改其式為樓臺鼓以煤氣之
力俾得運動自如游行甚捷惟
其載客之多不獨火車無此力
量即火船亦無此規模也然則
其匠心之妙豈獨加人一竿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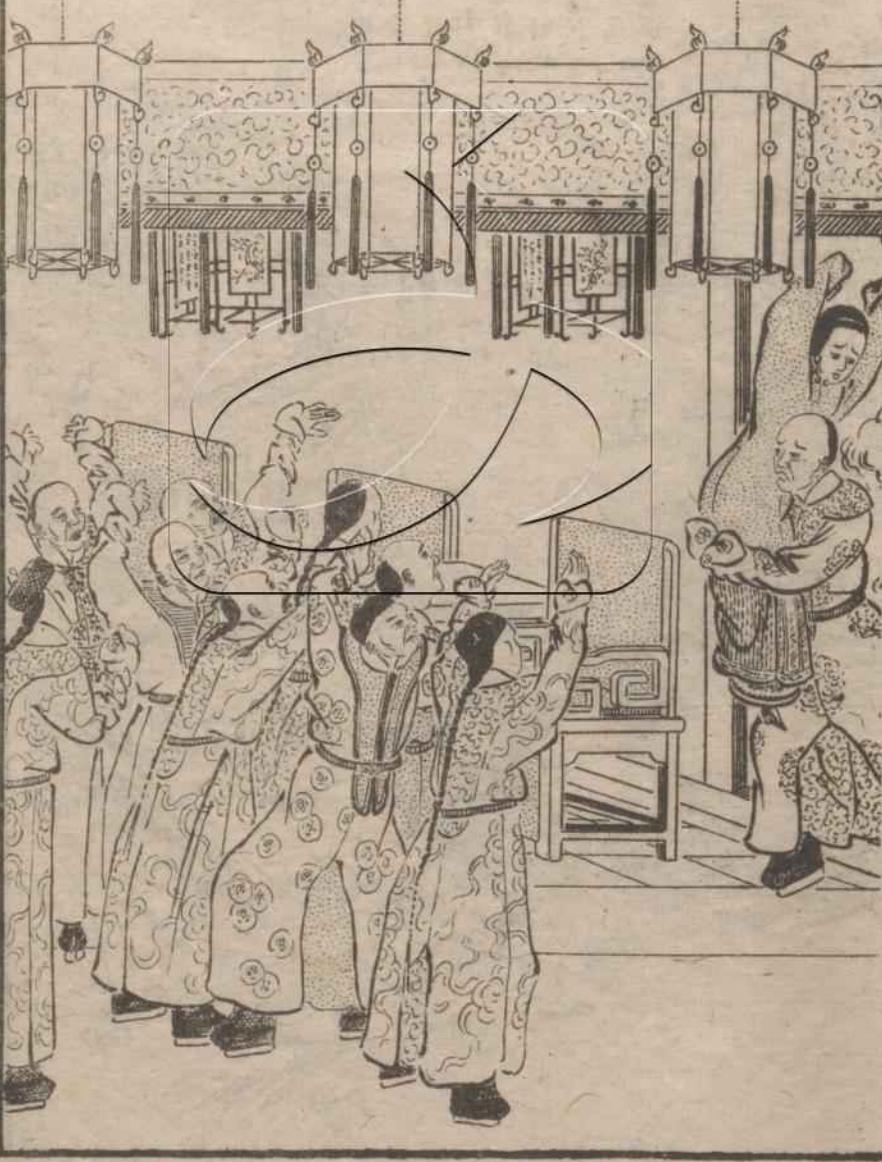


新 郎 負 婦

子與公有言曰人少則慕父母
有妻子則慕其妻也若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也此雖本乎自然
而其機有判於辨者格垣北
門外某姓家生有一子自幼携
保抱以迄長成飲食以誨之
既百有年而日為之授室婚了
向平之願中馬盈門管
裾滿座任兒佳婦合
登聯歡堂工便親圓
怡然自得也入夜燈
燭輝煌饒壽交錯酬
呼拇戰宗典實甚思
聞新房中人聲鼎沸
攬袖狂奔不覺夫與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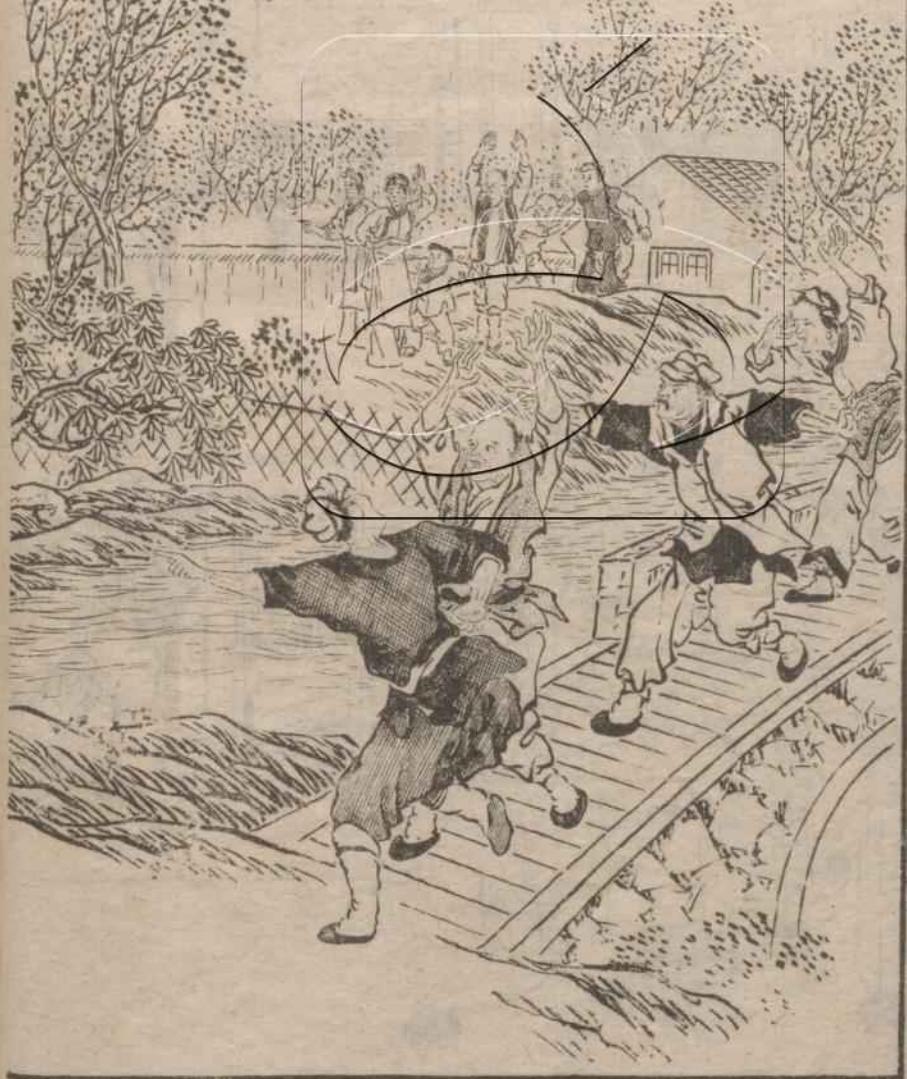


也彼見新郎效楚大夫
負李羊故事手抱新婦
飛步借進方詳然曰軟
玉溫香抱滿懷君何舍
皇去此也新郎不反對
惟應之曰火之乃知有夫
慎情事時紅先懸之業
已日穿座項所有妝奩
衣物均不及搬出同付
一炬既融氏之阻人好
夢誤人佳期以此或曰
變杜舍梓之頃新郎祇
知有婦惟恐不及奔逃
故觀其負之以出此即
所謂僥倖之情也然則
其父母之得元并難也
幸夫



婦負新郎

新郎負婦既於洞房失火時見
之而觀者曰吾於搶親家常
見之不足異也若新婦負郎斯
為罕有耳以珠玑滿門外南
揚口仰下某甲者聘之靜村
某氏女為室同坤宅勒索財禮
不辭雁命擬從俗例作檢親
舉於是新婿高視闊步直上天
台冀被別院遊仙故事詎意高
驕遠隔之際有情人已
窺知底蘊急趨而前
曰郎未可來長父適
他此時不可失也新
郎聞之大喜不暇答語將
女劍負而逃以為沙泥利



竟為奴不道也無令身
難婦小婢又與牛似虎父之親
則難揮力竭氣喘而逃若時息
將女見事勢危急恐新郎
渴起貼着也運將運船一仲皆
負新郎直向男完狂奔而去
一婦觀者莫不鼓掌女之父
母亦自覺無顏報世而逃世
百索濟過者使女抱標
株之威者若此此為
致警



落花有主

人生難合怨誰辜與一完而
其詞雖而復合之而仍疑者
雖曰人事豈能天傳哉昔萬
人張某承父遺業富有千金
前在桂林貿易其妻香樓校
書名翠鳳者訂婚許盟得金
如土惟恐不得其歡不及一
年張遂書登龜鶴遂下逐客
令孫三無面還家流為行乞
從前恩愛悉付東流不料鳳
自張絕跡後旋為大腹實脫
結迎歸置諸小室之列為去

婦所不容責為之怨得竟被
逐出門惘惘徘徊急歸鳩
形鶴面滿面而未則至此回憶
舊好乃對張泣曰所一寒至
此耶是女之過也時張形穢自
慚伴為不減鳳可憐連遇人不
濟幸乞為重情張口力不能死
任人奈何鳳曰是不難女前有五
百金置於某店生息今可往取
也言畢出揭單授之張得此銀
遂重修整裝載鳳同返相共
偕老云



煉金妙術

中國古書常載術士煉金
 法之學者疑其鋪張揚厲
 未必確有是事五謂近時
 西報亦述煉金之事確否
 雖難逆料第就事論事頗
 覺其與古法異譯之以資沃
 盾據云美國格致師管亞
 士福於去年苦力製成
 一種藥水能使白鐵變為
 黃金而此一千八百九十七
 年四月間管亞士福於新
 機若廠內持銀七錢作十份
 算率鋼一份和以藥水放入

大爐試驗變化及經火燒青
 之後管亞士福中右既開爐
 審視以該銀作一百份算中
 有九十份皆係白鐵銀且凡
 十份之中則得精金三十份
 於是管亞士福謂煉金手段
 及各匠詢其變金之術而
 管亞士福莫能答也吁異哉



與犬同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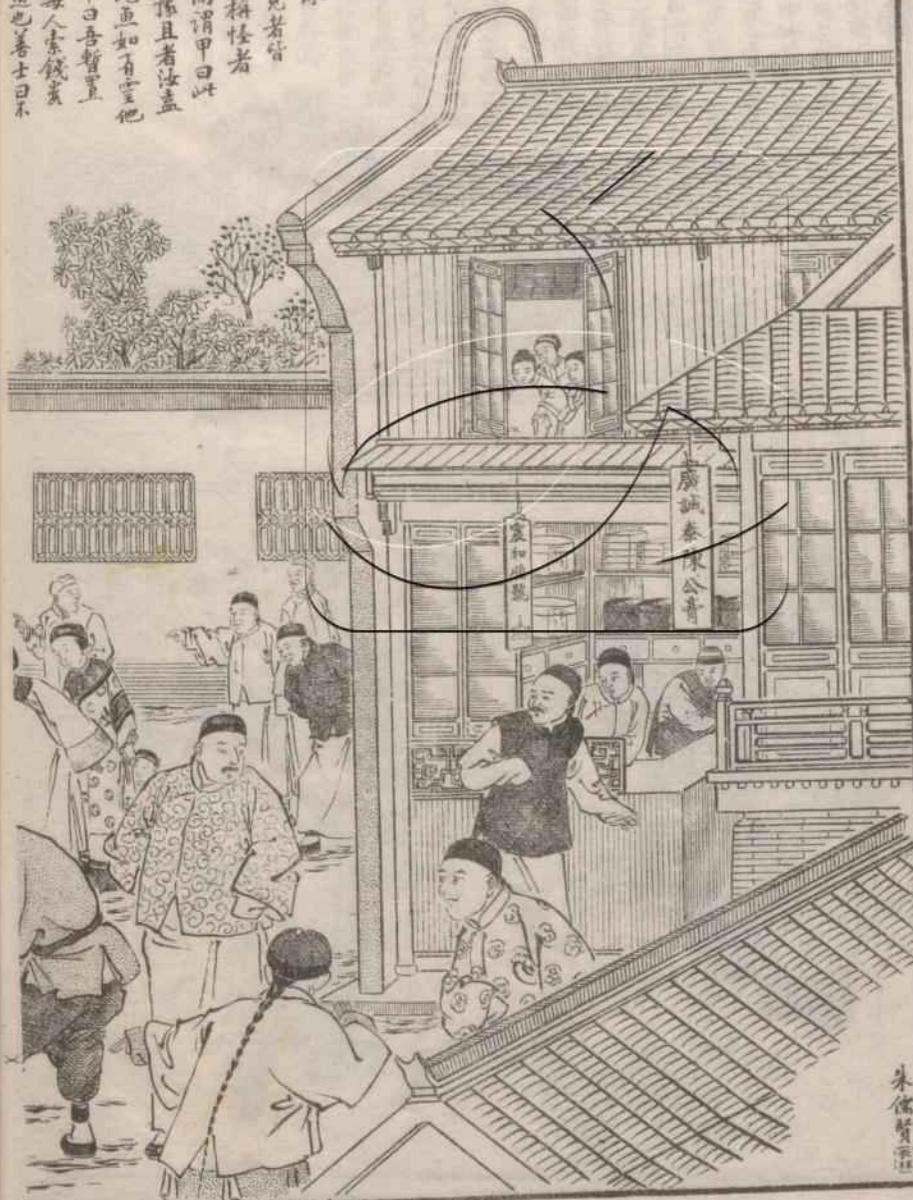
杭垣有胡阿牛者無賴中巨擘也
 畜有惡犬一頭愛之若拱璧其兩晚
 在州前巷口有行人某甲誤踐犬
 足致犬失聲長嗥阿牛聞而大
 怒謂犬之性猶人之性今有傷而
 弗替大能與言人其能替怒乎言
 畢扭住不釋其意蓋欲索賠若嗣
 經旁人不服代為喝散阿牛以木運
 所破愈思愈忿遂怒其存橋某巷容
 匠糾集痞類數十人與阿牛相入該
 店磨拳擦掌觀勢洶洶鄰右恐釀
 事瑞王即代報保甲局當僅局憲飭
 差保捕拿各無賴見勢不佳抱頭鼠
 竄而去惟阿牛及幫兇之阿寶二人不及奔
 逸致被拘獲到局係桂丹洲別駕升座提訊
 以阿牛等不服本局動行先判各各一
 千下金柯頭沈正和若滋事案示眾且以
 禍從大起令將該犬繫於柳下以為輕
 人重犬者儆一時見者無不拍手稱
 快謂以別駕者真得狗黨之道矣



奇魚四

翼

粵東三水縣有漁人某甲善捕魚每當風定日斜煙水蒼茫一竿垂釣處自得也前日薄暮開河一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鱈而似尼西異全乞燦然又異常魚四珠排三重三動有奇見者皆莫識何名相共咄咄稱怪者久之旋有善士見而謂甲曰此殆白龍魚服固於豫且者汝盍致之吾當酬洋二元魚如有靈他日報德未可知也甲曰吾暫置市上觀者必眾若每人索錢數文自一二元不足道也善士曰不



朱德賢

然魚在水則通其性失水則止其身石舟遊一二日得無以用乎殺時索其枯魚之祥其蓋極奇清蓋一元何物中或共許運致河中魚片能起而逝余誤以海陸承載或鱈魚大鱈魚均生異鱈魚蛇尾有異鱈魚尾條魚三尾鱈魚十異鱈魚約在類惟鳴蛇四異而其狀以蛇出則其果何物耶天下之大無奇不有賢諸博物家當必有詳辨之者

雜錄



善解相

思

新會人陸某年華二九自
命風流嘗遇一麗人一笑相
逢以為悅已甚或病其友
某曰謂陸曰是吾姑弱息也
其僕為中表親男為月乃往祝
姑則女已字某姓矣友恐陸尚蒙憶
問計於姑曰兩共若來子當以攻心
法葉之友遂詣陸至女宅至則女母
主堂女叔叱曰你這個懶奴才想
食天管四財女去康內亦賊着倒豎
而呼曰人家父家的事想你想甚麼
想係個著官頭來填布想係個煙
筒脚未作世麼隔間之極其汗出
新其病已遂去不復其言



雲林

